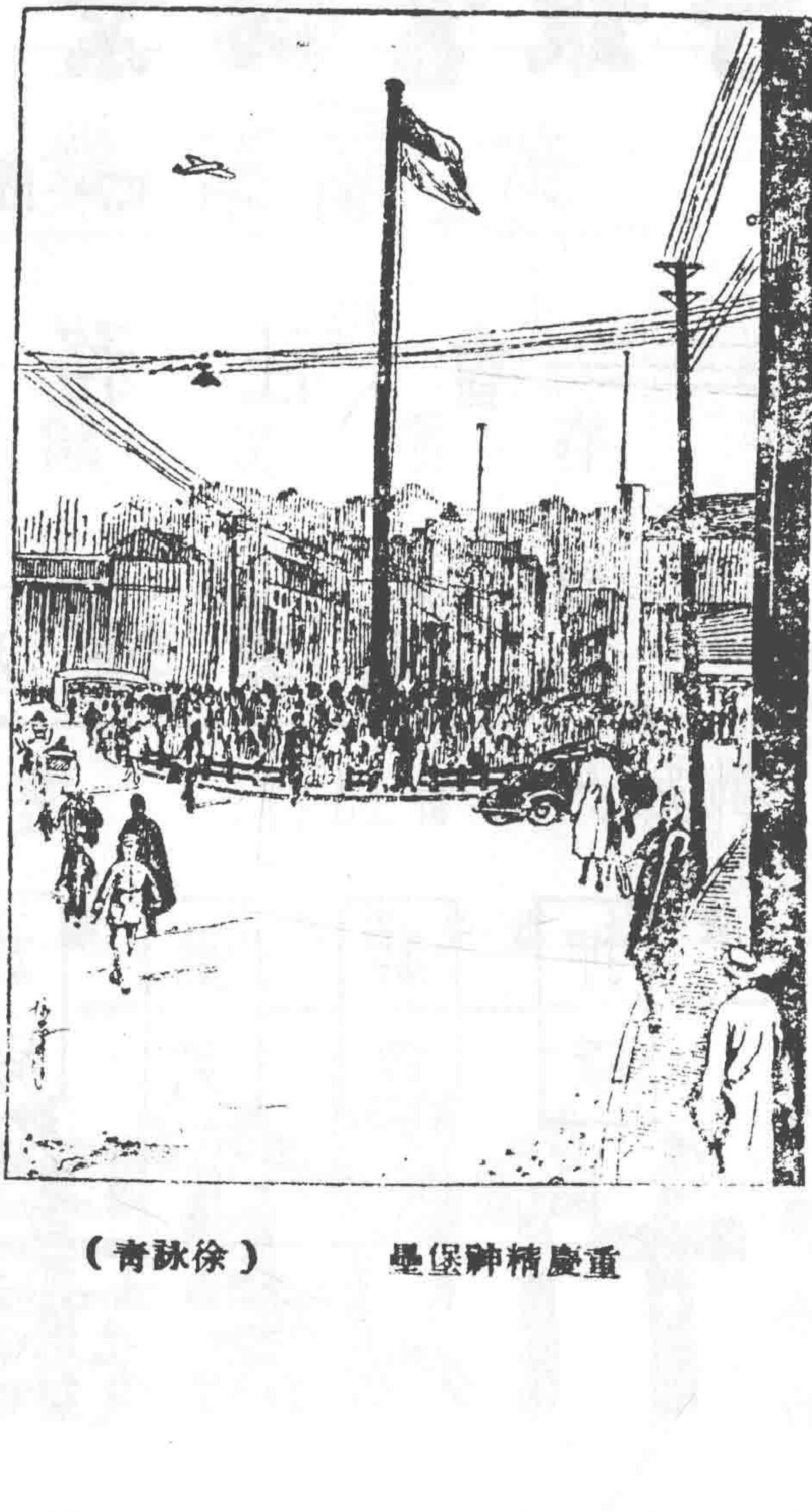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第十九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

中國旅行社印行



重慶精神堡壘 （徐詠青）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促進後方生產

營業要目

存款—放款—匯兌—貼現—押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重慶嘉陵新村二十一號

分支行處：重慶、成都、華西壩、宜賓、萬縣、自流井、樂山、五通橋、昆明、貴陽、沅陵、吉安、屯溪、西安、寶雞

茂華商業銀行

辦理

存款　匯款　放款　儲蓄　貼現　僑匯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竭誠為社會服務　盡力謀顧客便利

地址重慶鄒容路　電話四一二五七

聚康銀行

重慶分行

總行 貴陽省府路

行址 重慶陝西路

電話 四一四九五

分支行 安順・畢節・都勻・內江・赤水・五通橋・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九卷第二期目錄

編者與讀者……編者 一

旅程紀述

德里奇蓋錄……程志政 二
西北旅程掇拾……无齋 九
烏江行……蘇德用 一五
西南行（二）……孤芳 一九
旅黔雜綴……柴騁陸 二六

紀游篇章

茂陵夜話……何正璜 二七
成都散記……黃裳 三二
花谿一日間……陳伯吹 三七
雙橋清音……黃大受 三九
春懷樹棠樓閣……陳孝威 四一
鷄足山游記……喻智微 四二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海外游蹤

游觀印度的國際大學 …… 唐克力 …… 四四
奉懷樹棠徵園 …… 柯璜 …… 四八
天堂記行（譯）…… 舒雪鴻 …… 四九

地方素描

琉球片段 …… 釋天慧 …… 五四
猛拱—玉石的產地 …… 田九疇 …… 五七
康青關外 …… 唐水 …… 六〇
野人山 …… 晏華智 …… 七〇
成都識小錄 …… 孫誕先 …… 七三
西寧—青海的省會 …… 李式全 …… 七四

古跡考證

歇馬場汪莊八詠 …… 趙筱驂 …… 七九
望江樓與薛濤 …… 郭祝崧 …… 八〇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辦理信託儲蓄及一切銀行業務

備有精美禮券兌取簡便

總管理處
重慶白象街八十一號
電　話四二二九六
電報掛號　六〇六七

重慶分行
重慶中正路一七四號
電　話四一六四二
電報掛號　五五五二

昆明分行
昆明南屏街
電　話二四五五
電報掛號六五五二

其他分行
上海　北平　天津
南京　廈門　漢口
廣州　桂林　長沙
香港

和成銀行

辦理業務

存款：利息優厚
匯兌：手續敏捷
儲蓄：基金穩固

總行—重慶中正路
昆明分行—寶善街

通匯地點

上海　屯溪　長沙　柳州
衡陽　貴陽　資中　南充
遂寧　閬中　成都　雅安
康定　西昌　會理　樂山
瀘縣　宜賓　涪陵　合川
化龍橋　沙坪壩　磁器口
魚洞溪

編者與讀者

本誌老友程志政先生，十餘年來，不斷爲本誌寫稿，凡是本誌的老讀者，大概都知道程君大名的。程君到各處去游歷，歸家以後，第一件要事，便是向旅行雜誌報導經過。他在英國時，隨時與本社保持接觸。而英倫的名勝，遂時時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後來，程君到美國去游歷，又介紹若干新奇事物。回上海時，已是神聖抗戰開始以後，他立即奔入自由祖國；還在途中，爲我們寫了一篇到大後方的文字。去年，程君奉命隨軍事代表團赴印，專駐錫蘭，凡半閱月，在這短短的居留期中，曾到印度各地去游覽，去年歸國以後，由於編者的敦促，又開始爲我們執筆，正月本誌中所登的中印飛航，是印錫瑣輯的第一篇，本期刊載第二篇「德里瑣記」，內容輕鬆活潑，讀之悠然神往。

先齋先生是一位工程家，以攝影馳名藝壇，生平游遍名山大川，以一鏡箱自攜，佳日春秋，登山涉水，往往滿載而歸，他運用藝術手腕，從不同的角度中，得到很多資料，都有豐富的詩情畫意。前年，先齋先生旅行西北，歸來寫文七篇：一、河西四郡，二、敦煌石室，三、西甯一瞥，四、與龍之游，五、蘭州巡禮，六、川陝道中，七、其他瑣記，總名曰西行鱗爪。其一、二、三、五、六等篇已於去年本誌中陸續發表，這一期所登的「西北旅程掇拾」，便是第七篇，尚有與龍山一篇，將於三月號刊載，讀者如能仔細體會他的七篇文字，對於大西北的全貌，當有相當認識。先齋先生寫游記，不採取流水賬的日記體裁，而是抓住一個題材，儘量敘述有趣味的現實，使得讀者感覺輕鬆而不容易遺忘，所以，從他的七篇記載來看，他的寫作，是極端成功的。

自貴州循公路入川，過了息烽，就到烏江渡，急湍下注，水聲震耳，那些波濤洶湧的景色，實在駭人心目。這一條烏江起源於威甯縣，流過貴州的北部，經思南至龔灘，出了貴州省境，又西北流，入四川的彭水、涪陵、入長江，長凡一千餘公里。烏江上游的險灘很多，我們在公路上所見到的烏江渡，僅僅乎是最小的一曲，如果乘輪船在烏江裏走一回，當有歷盡艱險之感。這一期中，蘇德枏先生所寫的「烏江行」，是敘述他由涪陵沂流至彭水一段旅程的經過。他說：「寸寸過灘，處處逢谷」，其驚心怵目，可以想見。

「茂陵夜話」一文，告訴我們歷史上興亡的跡象。在茂陵——陝西興平縣，可以看到霍去病墓，墓旁的石刻，由西京籌委會掘出，現在鄭重地保存着。據作者觀察，這些石刻，以「馬踏匈奴」，「臥馬」，「石虎」，「石牛」等雕作最佳，他說，漢代藝術的特點是大雅，渾樸、遒勁、活潑。作者認爲這許多古代石刻還能夠保持到現在，讓我們來欣賞，實在是一件幸事。此外，有衛青墓，漢武帝茂陵，霍光墓等等，作者以各人生平的事跡，作一簡短介紹，讀後令人有掩卷尋思之感。

正當中國遠征軍把中印公路打通之後，我們回想一年以來，在猛拱，在野人山，在原始的森林中，我們忠勇健兒，和美國弟兄們，努力殺敵，寫下血的史詩，我們在報紙上對於猛拱和野人山這些地名，已經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其實猛拱是產玉石的地方，野人山的範圍也很廣袤，不同的種族，居留在這一帶，因是，在本期中，我們特別介紹猛拱和野人山的情狀。中印公路現在是暢通了，當旅客踏上這國際通路之先，應該認識猛拱和野人山，我們提供這兩篇文字，或許不是多餘的事吧！

凡是去過成都的人，莫不登臨望江樓，憑弔薛濤井。不寫成都遊記則已，要寫則須找尋望江樓和薛濤在歷史上的資料。難得郭祝崧先生以成都人的身份，給我們一個詳盡的考據。在他這一篇「望江樓與薛濤」文中，除陳述他個人所搜得的材料和感想而外，他又勸四方游客若到望江樓游玩，須在公園先將肚腹裝滿，然後到此泡一碗香茗，買一包花生米，兩塊豆腐乾，一面品茗，一面慢慢的咀嚼，這的確是一個最現實的建議。至於薛濤，郭先生從洪度集中，尋出她平日生活的一部，可以看出她生平幽怨之情。後來又說到薛濤箋，引證許多記載，說明這種箋紙除紙上有顏色外，並有閃閃發光的雲母碎片。郭先生此文可與黃裳先生的「成都散記」參閱。

德里冠蓋錄

——印錫隨軺錄之二

程志政

加德道上

我們于三月九日抵達加爾各答，在加城一共勾留了兩個星期，這兩星期之內，除了訪問友好以外，便是忙于治裝，因爲那時東南亞盟軍總司令部設在印京德里（現在移到錫蘭康提），我們必須前往德里晉謁東南亞盟軍統帥蒙巴頓勛爵，在晉謁之先，對於服裝，不得不特別注意，正和各國大使晉謁國王以前的緊張情形類似。加埠做軍服比較講究的，是派克路的某大公司，許多出國軍人的服裝，都由他家承製，因此對於中國軍服有些經驗，我們一行四人，除了海軍代表，是在 Ranken 公司定製以外，其餘全是托這公司做的。

照普通情形來講，這家公司有了這麼多顧客，一定也很高興了，實際上卻大謬不然，他們對於顧客，似乎有點愈少愈妙，一種冷淡的態度，令人卻步。後來一打聽，原來是這家公司生意太好了，所以店東便抱了一個滿不在乎的態度，而且代價也比人家的貴。尤其不解的，便是全副銅鈕扣，今天買是九羅比，第二天去買，卻漲了二十五羅比，爲了這件事，我們和店東交涉多次，店東始終沒有一個滿意的答復，其實全副鈕扣，別家去買，祇消七羅比，一套軍服，工料需五十五羅比，他家一半便可做到，所以後來我們做衣服，再也不顧到這家了。

治裝以後，我們便忙着接洽行程，最後接到東南亞總部通知，統帥蒙巴頓勛爵定於三月廿五日上午九時接見，我們托Cox and King旅行社預定了廿三日「德里郵車」的頭等包房，而且有冷氣設備，這種列車，在印度算是第一流了，因爲冷氣車僅掛一節，所以預定包房，十分困難。我們是軍事使節，又托領事館代辦，所以比較方便些。廿三日下午四時，我們到了加城河拉車站，這是加城第一大站，在進站之先，要經過一座新建的大鐵橋，形勢十分壯闊。站內秩序很壞，脚夫們一見乘客到站便蜂擁而來，搶奪行李，往往乘客無法照顧，小件行李，轉瞬失蹤。我們由總領事館派員相送，同時自己人多物少，對於脚夫們的情形，又早有所聞，所以汽車一到車站，便嚴加戒備，果然大批脚夫，把汽車團團圍住，喧嚷不已，好容易纔突出重圍，把行李安頓到車廂裏面，冷氣車的華貴，是不用說的，日間是四隻絲絨座椅，夜間一改換，便變成席夢思的彈簧床，頗有些像美國臥車的佈置。

因爲天氣不太熱，所以人在冷氣車裏，反覺得有些不舒

限。四時半火車離站，我自從三十一年初乘用粵漢路的臥車由韶關直達桂林之後，已經幾年沒有坐火車了，這次坐在車裏，似乎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什麼事都新奇有趣，一張佈告，一條標語，我都很仔細的閱讀着。從這些零縑寸錦之中，可以明瞭印度鐵路的大概情形，印度鐵路，除了一二三四等旅客而外，介于二三之間的，還有一個「中間等」（Interclass），所以一共可分五等。少數直達列車附掛餐車，其餘一概在車站用餐，站內餐室分為三種，一種是歐洲人吃的，一種是回教徒吃的，一種是佛教徒吃的，甚至飲水也有分別，界限甚清，毫不相混。用餐僅限于若干大站，且須預先通知車上的查票員，打電報去準備。隨從僕役，不准和乘客混雜，另有僕役間，頭二等車每節都有的。

鐵路對于乘客再三警告，必須提防小偷，夜間更須將門窗緊閉，加上門鈎，原來印度偷盜之風極盛，稍一不慎，便會失竊，車廂裏的電燈泡，時遭盜竊，路局幾乎無法應付。

印度鐵路車廂的唯一特點是各車廂的包房，互相隔斷，無走道可通，各節客車，也是無法越過，這是我在歐美各地所沒有看到的咄咄怪事。英國日間客車，行駛短程的有互不相通的包房，但決沒有長程列車如此設計的。因為設計的不合理，往往發生慘劇，我親自在報上看見一段新聞，說某列車在開行時某包房忽然失慎，裏面的乘客，既無走廊可以逃出，又不能在列車開行的時候外跳，呼救也無人接應，結果便活活燒死。記者研究這種不合理的來源，却是一種防止變亂的政治措施，因為各包房間隔了，各客車間隔了，便不會發生大規模的騷動，這也是英當局不得已的一種權宜辦法。冷氣車和餐車毗鄰，可以走通，冷氣車的包房，外面有走道可通，這算是個例外，希望慢慢地其他車廂，也可以有同樣合理的改善。

「德里郵車」行駛得十分準確，車上晚餐僅有規定的幾樣菜，啤酒更是希罕，非預定不能得到。用餐的都是軍官，我們這一批中國軍官在車上引起不少人的注意。車中無事，惟有以書報自遣，每逢到了一個大站，我們總要下來散步，途中經過康玻站，這是印度很有名的城市，是印度紡織業的中心，車站也很偉大，其餘各站，印象已經模糊了。在車上凡廿九小時，三月廿四日下午九時半我們到達印度京都德里。

晉謁蒙帥

「德里到了——！」一陣興奮，旅客們都忙着整理行裝，這時在站歡迎我們的，有東南亞盟軍總部助理參謀長魏興發少將，政治聯絡官凱雷[illegible]，中國駐印專員公署代表黃秘書宗山，駐印武官處代表李鐵錚趙國鈞，總部另派亨達少校照料一切。

軍車把我們送到梅登旅館，這是德里最大的旅館，裏面住的不消說大多是高級軍官，正和加爾各答一樣，德里也是旅館慌。

第二天，三月廿五日，是晉謁蒙巴頓勛爵的日子，一早我們便很興奮的起來了！和煦的陽光，照遍了大地，鳥語花香，德里所給予我們初次印象，便很美麗動人，要比加爾各答幽靜多了，梅登旅館也遠較加城大東為幽雅。早餐以後駐印社

武官來訪，隨即同車前往我國駐印專員公署拜會沈專員士華，專署房屋很好，客廳更是佈置得十分華麗，原係印度某巨富的別墅，名 Tsird House 也許屋主便是 Tsird 先生了！

沈專員從樓上下來歡迎我們，賓主寒暄，歡然道故。不到一刻鐘，東南亞統帥部事達少校也來了，他說：「車部的車子，已經預備好了！統帥正準備接見」。我們匆匆地上了車，不到五分鐘，便到了蒙巴頓勛爵的官邸，原來他的官邸和專署近在咫尺，這座官邸，也是印度巨富的住宅。汽車一輛在門前停下來，一個衛官跑來敬禮，引導我們下車，我們以為是向屋裏走了，豈知却是領着我們到門前的廣場上去的，這時號聲大作，我們一看，原來早有一隊儀仗兵排在草坪上面，約摸有三十多人，隊長一看見我們走近，連忙呼着敬禮口令，士兵們個個舉槍致敬，十分莊嚴肅穆，我們隨着那位軍官在隊前走過，繞了一週，方纔離開草坪，這時緊張空氣，弛鬆下來，儀仗隊敬禮也解除了，但依然站在原來的位置。

當我們回到正屋入口的時候，突然看見一位身材高大，儀表雍偉，穿着白色海軍上將禮服的軍官，在我們面前站着和我們一一握手，這便是我們要晉謁的蒙巴頓統帥，他那和藹可親的面龐給大家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誰料到蒙巴頓勛爵能親自在門口迎接我們呢？據我們原先的揣測，一定要經過許多轉折，才會看到他的。他那平易近人的儒將風度，後來共事十月，更加證明了。跟在他後面的，是六七位總部高級官佐，他親自把我們引入一個大客廳，裏面的佈置，自然花團錦簇，尤其特別的是許多大小不一的鏡子，嵌在牆壁上面，使整個廳堂更加光彩耀目。

蒙巴頓勛爵坐在最裏面的一張長沙發椅中間，我們坐在他的對面，其餘官佐，坐在我們旁邊，蒙巴頓勛爵開始談話時，態度十分閒適，到是我們初和這位要人見面，不無有些矜持，後來看見他並不嚴肅可畏，也便心定些。談話一共經過十五分鐘，所談的內容，事涉軍事，不能敘述，總之，這次談話，雖然時間很短可是十分和諧，空氣也沒有如理想的緊張。

正式談話完畢，僕役們送來紅茶，於是大家便自由接談，這時總部政治聯絡官凱瑟格，可巧坐在我的旁邊，我便把鄭揚生夫人的介紹信交給他，他看了十分高興，他在中國多年，從前經營上海怡和洋行，在上海很負時譽，他對人和藹忠誠，會說中國話，後來我們成為很要好的朋友。

晉謁的儀式告畢，我們在茶敘之後也就立刻辭別，蒙巴頓勛爵親自送到門口，直到我們登了車，方纔進去，那時站在草場上的一排儀仗隊又號聲大作，舉槍敬禮，我們也在車內頻頻舉手，直到看不見他們了纔止。這一次晉謁蒙巴頓統帥，誰都感覺得一種興奮和愉快，蒙巴頓勛爵是英維多利亞皇后的外孫，當今在位英皇喬治六世的表弟，出身顯貴，應當十分養尊處優了，但是他那態度謙撝，毫無貴族的習氣。照一般的例子來說，英國皇族，祇可做地位崇高而不負實際責任的事，例如自治領總督之類，以皇族而負起這樣實事責任的，蒙巴頓勛爵還是破天荒第一人。他的能力，他的韜略，都是皇族中絕無僅有的。關于他的歷史紀述的已經很多，

也無妨任這些發還了。

盛宴紀歡

下午，我們到印度總督府，因為訪謁總督的人太多了，所以督府門口，有一個特設的簽名處，凡是普通訪謁的，就在這簿上簽名，然後總督每天閱看一次，如果認為有約談必要的，再另行通知，這種辦法，既省事，又省時，實在是一個好辦法，我們照例簽了名，留了地址，又轉到印度軍總司令部，這裏也同樣的設有簽名處，大家也簽了名，表示拜訪的意思。

三月廿七日，印度軍總司令奧欽勒克爵士請我們午餐，奧欽勒克爵士是一位馳名全世界的戰略家，過去在各地的輝煌戰績，至今彰彰在人耳目，我們自然希望能夠和這位將軍見面，親聆他對于整個戰局的意見。

下午一時一刻，我們到了印度軍總司令的官舍Flag Staff House，車停了，一位副官走來開門，把我們引到樓上一間大客廳裏，裏面的人已經很多，奧欽勒克將軍先和我們一一握手，然後介紹他的夫人，以及許多賓客見面，賓客裏面有一位是印度王后及鐵登夫人，她們三位女賓，對於我們十分客氣，印度王后那天帶來許多中國畫，據說是新近在古董店買來的，奧欽勒克將軍特地邀請我們品評，我們打開一看，有些是最粗劣的人物畫像，有些是不值一顧的山水人物，當時我們為了要使王后高興，祇得故意對這些畫稱贊了一番，她又問畫裏的意思，也祇得大概的解釋了一遍，內中有一幅是描寫一個士人在酣睡中的夢境，一面想到高堂父母，一面想到北闕宮庭，忠孝之思，形諸夢寐，這幅畫雖用筆不佳，意義還算深遠，於是對于這幅畫鄭重的解釋了給她聽，大家在旁邊，聽了也很高興，都說，以這麼一點代價買到這樣貴重的作品，真是不易。王后聽了，自然十分快活。

我在和鐵登夫人談話時，纔知道她的丈夫，以前在新加坡，這次敵人進犯，丈夫被擄，現在被囚台灣，生死莫卜，我當時安慰了她一番，又談了些新加坡戰前的情況，真是不勝唏噓。她現在穿了軍服，在軍隊服務，這也算是為夫報仇的一種積極方式了！

一時三刻賓主就席，奧欽勒克夫婦引導我們步入餐廳，餐桌是橢圓形，上面擺滿了芬芳四溢的玫瑰花，成為一幅美麗的圖案，奧欽勒克將軍坐在外間一個位置，我們分坐在他的左右及對面，他雖是一個典型的軍官，但態度很謙和，他問起中國禁烟的辦法，很感興趣。究竟是受過嚴格訓練的，他很少講話，笑容也很難見到，臉上已有不少的皺紋，正象徵着這位老將的沙場經歷，他在印度很久，這次就任印度軍總司令已是第二度了。印度軍總司令的地位和總督完全相等，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

如果拿蒙巴頓勛爵來和奧欽勒克爵士比較，那麼，蒙巴頓勛爵是隨便多了！然這兩個人同樣受人敬愛，奧欽勒克在靜默之中，顯露出一種真摯，一種誠樸，餐後我們又閒談了一會兒，他的夫人端莊美麗，擅長交際，週旋賓客中間，使大家感不到絲毫的寂寞。

我們利用片刻的時間，在窗口眺望了一下官邸的花園，裏面萬花爭放，碧草如茵，情景真太可留戀了。照例餐後略

坐都須告辭，所以在二時三刻光景，我們便辭別了主人夫婦，與欽勒克將軍盛意殷殷，直送到樓下門口方才進去。

德里風光

在德里所看到的人物，除了變巴頓勛爵和奧欽勒克上將兩外，其餘的高級軍官很多，東南亞總司令部那時設在總督府附近，我們也去辦了兩天公，主要的目的是拜訪各部份負責長官，每天酬酢之忙，也可想而知了。

我們因為預定在德里祇留三天，所以僅僅抽出半天功夫來遊覽當地名勝，那天是三月廿六日，我們首先從梅登旅館出發，德里分為新舊兩城，新城是後來建設的，所以又稱新德里，梅登旅館的地點是在舊德里，汽車穿過了一座城樓，便到了新德里了！新德里的氣派，立刻就和舊德里不同了！馬路特別寬整，並且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味兒，汽車往前開，老遠就看到一座紀念塔，白石高聳，矗立雲際，它的位置，正在四條大馬路的中心，原來是紀念英王喬治五世的！由此向右轉，便看到印度總督府，這座現代的皇宮，比英國本土的白金漢宮富麗何止十倍，由下面望上去，真是瓊樓玉宇，氣象萬千。附近一個圓形的大建築便是印度的議會，馬路兩旁，全是花園草地，這一點很像華盛頓國會的後園，的確是印度很少有的去處，凡是遊德里的人，到了此地，沒有不心曠神怡的。

德里的另一名勝是著名的紅堡，據說是十八世紀印王的宮殿，四圍有紅石砌成的雉堞，十分雄偉，到了裏面，又彷彿到了一個公園，我們參觀了幾處宮殿，多係大理石所造，牆壁上面，更雕了許外花卉人物，有些窗戶完全以整塊大理石鏤空，工程真是不小。最奇怪的，是宮殿內部有一條連綿不斷的引水道，可以任水流通，有人說是為了取水方便而設，有人說是暑天炎熱時用以取涼的一種設備，比較起來，是後一說可靠些。現在已無水流通，但是這種設計，却是別開生面。

宮內有池塘一處，池中間築了一個便殿，有些中國意味。另有回教堂一所，完全用大理石砌成，進去參觀，必須脫去皮鞋。在紅堡遊了半小時，又到一處古宮去參觀，這座古宮，是最末一代王朝所築，年代不比紅堡遠久，但經過幾次變亂，焚燬殆盡，現在僅餘廢墟，供遊客憑吊罷了，我們沿着石級，一直登上最高的平台，這裏可以眺望整個的德里，德里完全是一片平原，新德里的房屋稀少，樹木特多，所以一眼望去，宛然是一個翠綠世界。

新德里的市場，集中在康腦脫圓場一處，這是一個圓形的廣場，店鋪環繞着它的四週，別有意趣，中國鋪子也有好幾家如賣古董的嶺南，開飯館的國泰，生涯都還不差。舊德里的市面，記者是因為一個偶然的錯誤而觀光的。有一次記者在康腦脫圓場要回總部，德里無出租汽車，祇好叫了一輛馬車代步，我問馬車夫知道總督府嗎？他連說，知道知道，我也以為總督府是一個極著名的地方，他不會不知道的，所以安心的坐上去，由康腦脫圓場至總督府本沒有多遠，可是馬車把我竟拉到舊德里的街市上去，最初我還不在意，後來愈看愈不像了，再三問他是否是到總督府，他依然滿口允諾，馬車在舊式街道裏穿進穿出，這些古老陳舊的市面，我算

是身歷其境了。最後到了一處，正是新舊德里交界的城牆，那地方我是每天出入所必經的，因此才知道他已背道而馳，急忙關照他向喬治五世的大道走去，就擱了一小時多，方纔到了總部。

德里的交通工具很缺，出租汽車既然沒有，公共汽車電車亦付缺如，路途遙遠，沒有自備汽車的人，往往買一輛自由車代步，否則眞是難于出門。德里在夏天氣候極熱，溫度達一百十度左右，冬秋兩季却很溫和，我們到的時候，正是暮春三月，所以氣候特別涼爽宜人。無意中間，我還遇到同學周寶書君，他是足球界的聞人，現在交通部代表辦事處工作，每天晚間，還要出去辦公，他那公忠服務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

永憶今宵

我們定於三月廿九日早晨離開德里，蒙巴頓勛爵特于廿八日晚間設宴為我們餞行。八點鐘到了他的官邸，這便是我們第一次來晉謁他的舊地。那晚他穿了黑呢海軍上將禮服，滿面笑容，更是和藹可親。

因為是宴會，所以比較上次空氣緩和多了！蒙巴頓勛爵不斷的和賓客說笑，許多官佐，也毫無拘束的閒談着。那天賓客十餘位，多半是總部的高級長官。蒙巴頓勛爵說：他很喜歡馬球戲，從前在重慶的時候，和商主任震談起，商主任也喜歡此道，彼此引為同志。勛爵對中國印象甚佳，對委員長更是十二分的推崇。

用餐的時候，蒙巴頓勛爵坐在正中，我坐在他的對面，坐在我旁邊的是助理參謀長雷奧登和助理參謀長闞雷，談談英國的情形，引起我們對于英倫三島無限的回憶。

正在用膳，在吃咖啡以前，主人立起來舉杯為委員長夫婦英王及王后祝壽，大家也舉杯齊聲和着。蒙巴頓勛爵會說幾句中國話，他常說：「乾杯」，有時也說：「隨便」，許多在中國久居的西洋人，飲酒的時候，大都會說：「乾杯」，至于說話：「隨便」的却如鳳毛麟角，勛爵在中國僅僅數天，竟能運用這兩句成語，即此一端也可見他的聰明才智了！

凱寧漢先生不但能說中國話，並且能說廣東話和上海話，所以在我們中間，算他最活躍了！他又會變戲，他輕輕地和我們鬥着玩，令他佔上風，在座的英國軍官和蒙巴頓統帥看見了，也覺得十分有趣，助理參謀長雷奧登少將在民國十六年時曾到上海，那時他率部駐紮在新世界裏面，他還記得那裏的一切情形。

宴會在和諧愉快的空氣裏結束，主人領我們到樓上客廳小坐，我看到四壁的許多皇室照片，都有各人的簽名，兩位公主和英王及后合攝的一張，下面有四個人的簽字，很是名貴。在客廳裏喝了些酒，然後主人告訴我們，今晚在官邸屋頂，中備露天電影，全體來賓，都在歡迎之列。九時半，大家到了屋頂，一個相當闊廣的平台，臨時張起了銀幕，座位分排，前面一排是沙發椅，後面的是普通座椅，我們是特客，主人招待坐在最前面的一排，他自己坐在正中，大家分坐他的兩旁。一會兒座位全坐滿了，除了我們參與宴會的賓客之外，他官邸的辦事人乃至僕役，全可參加。由此可見蒙巴頓勛爵為人的平民化，和英國貴族傳統的嚴厲階級觀念截

然不同了！

電影開始，首先是新聞片，裏面有蒙巴頓勳爵巡視各地所攝的影片，以及其他最新的戰事新聞。接着便是正片，片名「永憶今宵」（A Night to Remember）是洛麗泰楊主演的一張偵探片，情節很是曲折離奇，這時天氣較涼，蒙巴頓勳爵吩咐工人拿來幾條軍毯，蓋在各人膝部，海軍聯絡官由主人特別供給他一件海軍上將的呢大衣，他披在身上，我低聲向他道賀，他也笑了。

我們正在看得十分起勁的時候，忽然電光閃爍雷聲隆隆，顯有雨意，那時節錫蘭常常下雨，而下雨的時候總在晚間，因此大家很是躭心，果然不到一刻鐘，雨漸下了，大家還不願離開，直等到雨勢愈來愈大，方纔由蒙巴頓勳爵吩咐停映。大家回到客廳，主人說，停一會兒如果雨停了，還可續映，但是天公不做美，滂沱大雨，下個不停，最後，我們閒談了一會，在雷雨聲裏辭別了賢主人，他殷勤地直送了我們登車。

這一次晚會，我們都感覺到十二分的愉快，蒙巴頓勳爵給予我們的印象，又深入了一層，他對部屬的仁厚寬大，使部不期然而然的衷心愛戴他。正如英外相艾登所說：他是東亞盟部隊最親愛的統帥。他在仁厚之中，自有一種不可侵犯的威嚴。

「永憶今宵」這張影片的命名，正是描寫了我們大家的心理。我們對于這一次餘會，腦海中永遠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蒙巴頓勳爵的聲音笑貌，時時在我們憶念之中。

× × ×

在德里一共勾留了三天，三月廿九日清晨，我們在很惆悵的情緒中間，離開了花一般的印度首都，踏上加爾各答的歸途。（完）

重慶
湖南省銀行
專營匯兌業務
行處衆多
手續簡便
辦理迅捷
匯水低廉
—通匯地點—
湘贛浙粵桂黔各地
行址：打銅街——電話：四一六五八

浙江興業銀行
遜清光三十三年創設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行址 第一模範市場二十七號
中英文電報掛號 八六七五
電話 四一二三七

西北旅程掇拾

先齋

橋灣幻夢

橋灣是在甘新公路上一個很小的地方的角落裏，離嘉峪關約一七〇餘公路，距玉門縣約一〇八公里，到安西還有八五公里。那裏有一座道班房，一所村莊，總其房屋不到十間，居民不滿十五人，要跑幾公里之外，方可取到一點飲水。我們為車輛需要休息起見，曾在那裏停了片刻。大家自然也都下車來展舒一下筋骨。除了村莊與道房外，還見有具體而微之古城一座，土人謂之「皇城」。城中並有「皇寺」。以好奇之故，吾人乃聯趨入城，周回瀏覽，荒涼頹廢，如入墟墓間。皇寺位城中央；寺中棲一枯髏似的老道，形槁腐灰，雙肩高聳，兩目洞入，宛如僵尸，苟非吾人與之對語，決不意其倘為生人也，寺前有梧桐七株，葉茂如蓋，青翠欲滴，在此一望無際之萍沙大漠中，忽睹此僅有之七株奇樹，不特喜其生趣盎然，且令人回憶杭州飛來峯：「峯從何處飛來」之句，而別生意外之想。除此更無足觀者，回道房與路工閒談。據告此城故實，如次：在清康熙帝晚年，曾于其夜夢遊至一處，有梧桐七株，上掛冕旒玉册等物；醒後異之，回憶夢境，又歷歷如繪，意或有耕傭隴上咄嗟太息之徒，蟄伏其間。遂畫影圖形下詔天下，遍國覓訪，搜索多年，迄無所獲。直至乾隆三年，民間無意中發現橋灣桐樹之數，適與詔書所描繪著無殊。據以奏聞。在當時確是一件了不起的離奇神祕之事，緣荒漠中非桐樹產生之地，而所產樹木之數，又適與帝王之異夢相符，此外便再沒有其他的樹木，連平蕪細草的痕迹都沒有，遂樓擬傳說，而在那地建築了一座皇城，城內建造皇寺，寺內即供康熙帝神主，以資鎮攝，指示出一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之意。落成後城內常駐滿清兵隊三百六十八，直至同治初年，經回亂而始無清兵踪跡，但滿清之亡，未嘗以此鎮壓而有何補救。橋灣幻夢，徒供後人黍離麥秀之憑吊耳。

月牙泉與鳴沙山

出敦煌縣南方，向着一座山前進，在縣城外，也就可見這座山。在斜度的小坡山尖上，都刻劃着各種光滑圓緻的層疊曲綫紋，非常美觀。是山離城約十華里，去時須經過一段長距離的沙窩，沙窩中細沙鬆軟如棉，非騎牲口不能走。將近山脚下，有一片很長的樹林，彷彿鳴沙山之屏障。山為細沙堆成，風吹之後，沙因風移動。移動之時山容如織眉，如微笑，如豚首之面呈凹凸，如百歲老人額上之層疊縱橫紋。就形成上所說的美觀曲綫，風既時時動盪，曲線亦時時變換。四圍沙山，留有缺口，入此缺口，即有窪地一區，中瀦大泉，形如月鈎，故名月牙泉。四面盡屬沙山，而此水不被沙淹沒。水量終年如恆，不溢不涸。此泉之被人認為奇跡，即

此故也。（水質清澄明澈，遊魚可數。水中產鐵背魚一種，（土人從不取食。）盛長水草，名七星草，池畔樹木甚多，可稱沙漠中之綠洲。有廟一座，居民數家，水木清幽，互相掩映，風景絕勝，廟中尚留有僧衆。邊荒絕塞，到處有此遺蹤跡，一壁清碧，儼然意境，彷彿蓬萊：亦正所以見宗教勢力之普厚悠久也。據傳漢武帝時，有天馬自池中出，日行萬里，獻之京師，僉稱祥瑞。據居所話，亦殊荒謬可笑。廟前豎石碑曰「渥洼池」漢時有名也。廟門有一聯「一灣水曲似月宮，仙境滌塵心。頓起煙霧泉石念，五色沙堆底山嶽，晴天傳逸響，恍聞絲竹管弦聲」。不詩不謎，確屬記實。四圍同沙山，假使有百多人從山頂上順沙溜下（至少須五六人，太少了就沒有聲音，我們曾親試驗過），會發出很大的嗡嗡聲，所以謂之鳴沙山。這裏是敦煌名勝之一，歷來講風景的詩人墨客，都歡喜湊成八景或十景的整數。此間有「月泉宵徹」「沙嶺晴鳴」等等，大概又是敦煌幾景之幾了。

古長城與嘉峪關

出關通過河口，就開始看到萬里長城，一路斷斷續續，蜿蜒七百餘公里，至嘉峪關而止。我們知道長城列入世界四大工程之一，但在河西所看到的長城，僅僅是一道七百餘公里的土牆，泰山丘垤，殊出意外。偶見有些堡壘的遺跡，也無非泥土一堆，談不到「工程」二字。有的地方，坍毀得連遺跡都看不到。長城自河北的山海關起，一直到甘肅的嘉峪關，中間若分段來考據牠建築的動機與作用，建築的人與時，何以有的地方不過泥土一堆，而有的又是巍巍雄峙，則可編成厚厚的一本封城建築史。當然不是這段小文裏所能敍得盡的。若從表面上來看一看，南口青龍橋一帶的長城，牠的巍峨堅實，確屬希罕傑作，列入世界四大工程，亦許就得請牠來做代表。吾人現在所見河西一帶之長城，大多成于明時。那時國家兵力不夠支配，藉這一道長城，劃分了關外與內。關外一切放棄不問，以不了了之的辦法，算解決了它的的國防問題。它則僅經五百餘年的時間，已坍毀得不成樣子。推想當時，這一道奉行故事的壁壘，其防禦力量，究有多少？實屬懷疑之至。目睹河西區域現時之一片荒源，推斷當時之繁榮若別想亦相去無多。工程進行時水火食宿之供應，木石材料之運輸，都是困難問題。那時的醫藥衛生，更談不到，疾病死亡，在所難免。徭役之苦，騷擾可知。以如此巨大犧牲，今日僅留得一堆黃土，供旅人憑弔，實亦太不上算了。然用今日之言建設者，專造崎嶇不平之道路，動搖不固之橋樑，東倒西倒之茅屋，七穿八洞之渡筏；上不知施工之艱難，僅注意限制省費；下不能堅穩工程標準。[illegible]爭持，蔚為風氣，祇以迎合意旨，敷衍交差。明時建築河西長城，如能堅牢，何因其遺留於今日者為何如？有助於今日河西之建設者又何如？以之視昔，亦尤後之視今，殷鑒不遠，益深惶悚。嘉峪關距酒泉二十四公里，距蘭州七百六十餘公里，為長城西端的盡頭。實則長城到此，尚沒有到底。比地關上畫的還稍為拖長一些，再向西南伸展，差不多要到祁連山腳下才止。關的建築，相當雄偉，不用黃土板築，改以磚砌。關牆重疊曲複，如用流之涵洞，確為小城。城內居民，相當稀少，房屋破敗凋落，還剩有好幾個破舊古廟，如關帝廟文

五三—一二二

昌閣之類。中間有一古剎，尙保存着一個很完整的人獸相交的歡喜佛，不明其何所取義，更不知其始于何代。城樓兩個，相當完好，兀峙在荒涼絕域中，仍未失當年之雄壯姿態。關下流水一灣，繞城而過，柳樹數株，搖曳於風沙中，點綴成特殊景色。記者過此，時已向晚，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不免有陳子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感。

古烽火台

在小學時代讀歷史課，腦海中就深印了褒姒與烽火台等傳說。這回經過褒城，據說就是古美人褒姒之所居，頗思瞻仰當年「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與一代興亡有關係的烽火台。但那裏並沒有看到，後來到了河西，一過永登，直到敦煌安西，一路不斷的看到這種烽火台。台的構造，有幾個特點，爲歷史課本上描寫所無。「歷史上所傳述一座大台之前，必附屬五個小台。」大台形式有圓形方形六角形等等不同的建築，全係築土而成，從無磚砌，高度約十公尺。（各台的高低並不一律，略有參差，我們沒有帶皮尺及測量器，只好用肉眼來估計）各台都尙留有階級踏步之遺跡，有的踏步始終在台外，由底到頂，有的踏步由底層起到台的一半高，便進入台之中間，然後到頂。有的人全在台內部，由底至頂者。小台的高度約三公尺，牠的排列方法大約有三種：（一）排列在火台的正前面，如五星之拱北辰；（二）五小台雖亦在大台前面，數目相同，但或偏列于左或右，不屛蔽其正中；（三）在大台的側面縱的排列着；向前伸出與大台成一直線。第一種爲最多，第三種爲最少。台在一直線上，則均爲第一及第二種；或在轉灣處則爲第三種式。五個小台本身中間的距離，與火台的距離，有相對的正比例。小台與大台的距離近，則小台自身的距離亦近。小台與大台的距離遠，則小台自身間之距離亦遠。（因無皮尺，不能覓得其確實比例系數）。大台有僅祇一個有圍牆等附屬品者，有台外繞有圍牆，四角建有附屬小台者。目前遺留陳迹，大都坍毀過甚。推想所及，大概當初均有圍牆及附屬的屋宇。依據我們的主觀結論，認爲大台是指揮瞭望台。小台是升火台，因尙留有烟火遺跡可見。大台與大台間之距離，以汽車在公路上之速率估計，約自一公里半至二公里半，因公路並不絕對遵循古驛路鋪築，故最多約估其平均距離，似爲五華里。古時傳遞消息，大概以馬遞爲最速。烽火台的作用，第一台得警報時，即舉火爲信號；第二台望見第一台之烽烟，即繼之舉，以次傳遞，自較跑馬報信爲更快。在原始時期，有此巧思，不能不算一大發明。利用烽火台之條件，必須容易瞭望，故必選擇在大平原，方能有效。河西一望數百里，自最適用烽火台之區域。陝西境內的褒城，尙在多山地帶，所以沒有見到烽火台。爲求明瞭及研究古代文化起見，是項烽火台實有保存之必要，望大家注意，免將來逐漸坍毀湮沒，欲研究而依據無從也。

皮筏子

皮筏子爲黃河上遊的主要交通工具。皮筏子有羊皮筏牛皮筏兩種，構造都非常簡單。從牛身上將其全皮剝下，凡可以出氣的地方，如頭頸四肢等處，全部紮緊；把氣吹得飽藏

鼓地，便可村用。皮筏老是要浸在水裏。爲防腐起見，便在外面加塗一層油，所以皮筏新做，非常光彩。另外用樹枝紮成許多井字型的框子，把吹滿氣的皮筏，分列幾排，以次一只一只的綁上框子。通常一個筏子，有十二只或十五只羊皮。牛皮筏子的製造法，大同小異，但單位隻數比較的多，木架子要用很粗的木頭，上面看去幾乎像個木筏一樣。這種皮筏，載重量比羊皮筏更大。有時牛皮中間不鼓氣而裝滿了羊毛，同樣可以漂浮，可以載重，不過負荷能力如何，是否合算，則尚未經合理的試驗，不得而知了。羊皮筏子有時也可將許多小筏子，拚合而成一個大筏子，大小可以隨你的需要而決定。

皮筏上除了木框之外，既沒有蓆子，也沒有木板，可算實行了「簡單樸素」之條件，所以坐皮筏，便得另要一點技術；只能坐在井字型的交叉點上，兩腳也得找另一個交叉點上安放。皮筏上孔隙中間，就可以讓你看見汪洋大水，膽小的人們，也許覺得有點如臨深淵的戰戰兢兢；可是長風萬里的趣味，也就在此。一個筏子可坐五六人，人多不妨二筏相連，來一個「連筏並轡」的勾當。黃河流速，有萬馬奔騰之概，要領略些「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的滋味，假定是坐船的話，決定不可得，只有坐皮筏，方能享受，並相當穩妥。皮筏的行動，根本就沒有什麼原動力，連舵、槳、風帆、一概放棄，只是順着水流「淌」。水流急，「淌」就跟了速；水流緩，「淌」自然也就慢。「激諸東方則東流，激諸西方則西流」，也用不到筏伕過分作主。筏伕偶爾用一塊狹長板條，聊以代槳，在水中划上幾下，無非略略改正一些方向而已，並不是用來增加速度。遇到下灘之處，急流如矢，一瀉千里，眞是「瀉足萬里流」，其痛快眞難言語形容。

皮筏既然只是「淌」，而不是「駕駛」，所以只有順水下漂；不能逆水上駛，就成了永遠是一去不復返的單面行爲。皮筏到下遊，要回去的話，或是筏伕將皮筏架在肩上，徒步向上遊跑，或是將皮筏洩氣，壓扁，疊疊裝上大車，往上遊送。回到上遊後，重新鼓氣，重新紮筏。有的索性就不回去，將皮革皮筏中裝的羊毛，木架子，拆散了分利出賣，帶錢回家，或換買別的商品，裝上大車回去。這種單面行爲，已成了很自然的習慣，並不關什麼「回空」問題。皮筏我們始終認爲之一種原始工具。在廿世紀的今日，亦總不願讓其老是一成不變地一直沿用下去。就像拿各種獸皮，直接着在身上，終不如將毛剪下來，打成厚氈，織成呢絨嗶嘰，來得進步，來得耐用美觀。關于皮筏的幾個優點，不妨保留；對于構造的原始形式，應速加以改良。至於回程運輸，亦應設法充分予以改善，如此則黃河水上交通，方可發揮改進。

驛運

西北驛運歷史之久，與其成果之高，自屬不可否認之事實，毋庸再加說明了。他們旅途中的日常瑣屑，似乎也值得我們記述一下。驛運的工具都爲騾馬，駱駝，大車三種。直接肩挑背負，及推挽手車的，在西北比較的很少。大車出發必結隊起行，每隊大約總是七八輛，至十餘輛，每輛配牲口兩頭至四頭，載重可達一噸半，可算是一個驚人的數目。八

獸的食料，以及製食的工具，悉數隨車攜帶。駱駝、騾馬、出行，也必結隊起行，駝隊有時多至百數匹以上。騾馬隊亦在數十頭左右，集中行動，無非爲便於照顧及警戒起見。一天的路程，大約規定爲七十華里左右。此項距離，老百姓每作爲里程之單位，名曰馬站。如詢問某地至某地有多遠，當地人之答覆，必曰幾個馬站，乃極普遍之成語，設站處必有極簡陋之房屋數椽，土牆一圍。惟必有水井一口，因之地名，亦必爲什麼井，如高家井、馬蓮井、涼水井、甜水井之類。實則西北井水類多鹹澀，那有甜味，名曰甜水，無非比較的少鹹澀，或希望如此，亦猶鄉下人希望得子，將其女兒命名爲「招弟」「跟弟」「領弟」等同一心理。是類站屋類多室如懸磬，門牖不全；屋內有大坑一，土灶一，車隊或駝隊到達之後，將牲口趕入圍牆中，臥具放上大坑。所謂臥具即毛氈一條，及「日當衣衫夜當被」之露革羊皮一襲而已。鍋具安上土灶，煮一點水，嚼上幾塊隨身攜帶的硬「鍋盔」，就算食宿問題全部解決。所用燃料，在沙漠中爲一最難解決之問題，故檢牛糞駝糞爲燃料，乃必然之趨勢。牛駝糞極不易着火，故在糞柴（暫爲定命如此）上生火，又爲一適合環境之殊特技術，苟非訓練有素，則雖著發天，簡直無法可施。我們抗戰來後方，以火柴價昂，恆有人仿摹古人鑽木取火之技巧，以教法無從爲憾。今來沙漠中，始知引火用駝馬糞，亦屬一種匪夷所思之技巧。其神祕不下于古人之鑽木取火也。記者在西北時約在國曆八月下旬，沙漠中的正午，氣候還是相當炎熱。車駝隊的行程時間，大都在下午三時左右起行，終宵不輟，至翌晨之八九時到達尖站，即停駐休息。至下午三時又再動身。每站均如此啓行，如此停駐，前隊方行後隊又至，更翻行止，擁擠衝突，極少遇見。兩隊相遇，無不互相協助，其合作精神，在西北運輸中實爲最大之貢獻。

車駝隊之行，行列如長蛇。在無邊大漠中，蹀行冉冉，來者從遠處一小點起，漸來漸近，漸近漸大，由點變爲線，由線變爲一巨隊；去者則從一隊鈴聲中，由巨隊變爲一線，由一線變爲一點，而漸沒于天際。御伕揮長鞭，鞭端繫有紅纓，時搖曳空中，或擺動作圓弧虹影，旋轉空際，揮舞作奇響；吒牲行止，呼行則「的」「的」，呼止則「紆」「紆」，前後相應，別具韻律。駝隊行列更長，行則更緩，步伐起伏如浪，遠望一線如波紋起伏，動盪不定。氣象之渾穆莊闊，與「江南草長鶯亂飛」的景物相比較，自有柔和剛健之殊。駝頸繫鈴，在遠風中偶傳一二叮鈴聲，實是塞外殊景。晨光曦微，及暮靄蒼茫中，駝鈴尤饒詩意。駝伕御[illegible]蹺，着草履，迤邐而前，在古樸中有瀟灑意，惜同伴中無丹青妙手，爲寫作一幅塞上旅行圖也。

石田

在蘭州四郊，隨處可見田畝中，鋪有一層小石塊，初疑荒磧，繼見農夫仍在是類田畝中耕作，頗以爲怪。經詢旁人，云是「石田」，係用人工故意造成，緣西北氣候乾燥，以石塊在土面掩蓋，可以減少水份蒸發，於無如何之中，作此人定勝天之術。吾人一路所見瓜田，幾全係此種石田。瓜葉不茂，而瓜實離離，其大如斗，散拋隴畝間；瓜味甜蜜如醇

驟，產此石罅間，幾疑奇蹟。蘭地有「老子吃苦，兒子享福，孫子遭殃」之說，卽指此石田而言。緣初以小石塊，逐漸鋪成石田，頗費人力，爲老子吃苦時代。鋪石工作既完成，下種收穫，已有相當把握，爲兒子坐享其成時代。耕耘日久，泥土逐漸上翻，石塊逐漸下埋。在最初老子掩蓋石塊之作用，乃盡喪失，且泥土中夾入石塊，種植不利，必須施以加倍的工作，加倍的時間，方能將泥土中石子從新一一檢出，再鋪到上面，恢復到原來的石田面目。是爲孫子遭殃時代。故此種石田，到了孫子時代，往往寧願放棄這第三時期之石田，另闢新田，不願做這與伯式的復興工作。地價亦依此三個時期分上下，石田既成之初期價最高，逐漸下落，到石田已到放棄之時，價亦最低，幾至無人過問。故老子辛苦，兒子享福，孫子遭殃，否泰相循，似亦甚合于盛衰盈昃之至理。

西瓜與狗

蘭州的瓜類，相當有名。西瓜又爲著名瓜類之一。旅人到蘭，無不頤思大啖。吾人到蘭之日，正逢瓜類盛市之期，幾每日必吃瓜一二次以過癮。一日過河口，購瓜剖食時，忽見羣狗圍繞，灼灼仰首視，偶遺塊瓜於地，則羣犬爭食，如爭肉然。初以事出偶遇，同人相告，亦不甚置信此爲實。數日後在蘭郊特購一大瓜，用作試驗，捧瓜遙呼，羣犬卽大集，似甚垂涎。剖後戲遠近分擲之，犬各爭啣以去，頃刻立盡。犬而爭瓜，在江南必詫爲怪，在此則爲不爭之事實，語云百聞不如一見，此亦其一例歟。

桓侯與關帝

沿海各省，不論縣府省城，城必有文廟。兩縣同城者可兩廟，首縣府縣同城，一城連府學可三廟，故最多有一城四五廟者，此以見崇孔之隆也。入川之後，在西北各縣，每縣幾必有關帝廟與桓侯廟，甚至鄉村小鎮，亦必具體而微的有關桓廟。入陝則更見有武侯廟，且均廟貌巍峨，建築崇麗。廣元所見之桓侯廟，石柱雕龍，棼椽飾彩，以江南文廟體製較之，反有望塵莫及之感。在沿海各省所見關帝像均爲五綹長鬚，面亦如火棗；桓侯像則面黑如墨，鬚眉戟張，蓋非此不足以表示其威武。然在川陝所見，則關像俱爲粉面，氣度雍容肅穆，威武而不野俗；桓侯象則鬚眉瀟灑，間有儒者氣，與京劇場上所表演之狂跳亂叫者，迥不相侔。三國時戰爭經略之地，都在是區。所傳或較屬事實。江南道遠，孔貌陽貨，虎賁中郎，或似是而實非歟。武侯廟在川境中，供奉特盛，陝境亦如之。成都之「錦官城外柏森森丞相祠堂何處尋」之武侯廟，固屬家諭戶曉。陝沔縣之武祠，建築極宏麗，爲一方勝跡。在川陝一帶：平民恆白布包頭，有詢其故，則云武侯崩殂，人民感其德，爲之終身穿孝。世代相傳，此俗不衰，深入民間之傳說，越數千百年而不變，亦是有其故在乎。

五三一一一二六

烏江行

蘇德用

莫向黔江路，令人到欲迷，
水聲巫峽裏，山色夜郎西：
——李嘉祐詩

記得由黔入川時，剛剛過了息烽，一水横阻，波浪洶湧，水勢湍急，士人叫做烏江渡，乘客都不期然而然的失聲地叫起來：「哎喲！到了烏江了？」怎知這條烏江，并不是皖境項王自刎的烏江，而是黔省長江三支流之一，故亦名黔江，又名南涪江，源出威寧縣東，流經筑北，納清水江，復北行經思南至龔灘出黔境，又西北流經彭水涪陵，入長江，長凡一千餘公里，所以又稱延江。

烏江上游多伏流，遍佈險灘，思南以下，方通舟楫，但水流仍急，有時兩岸絕壁，行舟其中，如置身三峽。記者曾由涪陵泝流至彭水，寸寸遇灘，處處逢谷，其驚心怵目，較三峽爲尤甚，爰追記之，以見蜀道之難，非特棧道三峽爲然也。

由重慶趁輪至涪陵，夜宿烏江東岸，時正值春水陡漲，烏江入長江之處，有亂石如錬，橫鎖江心，夜聽江濤，如萬馬奔騰，如千人合唱，又如滿壑松聲，撼震山谷。思潮起伏，不能成眠。

由涪陵入彭水，通常都是搭乘鹽船，沒有旅客的專航，因爲專航很難維持，但是鹽船行駛太慢，往往匝月始到。我們因爲要趕程，所以特別雇了一隻小船，祇有兩個狹艙：一個艙供船夫住宿；一個艙給了我們。同行者有章伯鏡先生及吳濟兄，臨時還邀了一位彭水的蕭君，因爲此間民風特殊，沒有一位本地人同行，是很不方便的。

平明解纜，越横江亂石，船行甚艱，炊許抵觀音閣，山半一洞，有軍隊肩槍駐守，據舟子云：洞內藏有鴉片，爲某巨商承運出川，此係待運者云云。時方交春，兩岸草木，欣欣向榮，風光之美，不減嘉陵景色。船逆水行，縴夫拉纜前引，遠視之，人如尺許，似斜插不動。午後微雨，縴夫收纜歸舟，坐瞰烟波浩渺，山樹迷濛，儼然一幅米氏「山溪烟雨」，而不覺身在畫圖中。

晚泊陳家嘴，行六十里，共請蕭君上岸問訊，歸告無警，但仍難酣睡。

翌日，甫曉卽發，此去河勢愈陡，灘亦愈多。其最洶險者：有白岩、大角邦，小角邦，邊灘，武隆，羊角磧諸灘。過白岩，邊灘，及武隆時，都起岸行，一則減輕船之載重，俾易過灘；二則可避免覆舟之險。行船上灘，在灘上與急流劇烈撑持，忽進忽退，我們在岸上旁觀，神經亦隨之一張一弛。時尚春寒，而背上已不覺汗涔涔下，及舟已過灘，始再登船，武隆原設縣治，今廢。西一里古渡頭有斷石，中有白痕如劍，光芒燭天，名曰天劍。宸宇記云：武隆關頭灘，長

百步，懸崖倒水，舟楫莫通。又烏江有諺云：「生兒不用焦，但教武陵彭水走一遭！」蓋言水道之險，經此者九死一生，自能深味謀食之難也。

船經大小角邦時，兩岸水漲，縴道淹沒，縴夫不能登岸拉縴，只好利用篙橈。這一段最吃力，忽而川子躍入水中，合力推船，忽而登舟，諸橈齊動；及船撞峭壁，則抽篙撐抵，工具不足，則以手，足，肩背助之，緊張情形，不可名狀。已而，縴夫覓路登山，沿鳥道揹縴前行，仰望之，人大如豆。有時縴掛樹梢，船不能前，縴夫須折返解縴，攀崖登樹，捷如猿猴。不意有一次縴繩給崖角磨斷了，船驟脫縴，把持不定，不住旋轉，而四週亂石起伏，水流洶湧，危險萬狀，倘路一觸礁，船即粉碎，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幸而有一艘[illegible]船由旁邊駛過，船夫急用長鈎攀住，始得脫險。至今追憶，猶有餘悸。

四川境四面皆山，中間低陷，這裏適為東南盆地之邊緣，江水自黔境婁山山脈奔來，地勢傾斜，一瀉千里，舟楫順流，疾駛如飛，令人驚駭。蕭賓華詩：「滔流如著翅，不敢開歸橈」之句，若不親臨其境，真不知其句之工。又烏江灘多，自龔灘以下，行舟必欲其尾，以適應迴漩之水勢，並藉以躲避江中亂礁，土人稱之為「歪屁股船」，為他處所未見，此更足以見烏江灘勢之險了。

據客談：烏江兩岸，常聞猿啼，且有飛猿出沒，證之劉長卿送任侍郎黔中充判詩之「猿隨萬里客，鳥似五溪人」及李嘉祐詩：「樹隔朝雲合，猿窺曉日啼」之句，似乎不無根據，但我們在烏江行船兩日，卻未發見猿影，亦未聽見猿聲。

薄暮，抵羊角磧，為烏江有名之險灘，行船羣泊其下。翌晨，人隨行李起岸，凡過灘者，必須請「灘子」勘船，以決定卸儎重量，並由其按規收値，無敢有違；然後雇人「絞灘」，船始得過。此等「灘子」，年代因習，不免陋規叢生，但行旅亦習而不較。年前烏江工程處曾在此炸灘，但舊灘炸後，碎石積聚，復成新灘，行舟不識新灘水性，往往覆舟。「灘子」因炸灘之舉，影響其生計，乃藉此以為反對口實，彼輩地方勢力宏厚，潛伏根深，炸灘工程，頗受阻撓。

沿岸行，經土阜，俯瞰灘水奔流，洶湧澎湃，令人膽戰。凡船隻過灘者，例須購肉勞船夫，名曰「船福」，時適有米船二隻，擱灘沉沒，船身粉碎，木片漂流，遍浮水面。阜上有巨石如削，刻有「人定勝天」四字，係民生公司因淺輪試航過灘後所刻，狂喜之狀，可以想見。

復登船，同行蕭君偕二人至，均頭纏白帕，身穿長袍，背上各掛盒子砲一枝，不兵不匪，其狀甚怪。彼等與蕭互以「五哥」稱呼，原來蕭君為本地袍哥，袍哥為四川下層社會一種半公開的組織，頗類下江的三合會和洪門會，勢力很大，分佈也很廣，聲應氣求，故組織上的運用，極為靈活。袍哥源流，詳見「漢留全史」一書，每一區域，有一領袖，曰舵把子，以下分大爺，二爺，三爺，五哥諸級。女的則稱四姐和七妹，第六這一級却沒有，「袍」大概是袍澤之意，略等於我們所謂同志，他們又因職業不同，分為五個等輩：一仁，二義，三禮，四智，五信，官紳和智識份子是仁字輩和義字輩，但仁字的却很少；醫卜商賈是義字輩；雜技和賤役是

五三—一二八

禮字輩：而信字者闕缺，他們互語職業時，僅詢字輩，便知對方職業，後來經蕭君介紹，始知一是陳鄉長，一是李保長，他們一面摸撫着他們的盒子砲，一面跟我們談話，使人聯想起舊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豪客，胆小的恐怕要嚇煞了。

過午，有一條小船飛駛的過來，接了這兩位奇怪的客人去了。臨別時，這兩位客人一再叮囑我們今晚要到他那裏去歇脚，態度頗爲誠懇。黃昏，泊一小村，那位陳鄉長已派人來接我們了。

登岸，傍竹夾道，遠見陳鄉長站在村口歡迎，背上還掛着一枝盒子砲。同至其家——那是一幷住家兼做生意的店子。略坐片刻，即被邀去參觀國民中心小學，設備簡陋，無甚可觀。出學校，又被邀往喝茶，聽園鼓，我們牽坐在一間半新不舊的排着兩列帆布躺椅的茶館內，慢慢的喝着那微苦的山茶，另一個角落圍着幾個鄉人，興奮地敲鑼打鼓，這些吵鬧的音樂，在他們是一種敬客的舉動；在我們却被鬧得發昏了。巳而停樂，欲辭去，却又被苦苦的留着吃飯，回到其家，見有兩個武裝的兵和當地保甲長爭吵，口口要人，原來此地有一個壯丁送到軍管區後，開小差逃了，所以派兵來要人，鄉保長說：他們的責任，只是將壯丁送去，却不管以後的事情，可是那個兵怎麼樣也不依，後來酒菜擺了出來，鄉長也邀這兩個兵同飲，酒過三巡，這兩個兵的話也漸漸的變軟了，不期樽俎折衝，其奏效之速，有如此者，夜半微醉，乃踏月歸舟。

次晨續航，此段無甚險灘，夜至江口鎮，鎮屬彭水縣，古稱信寧。戶口疎落，爲川湘路之要點，芙蓉江穿谷而出，破鎮爲二，地產農礦物品甚富，其下有猴子墈灘，亦爲烏江險灘之一。西岸岐山之麓，有長孫無忌之墓，據唐史載：無忌相高宗，官至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因諫立武后，爲許敬宗誣奏謀反，削官摘黔州安置，歿葬是鄉，居人歲以三月三日致祭云。

由江口至彭水，須歷新灘，下連，鹿角，老虎口諸灘，此去河道更狹，水流更急，灘勢亦更險，同行者既畏江上風波，又嫌船行太慢，遂決捨舟登陸。

江口入彭，本來有川湘車路可通，惟最近行車多無定期，久候費時，故決乘篼輿（俗稱滑竿）前往，惟地方不靖，深山峻嶺，常有匪蹤；二則輿伕入彭，怕被徵充壯丁，無人願往，幸而蕭君認識此間一位聯防大隊長，也是當地「大爺」，適要赴彭水開會，遂約在茶館相見，及晤，這位「大爺」「軍人裝束，精神飽滿，舉止豪爽，我們說明了來意，他滿口應允幫忙，囑一齊前往，滑竿也是他担承雇到的。談了一會，他對茶店的倌官說：「茶賬算我的！」他就走了。

平明起行，山明水秀，神爲之爽，芙蓉江蜿蜒深谷中，俯視之，屈曲如線，構圖極美，此時桐花正開，滿山皚白，這種榨油的桐樹，並不是梧桐，普通的桐樹，有三千年桐—千年桐等數種，桐子結實後，取之焙乾，即可榨油，爲我國出口貨之大宗，戰後貿易委員會特設復興公司辦理其對外貿易，以謀換取外匯，近年百物飛漲，桐油因政府統制，牌價不能任意增高，加以中間商從中漁利，桐農生活無法維持，瀕於破產，呼籲無門，憤激者則伐木作薪，雖曾一度引起社會人士之注意，然卒未聞有何有效之救濟辦法，對此「國寶」、

，無限感觸。

雨後山路甚滑，而羊腸鳥道，又崎嶇難行，如輿伕滑足摔倒，下瞰深谷，壁立千丈；不禁毛骨悚然。越二峻嶺。人鳥絕跡，聞土匪常白日擾行旅，幸我們遙隨那位大爺行，心稍壯。此一帶高山，緊壤山區，爲川東南盆地之邊緣。下山，至火石埡，就村店午餐，見店中有飯，如蛋炒者然，價亦廉，奇而食之，味甚澀，極難下咽，詢之，始知爲小米玉蜀黍飯，並聞此間多賴此爲主要食糧，其窮瘠可見一斑。此去路漸坦，行亦漸速，經數處有「伏流」，水喧震耳，惟四處了無水影。

薄暮微雨，抵彭水，雨漸大，呼渡過江，冒雨入城，城中商業凋零，街道亦不寬廣，過去常有匪患，近始平靖云。

彭水，古稱順遊府，宋黃山谷曾謫居於此，故又號涪翁，其風流文采，傳流至今，猶爲八所稱道。涪翁與友人書扎云：「竊觀鎮靜足以安山獠，清儉足以服吏民，郡閒寞，時與僚佐歌舞，以謝江山，當亦不樂時……」，遂倒有點無爲而治的樣子。城內有綠蔭軒一間；僅三楹，匾爲魯直所書，古榕交蓋，綠意生涼，軒側有一岩；歎懸，空一竅，甚圓，仰視之，又生一竅，其中虛明，有橫石一塊，眉目宛然，如一佛曲肱枕臥，名曰臥佛岩；又聞魯直尚遺一碑，題有「涪翁晚策杖，至此觀江漲，雨餘天欲涼」十五字，今公園有涪翁斷碑一方，摸讀之，彷彿即此，公園背山面水，樹木蒼翠，常發幽雅，吳稚老題有「峽漲三江雪，園開四季花」一聯，孫科梁寒操諸氏亦有題詠，匆匆未錄。

西南對江五里有摩圍山，土人呼天爲圍，以其高於天，故名，道家謂之洞天福地，涪翁嘗居山上開元寺，故又號摩圍山人，曾有詞云：「羣蛩無語，家在明月生處住，擬上摩圍，最上峯頭試望之，偏憐穠秀，苦淡同甘誰更有，想見牽衣，月到愁邊總未知。」其寂寞情緒，可見一斑。

由彭水至黔江縣，須經郁山鎮，有郁水可通，以灘多河狹，且峽崖常陷，故改搭鹽車前往，約午，至保家樓鎮，以車逗留。

旅館簡單異常，床舖且爲臨時安架，老板姓王，亦此間大爺，均稱王家店，午夜，忽爲嘈聲驚醒，隱聞坊人在街上紛紛聚談，有頃，一陣鑼聲，繼以警笛，急披衣起問，始悉隔河遭匪；又有頃，槍聲密響，鑼又鳴。有人說：事急了；土匪要過河了！我們此時心慌意亂，欲避不能，不避又不能。王老板此時巳過河了，謂往探聽消息。我們心更不定，正在此彷徨無主，進退兩難之際，王老板回來了，提一根火把，辦背給解下，一面抹汗，一面對大家說：「事息了」，坊人百猶了一會，就紛紛散去，我們不敢再睡，坐待天明，急登車，如脫虎口。

翌午至郁山鎮，鎮頗大，大華煉油廠設有分廠於此，工業規模尚覺可觀。自國際交通線斷絕以後，汽油輸入困難，此界遂紛紛設廠，以桐油煉代汽油，此爲年來新興工業之一，且以四川爲鹽。又鎮上熬鹽，有鹽灶數起，以竹互接引水，燒煉全用土法，色微黑：聞缺碘，多食生病，故略富有者多食自流井之白鹽，而鎮人亦以食外鹽自炫。

次日換車赴黔江，漸多峻嶺，天氣轉陰，亂峯攀蹬，起伏於雲海間，變幻萬象，路轉峯迴，山嵐撲面，令人頓有出世之感。過梅子關，繞馳而上，最狹處僅容一車，下臨深谷，心膽俱碎。下山，地勢漸平，已入黔江縣界，日晡至城。

黔江爲鄂西通川湘孔道，縣治冷落，僅有大街一條，無商業可言，縣東有歌羅驛，黃山谷題有竹枝詞七首於壁上，其一云：「浮雲一百八盤縈，日落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四十八渡水在縣西廿里，木折流四十八灘，夾於兩岸之間，春日百花飄落，隨水可愛。中有權子灘，爲此間古跡之一。

太平天國時，翼王石達開出亡，曾揮兵欲由來鳳經此取蜀，被遏，遂折而南。可見此處在軍事上之重要，亦可見此處險阻難攻，即翼王之雄，也不得不回軍了。

五三一一三〇

西南行（二）

孤芳

夜過分水關

今天——十二月一日，是我這次西南行的行程中第五個階段的開始第一天。——第一個階段是由我的故鄉步行至旌德，第二個階段是由旌德乘人力車到屯溪，第三個階段是由屯溪乘小汽車到上饒，第四個階段是由上饒乘人力車到鉛山。——行程是由鉛山到曲江。交通工具，是附乘某機關的卡車。先期在上饒，承友人宣君，打長途電話，向該機關的主管人邵君接洽好的。

這輛卡車行駛曲江的目的，是到該地裝運器材來鉛山，所以去程車上裝載的東西很少，順便載了十幾個客人，但是我因為邵君的關係，卻被尊為上客，和司機坐在一起，倒覺舒適。

今天的行程，預算是在閩西的建陽宿夜的；開車的時間，是清晨八時半，也不算遲；但是上午因為沿途裝運該機關零零星星的東西，僅走了三十三華里，到達車盤，就中午了。匆匆吃過中飯之後，繼續行駛，約走了四十華里，在下午四時的時候，距離贛閩兩省分界的地方——分水關，約有一華里左右，卡車就拋了錨，左修也不好，右修也不好，天氣已經昏黑了，全車的乘客，不但肚裏叫餓，抑且車子停在山頂上，寒風凜冽，吹得人人發抖，心裏暗叫晦氣，默默的思忖，今夜祇有露宿分水關了。

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到了夜間八點鐘，卡車竟被司機修好了，大家都歡喜了不得，司機老爺，趁著興頭，一鼓作氣，將卡車前面的電燈開射，一口氣都不停留，開駛了八十七華里，於夜間九時半，抵達崇安，敲開城門，叫開旅館，吃飯投宿。

由鉛山到崇安，一路是崇山峻嶺，卡車紆迴於巍峨的山嶺之中，累得有如牛喘。尤其是車盤和分水關兩處，形勢險惡。分水關雄踞在最高的分水嶺上，為贛閩兩省的分界處，其實並無關卡，惟分水嶺上豎立丈許之石碑一面，橫書「分水嶺」三個大字，直書「贛閩分界處」五個大字而已。據中國旅行社出版的旅行雜誌第十七卷第七期所載的徐蔭祥著千里行程記上說：「分水嶺為仙霞嶺山脈與武夷山脈會聚處，高出羣峯，巍立雄覼，……嶺之北，澗水北指，成信水而去；嶺之南，澗流南下，謂之崇溪，至建陽，再會松溪而成建溪，南流至南平，會金沙二溪，東南折流成閩江，由福州入海」。

分水嶺的南面，是福建省界，可惜已黑夜了，卡車下駛的時候，不能欣賞聳峙的羣山，和交綜亂流的溪澗，實是一件憾事。

汽車在黑夜裏行駛於山巒複疊之中，是異常危險的，時時有翻車跌入深崖之虞；何況車子「新病初癒」，怕它再拋錨。兼之同車客人中有人傳說，在分水嶺和崇安之間，有座大安嶺，那嶺裏出土匪。然而我們竟避免了這三層難關——翻車，再拋錨，土匪，安安穩穩的夜過了分水嶺，而抵達崇安。

沿武夷山到建陽

第二天——十二月二日清晨八時許，卡車繼續由崇安出發，經過赤石鎮，沿着武夷山麓蜿蜒行駛，在公館渡過河，橫穿將田鎮，共行一百二十華里，於午刻抵達建陽。因為卡車須大事修理，就停歇不行，而我們趁此機會，在建陽作了半天的勾留。

我們於昨夜九時半始抵崇安，今晨八時半就離開了，因此在崇安沒有機會作一番巡禮。然而今晨在旅館附近和汽車站附近，看見所張貼的廣告，知道崇安有一家東南合作印刷工廠

，可以代大家印書籍和各種印刷品；知道崇安有戲院；知道崇安有某某工業廠；知道崇安和建陽間，每日有區間車往來開駛。

車離開崇安約十里左右，就可望見武彝山的山峯，怪石崢嶸，和別的山峯不同；尤以玉女峯孤立亭亭，最爲奇突。在公館渡渡河的時候，望見武彝山的正面，最爲好看。由公館渡另有一條公路，約十多里，直達武彝山，是特爲遊人建築的。可惜我行色匆匆，沒有工夫前去快遊一番。

武彝山以產茶爲著名，有所謂「鐵觀音」者，尤爲名貴。崇安城郊，茶區甚多；在崇安購買武彝名茶，價錢特別公道。昨天到崇安，已經昏黑了，無從購得。今晨又匆匆啓程，未能去買。幸虧到了建陽，購到了一些，作爲這次旅行的紀念。

今天沿途，看見建築的碉堡頗多，有的建築在小山頂上，有的建築在村頭上，過了公館渡不多時，看見有一座碉堡，建築得很堅固，卡車駛近碉堡，有一個相當繁盛的市鎮，叫做將田鎮。正當清晨趕集的時候，鎮上買賣的人，幾乎擠得水洩不通，而我們的卡車，卻一直貫穿街心而過，卻斷沒有鬧亂子。

建陽城市頗大，街道亦甚闊，商業也相當的繁盛。商家陳列的貨品，最出名的，是武夷山的岩茶，福州的漆器，壽山的石章，和少數的海菜。水菓當中，有熱帶生產的香蕉，是沿途來皖浙贛三省各縣所沒有的。而西藥舖，拍賣所，舊衣攤，土製香煙攤，因時代的需要而產生的新行業，也應有盡有。地方當局對於物品的限價，似乎相當的嚴厲，街頭豎立的限價表牌甚多。對於兵役，似乎也相當的注意，并將兵役法規擇要摘錄下，製成木牌，豎立在十字街口，鎮保消費合作社和公務員物品供應所，也都舉辦了。公共廁所很有幾處。大街旁有幾處放置一個絕大的木桶，上書「太平桶」三字，大約是盛着水，預備消防用的。

建陽南門外，另有一條面積極闊兼有沙灘而水極淺的河，俗名水南河，大約就是松溪。河上架有一座闊一丈許長近十餘丈的木橋。橋的兩旁，都有木欄干圍着。憑欄眺望，遠山近水，眼界爲之一廣，胸襟也爲之一暢。這條大橋，可行駛汽車，啣接公路，直達南平。

建陽的交通很便利，除了每日有區間車開崇安外，另有三條公路：一條赴南平，一條赴浦城，此外一條，就是我們將要行駛赴南城衛都的公路。

通過光澤鼠疫區

三日清晨，卡車繼續由建陽啓程。昨天天氣特別熱，穿着駱駝絨袍子，鎮日滿頭是汗；到了建陽，駱絨袍子尚穿不住，祇得改換布夾袍子。不料今天黎明的時候，下了幾點雨，起了風，天氣驟然轉冷。總之兩日來被尊爲上客，和司機坐在一起，今天因爲卡車時常生毛病，卡車上有一位職員，藉口照料便利，將我的坐位佔了去，我祇得和一班「黃魚」同坐在車廂上。——司機私搭乘客，叫做黃魚。——車廂是露天的，因之終日更覺着車顛簸，大爲上當。然而一方面雖是損失，另一方面有十多個人坐在一處，談談笑笑，比較鎮日坐在司機的旁邊，欣賞風景，饒有趣味得多。

這些乘客，大約分爲下列幾組：一，我和鎮兒是一組；二，是一位公務員，曾經做過江西省政府的視察，一個人單獨成一組；三，兩個赴某地受訓的某師某營的營附爲一組；四，一個由上海奉侍六十七歲的老母，和一個女眷，回衡陽老家的爲一組；五，是六位男乘客，一位女眷，也是由上海來的，是電影商，將到重慶。我們一共十五個人，雖然分爲五個小組，然而混熟了，不但在車上有說有笑，並且中午打中尖，晚間住旅館，大家也總在一起。

從建陽行駛了七十六華里，到麻沙，又八十華里到邵武。車經邵武縣郊外的時候，看見浙江大學在此所建築的新校舍。東一宅兩層樓仿西式的房子，西一宅兩層樓仿西式的房子，恍惚閘口之江和塔下秦望的原校舍一樣，不過「具體而微」而已。聽說協和大學，也設在邵武縣境內。

到邵武時，已近中午，我們一班乘客，蜂湧到城外靠近公路旁一個菜飯館內吃中飯。吃完之後，因爲卡車又須修理，大家沒有事，又團坐在一起健談起來了。從吃的小菜說起，說

到各地的口味，又從各地的口味，說到雞剪翼的新聞。有一位聲附說：這件事，最近浙江江山縣鬧得很利害，雞的翎翼，每每一夜過來，忽如被剪去的樣子，去了一半。傳說是「陰兵」剪去的。又有人家門上每每被不知何許人貼有「紙人」的謠言。這種雞，是有毒的，人吃了，僅被毒死，因此，江山縣某處的雞，幾被殺完了。愼兄以爲雞有毒，或許是吃了一種毒而傳染的；雞剪翼的原因，因爲雞吃了毒物，發生一種奇癢的疾病，自己因摩擦而折去。他引證我的故鄉最近也有這種事件發生；他曾親眼看見，加以研究過。這種科學的考研，足以破除迷信不少。

我們從雞剪翼的新聞，又談到苗僑放蠱的傳說，從苗僑放蠱的傳說，又談到各地社會上許多神祕的故事，我便將小時候所聽到的湖南辰州人引屍走回老家的傳說，提出討論。有一位乘客鄺先生說，這事是眞確的，他的尊翁，曾經親眼看見過。辰州人作客他鄉，倘若死了，沒有錢買棺材，舉辦喪事，往往用這種引屍走回老家的方法。方法是這樣的：先期必須計算客中到老家，需要幾何日期，然後請一位精於符咒的巫覡，向城隍廟禱告，請求「路票」。——如同現在的通行證，上面須書明日期，過了期沒有效力。——用紅布一方，頂在屍身頭上，再向屍身念咒，屍身便就站立起來了。用一面鑼敲着開道，屍身即跟着行走，到了晚間，將屍身藏立在旅館店門背後。次日繼續引着行走。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天下的事，脫不了一個「理」字。「神」是沒有的，「鬼」更是荒誕，所以然的緣故，我們科學的知識，尙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罷了。我今天不嫌囉嗦，特別提出來，請有興趣研究的人，有機會時，實地從科學上研究一點眞實的道理出來。

卡車修好了，繼續由邵武啓程，四十華里至和順，渡過一條河，又到了江西的境界。又二十華里，抵光澤，那時不過下午二點鐘左右，照理可以趕到南城住夜。不料卡車又拋錨了，等了許久，尙未修好。大家都慌張起來，因爲聽說光澤是一個鼠疫區，最近光澤的老百姓染鼠疫而死的很多，萬一卡車修不好，在光澤過夜，是很危險的。何況我們都沒有吃夜飯。在未到光澤以前，大家都具有戒心，準備在光澤縣境內，不要買任何東西吃，以免傳染。但是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到了夜間九點鐘，餓得沒有法子，有六七位乘客，祇得揀了一個清潔的館子去吃夜飯。我和愼兄也隨了去吃。直到九點多鐘，司機始將卡車修好，立刻開駛，早點脫離這個鼠疫區。在黑夜中，開起電燈，循着公路行駛，預備駛二百三十華里，於翌晨一二時左右，趕到南城住宿。不料走了八十華里，僅走到黎川縣屬一個小地方，叫做茶亭的，電燈壞了，祇有停歇了。總算通過光澤鼠疫區，大家都平安的沒有被傳染。

茶亭這個地方，總算小極了，僅有數家小飯店，都是竹籬笆所做的牆壁，冷風颼颼的吹入，滿身寒慄！每家飯店，僅有一二個房間，擺了三四張木板所架的床鋪。房間裏面，糞桶、稻草、和喂猪吃的米糠，又亂堆在一記，祇得敵異常汚穢。那時已經有十一點多鐘了，祇得敲開門來，進去住宿。不幸得很，我住宿的一個小飯店，當進門的時候，他家一個十五六歲的小老板，病了二十多天，正在斷氣的時候，舉家號哭，甚爲可憐！而我又特別感觸，因爲我的先室新喪，至今纔一百天呢！

第二天——四日黎明起身，因爲飯店裏的小老板死了，臉都沒有洗，就匆匆付過房金，將行李搬上卡車，然後偕愼兄另覓一個小飯店去洗臉。可是祇有三個木盆，被其他的乘客搶了先，愼兄祇得找了一個木瓢，自己去乘了一瓢冷水，讓我先洗。可是又沒有洗臉巾，祇得拿了手帕代替。然後上車，等候了許久，得到一碗開水，和愼兄分喝了。又等候了許久，買到了兩個茶葉蛋充飢。又等候了許久，司機老爺來了，才慢慢的開車，行駛四十華里，到了黎川縣車站。好了，賣吃的東西的蜂湧而至，我和愼兄各吃了兩碗白糖蓮心粥，有如瓊漿玉液。又各吃了兩塊白糖蓮心蒸糕。買了一些花生和橘子，準備車子行駛的時候吃着消遣。可是左等也不開車，右等也不開車，直到十二點鐘，始由黎川繼續啓程，四十華里過將軍嶺，又十里過硝石鎭，又六十華里於午後三時始抵達南城。在南城陶陶招待所將行李安置好了，休息了一回之後，始將一頓中飯，和一頓夜飯

，併擋來吃了一個飽。

刼後的南城

南城是江西省的舊建昌府治，現為江西第七區行政專員所在地。第七區行政專員所管轄的縣份，為南城、南丰、金谿、臨川、崇仁、樂安、宜黃、光澤、黎川、資溪十縣。在政治地理上，是贛東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它的城池，相當的廣大。東門和南門外有一條大水，名叫盱江，水雖不深，沙灘雖多，江面却非常的廣闊。出東門，有一條很長而江大的石橋，橫跨在盱江之上，接啣盱南鎮。盱南鎮街道雖狹，店鋪亦相當的多。鎮端靠近石橋處，為水碼頭，有交通快船，可通至石門，臨川等處。盱江上流，距離石橋約七八華里的地方，另有一條同樣很長而鉅大的石橋，叫做萬年橋，則為汽車路。汽車由黎川駛來，由南朝北行駛，過了石橋，復由北朝南行駛，到達南城，形如U字。所以在抵達南城二十分鐘前，就可望見南城和盱南鎮烟火萬家，其實尚須行駛二十公里，倘若另闢一直徑公路，在盱江相當的地方另建一木橋，至少可縮短行程三分之二。汽車由黎川駛來，倘不過石橋，另有一條公路，可通麻潭，過了石駛之後，亦另有一條公路，可通臨川。這兩條公路，現在均已破壞了，祇有通南豐、廣昌、寧都的還一條公路，尚可行駛汽車，為取道南城至大後方的唯一的一條交通路線。

南城的城池，既然相當的廣大，所以它城廂的屋宇，也相當的稠密，我上面所說「煙火萬家」，並非溢美之辭。可是不幸的很，去歲浙贛鐵路戰事發生的時候，一度被敵寇淪陷，轟炸焚燒之慘，較之上海的閘北，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於四日抵達南城之後，五日休息了一天，趁此機會，在城內很仔細的作了一回巡禮。大大小小的房屋，除了刼後新建築的之外，可說一百幢中沒有一幢是完全的。敗壁頹垣，荒涼滿目，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由此可窺見一斑。

城內的街市，往昔很繁盛，夜間並有電燈。自經敵寇蹂躪之後，一落千丈。一班刼後餘生的商民，為着生活的掙扎，有些的在敗瓦破礫上，從新建起一些新房屋來，有些的擺地攤。中華民族建設的精神，是不可忽視的。敵寇轟炸焚燒越厲害，我們的建設越迅速。這些新建設起來的商店，甚為摩登化；出售的商品，除了土產之外，由淪陷區搶運來的家庭日用品，化裝品，特別的多。花樣較屯溪不但多而且時式，不過價錢貴昂些，擺地攤的，則售賣布疋，舊衣裳，皮箱，鐵器，花生糖等等。土製香烟，也特別多，還是由旌德來沿途各地一般普通的情形，不過過了崇安以後，烟味較純正，製造較為精良而已。銀行看見有兩家，一家是江西裕民銀行，一家是江西建設銀行，都是在瓦礫場上重建築的新房子。民衆教育館，我也曾經進去參觀過一番，屋宇也都炸光了，僅新建築了一個民衆露天會場，和一間平房。平房共有四間，一間是會議室，一間是館長室，一間是職員工作室，一間是書報閱覽室。書報閱覽室內，書籍和雜誌，不過百餘本，日報除了南城當地出版的建報之外，有由杭州播遷至南平的東南日報，泰和的國民日報，和大衆日報，光澤的光澤二日刊，贛縣的正氣日報。建報是一張四開半張的小型報紙，新聞用老五號字排的，所以內容很缺乏；但是在刼後的南城，尚有這一種每日報道新聞的報紙，是不容易的。

我們所住的旅館，是江西省政府建設廳所創辦的南城陶陶招待所，房屋也是新築的，式樣完全是都市旅館化，很清潔。聽說江西省政府建設廳在江西省內各大地方，都設有陶陶招待所，便利往來經過的旅客，和廣西的樂群社一樣。南城的老百姓，總算不幸極了，去歲一場浩刼，不知幾時能完全恢復起來。

南城城外十里路許，有一座麻姑山。聽說風景甚好，可惜沒有時間可遊覽。可是南城出產的名酒——麻姑酒，我曾嘗飲過兩杯，是很甜蜜的。南城盱江的青魚，肉嫩而味美，尤很有名的，價錢又公道，我和愼兄今天午晚兩頓飯，都是在菜館裏吃的沙鍋紅燒青魚頭尾，確是價廉物美，大快朵頤。

南豐蜜橘，廣昌土布

在刼後的南城還留了一天，六日清晨繼續

五三—一三四

啓程，行駛八十四華里抵南豐，又一百十二華里抵廣昌，吃過中飯續行，剛剛走了一百二十四華里，中途又因卡車發生障礙，修理一小時，於下午四時抵甯都。

南豐以出產蜜橘為最著名，果小而皮薄，味又甜蜜，猶於浙江常山所產之上。未到南豐縣城之前約二十分鐘，已經看見橘林遍野，綠樹離離。卡車甫抵南豐汽車站，街道兩旁，盡是出售蜜橘的攤頭，且大半是鄉村婦女所擺設的。問其價值，每斤三元。同車乘客，競下車購買，有的帶目的地，贈送親友；有的預備途中吃着消遣。我和愼兄也共購了二十多斤，預備帶到曲江及衡陽，贈送朋友，並留些途中零吃。在南豐，又有一位女乘客上車到甯都，看見我們買了這許多橘子，詢明價錢後，大呼你們上當了。南豐城裏祇賣一元八角一斤，而且是大紅袍——比你們所購的皮更紅，味更甜蜜。同車的乘客聽見了，一面吃着笑着，一面跟着這位女乘客大呼上當……上當……。

廣昌以出產土布著名，銷路甚廣，據愼兄言，在抗戰以前，我的故鄉——皖南，銷路也很多。我們今日行駛廣昌到甯都時候，看見許多小車，滿載着廣昌的土布，在公路上推運，不下三四十輛。可見廣昌土布生產之富。

南城、南豐、廣昌、甯都一帶農村的房屋，大都以黃泥磚建築為牆壁，和邵武、光澤、黎川一帶農村的房屋，以竹籬為牆壁，又不相同。這種黃泥磚似乎未經過火燒。農民生活的情况怎麼，因匆匆經過，不及考察，未能作武斷的報道。但是看見「土地闢，田野治」，可以知道他們操作的勤勞了。

今日一天，共行駛了三百二十華里，超過前幾天的紀錄，固然因為卡車僅拋錨了一小時的緣故；而公路的平坦，和山嶺的起伏甚少，未始非加速行駛率的一個大原因。皖浙贛閩四省公路的修築，要算江西最好，浙江次之，安徽和福建最壞。

寧都又作滯留

我們到達甯都之後，住在甯都陶陶招待所，也是江西省建設廳所創辦的，但是規模較南城招待所宏大多了。它的設備，除了旅館之外，有食堂、浴室、有閱書報社，有代賣部，有郵箱、有池沼。池沼之上，架有九曲橋，橋中有一亭，儼有園林風味。為旅客暑天納涼的勝地。旅館的設備，比較南城陶陶招待所更摩登化，也很清潔。房間之外，另有統舖，取價公道，是為一般經濟旅客設想的。這是無足奇怪的，因為南城陶陶招待所，是劫後纔創辦的；甯都陶陶招待所的設立，已有四年的歷史了。

在甯都陶陶招待所九曲橋的另一端，為「贛粵閩湘鄂五省北路剿匪軍第三十陣亡將士紀念碑」，為民國二十四年五月所建立，華表千尋，屹立甚高，四面石柱，為 總裁所題的「功為黨國」，和顧祝同的「氣壯河山」，陳誠的「求仁得仁」，羅卓英的「精神不死」的遺字，令人景仰！

我們所乘的卡車，因為須大事修理，就將我們一車乘客，滯留在甯都了。閒着沒事，除了吃館子，逛遊街道之外，別無消遣的方法，因之甯都縣城的街道，我們又可以和南城一樣，露出一輪廓出來。甯都的街道甚廣闊，大街是從北到南，和從西到東一個很整齊的十字形。大街的道路，和公路一樣，完全拿碎石和泥土建築的；且與公路一樣的廣闊；汽車往來廣昌和雩都之間，即利用這一條北到南的大街，當做公路，直穿街心而過。甯都的商店，裝飾和陳列，不及南城的現代化，這當然是南城的商店百分之百是劫後重新開設的；甯都却沒有遭過敵寇的蹂躪，所以除了近幾年來開設的具有時代化外，很多的都是舊式的房屋和裝飾。他們出售的商品，也沒有南城由淪陷區搶運而來的家庭日常用品和奢侈品那樣的多。不過中中交農四行和江西裕，江西建設兩銀行，都有分行。郵政和電報，固然有的；電燈也相當的明亮。書局有八九家，規模不大，經售的書籍，多是由贛州或泰和運來的。有二三家兼售從前由上海運來的普通影印的詩文集或一折八扣的舊小說書；又有數家，兼售毛筆和紙張，兼售木板舊書的僅有一家，搜集的並不多，孤本亦沒有，有一部粵雅堂叢書，已殘缺了，詢之，零售每本十五元。日報紙有一家力行日報。戲院也有一家，昨晚是某公團假座公演「生

死戀」，今晚則爲該院自演「全本西遊記」。各種商店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委託社和幽科醫生之多，各有十家以上，委託社不過是拍賣行變相的名稱，專代旅客變賣舊物的一種新興的生意。街頭的攤頭也很多，除了土製香煙攤之外，其他的則爲土布攤，土製襪攤，土製毛面巾攤，土製各種棉紗帶攤，由此可見寧都的紡織工業相當的發達。同車乘客孫君對我說：寧都出產的夏布很好，價錢很公道，銷路也很廣。

寧都又有一事可以惹起我們注意的，是消費合作社組織的衆多，就我所見到的：有寧都縣消費合作社，寧都縣員工合作社，甯都縣農村合作社，婦女紡織合作社：……不下十餘處。

寧都街市上某氏某氏的家廟，很有幾宅大廈，有一宅「曾氏家廟」，現改爲省立民衆教育館，是今年一月纔成立。館內有書報室、學習室——內設民衆學校分成人和婦女兩班——康樂室——有各種棋局。——并附設了一個郵政代辦所，代民衆寄發信件，這是和別處民衆教育館不同的地方。

寧都是江西省第八區行政專員的駐在地，他所管轄的縣份是：寧都、廣昌、會昌、雩都、興國、石城、與金七縣。

翠微峯和金精洞

在寧都勾留，不覺又是三天，閒着無事，便想找點消遣的方法，在未到寧都之先，曾聽見同車孫君對我說起翠微峯的勝蹟，那時印象並不深刻。迨滯留在寧都，便向孫君提議前往遊覽。祇以孫君應酬頗忙，兼以曾經前往遊覽過兩三次，不願再去喝西北風。昨天另有一位同車的陳君，和我具有同感，適他有一位好友呂君，現住寧都，曾經前往遊覽過好幾次，便邀他作嚮導，於今日——九日前去游覽，我和憤兒及另一位同車的司馬君，因得隨同前往。

呂君住在寧都東門外梅江書院故址，該書院的前面，是寧都縣立中學。我們於今天清晨先去往訪呂君的時候，便道至寧都縣中參觀。看見禮堂內有一副楹聯，寫的是：「此地爲易堂故鄉，氣節文章垂矩範」；「斯校乃書院遺址，閒來繼往導淵源」。陡然想起來，寧都乃魏叔子先生的故鄉；翠微峯和梅江書院，是易堂九子躬耕讀書的處所，景仰先賢，更增加我前往游覽的興趣。

所謂易堂九子，乃南昌彭躬庵先生士望，林確齋先生時益，寧都邱邦士先生維屏，李力負先生騰蛟，彭中叔先生任，魏善先生祥，魏冰叔先生禧，魏和公先生禮，曾青藜先生燦九位學者。他們不幸身逢「明社鼎革」，「恥食清粟」，乃隱居於鄉里，構築一個「易堂書院」於翠微峯巔，躬耕講學。

翠微峯在寧都西郊外十里，爲金精山十二峯之一。金精山十二峯，除了翠微之外，尙有獅子峯，蓮花峯，合掌峯，仙桃峯，披髮峯，伏虎峯，望仙峯，三限峯，瑞竹峯。凌霄峯，石鼓峯，大都是怪石崢嶸，各因它們的奇狀而得名。尤其是翠微峯壁立一百三十餘丈，在十二峯中，最爲特異；兼之易堂九子一段可寶貴的學術史，更爲著名。

未出西門，已可望見金精山諸峯的崗巒起伏；翠微山峯上的剿匪陣亡將士暨殉難民紀念碑，也隱約可見。走出西門，越走越近，越看的親切，走到山麓，十二峯漸呈眼底，中留一條羊腸小道，爲遊人登山的路徑。駢列的諸峯中，翠微峯的岩石，更巍然壁立，有如刀削。沒有一點青草和雜樹，望望令人目眩神搖。穿過兩三幢小小的西式房屋，漸漸拾級向着到翠微峯的路徑行去，愈走而級愈高，兩旁石壁亦巍立，最狹處不過一尺多，僅容一人，而且石壁上面，相對突出，幾若連在一處，不見天日。人行其中，有時須匍匐而行，否則必和石相碰頭。這樣隨着石壁天然生成的形狀，和人工築成的石級，輾轉曲折，拾登四五百級，豁然屏開，露出一條斜坡的小道，而走到翠微峯。

翠微峯下，有一座小寺觀，叫做[illegible]別館，是彭躬庵先生的八世裔孫彭學際，在民國二十八年的春天建築的。觀內供奉易堂九子的神位，懸着他們的遺像，和彭學際所搜羅關於他們的事故。觀內有一個老道士，烹煎茶水，以供遊人休憩。我們走得吃力了，便進內歇歇脚

五三一一三六

力，以便再鼓餘勇，懸崖直登翠微峯巔；並且藉此老道士研究這易堂九位學者的史實。

在餐霞別館休息了好久，卸着長袍，換着芒鞋，預備爬上翠微峯巔，尋訪易堂院的遺址。可是翠微峯壁太陡直了，差不多有三百二十多個石級——計陳君的計算，完全是就峯上的岩石斵成的。爬上山峯的遊客，非手脚同時並用，便有傾跌的危險。在這三百二十餘石級之下，另有一百餘石級，我們一行五個人，均鼓着勇氣登涉了。可是爬到那三百二十多個石級的時候，我和司馬君再沒有這勇氣了，因太陡直了，祇得折回餐霞別館；而呂君陳君和愼兄卻奮不顧身的猛勇前進，直上峯頂。等候一小時之後，據他們回來的報告，易堂書院祇剩了一些破瓦碎磚，惟新建立的「剿匪陣亡將士暨殉難義民紀念碑」，屹立山巔之上。

金精山除了翠微峯之外，還有一個金精洞，也是一個名勝的地方。金精洞和翠微峯相隔不到半里，由到翠微峯去的羊腸小道上另一條羊腸小道走去。據說是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我們遊完了翠微峯之後，順道亦去游覽。洞口有一個陽靈觀，並不甚大，有十多個道士，正在那裏誦經。入洞口，曲折下石級，轉至陽靈觀後面，則爲靈泉祠。這祠正築在洞內的中央，洞甚高大，頂上巨石覆蓋，兩旁巨石矗立，天然生成一種森嚴幽邃的景象，令人身入其中，不覺生出一種眞個「福地洞天」的幻想！

時間已經下午三時了，我們一行五個人的腿脚，上山下山，跑得也酸痛了。何况肚子又餓了，遂急急的找着來程，回到寧都縣城。不過總算在甯都滯留中一次的快遊。

上海金源錢莊重慶分莊

主要業務　存款　放款　貼現　匯兌　及其他法定商業行爲業務

地址　重慶中正路一四七號

電話　四一四九三

電報掛號　四二一一五

復興實業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分支行處

總行暫遷綦江

重慶　貴陽　吉安

南平　洪江　安江

靖縣　沅陵　北碚

遵義　漵浦

重慶分行　第一模範市場　電話四一九八五

旅黔雜綴

柴騁陸

紅巖古刻

從黃果樹向西盡是高山峻嶺，公路沿著山坡，漸繞漸上，到大坡頂，可望見對面的關索嶺，山勢綿亙，自成一脈，下大坡頂二里，由公路左首小道而上，三四里即至紅巖，此處石色赭紅，所以叫紅巖。俗稱的「紅巖碑」，實一摩崖，土人呼爲「諸葛碑」，說是諸葛武侯平蠻時所刻。春秋都有土人來焚香叩禱，摩崖高七尺，寬丈餘，字體古怪離奇，大小不一，行列亦不整齊。紅巖古刻，既大又高，摹搨不易，瞿鴻錫說：「西南行，抵灞陵橋，明日由橋折而東，循小徑，攀捫藤葛，蛇行猱升者十餘里，數十息，僅乃得至，則絕壁面起，巖淺紅色，字畫深朱，如新脫手，並非鐫刻，年深日久，無剝落痕，眞神物也，鑲紙糊巖，凌摩窮日之力，鈎勒以返，時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九日也。這位瞿先生，後來便用此鈎勒之本覆刻，存在安順府衙門內，以廣流傳，只可惜他所摩的已是損毀後的了！據胡蕃牂牁叢考說：「聞該地故老云：光緒初年，永甯州官札飭本地團甲，募拓碑文入獻，當時功令急於星火，迫不及待，本處向無拓工，束手無策，賴有某團首，急中生智，乃以桐油石灰，塗於字面，胡亂拓成，塞責了事，未幾，爲城紳所悉，以爲破壞古跡，嘖有煩言，團首懼，亟召石工，貪夜將崖面剝脫一層，以原字不可復得，乃以意爲之，刻諸山上，飾以丹砂」，照此說來，紅巖仍舊，字跡已非，現在除了傳世的搨本以外，只有呂翰仙（佺孫）複刻縮本，較爲可靠，這複刻計有二石，乃咸豐壬子年，據張太守、吳拔貢做摹之本縮小的，文字彼此也不全同：現尙嵌在貴州財政廳牆上。

至於這古刻是何種字體，何人所刻，聚訟紛紜，據歷來各家考證計有三種說法：一說是高宗伐鬼方紀功之刻，武威張介侯（澍）著續黔書，創立這一說法；後來新化鄒叔績（漢勳）編安順府志，也主張鬼方之說，認爲殷商文字；近來臨川陳衡山（矩）更張大其詞，他說：「矩由日本訪碑回國，出都，入蜀，獲交嘉魚劉幼丹太守（心源），相與考訂金石文字，取鄒孝廉漢勳釋文，一一證之古鐘鼎彝，所釋僅「環」、「虎」二字不誤，太守於是細繹點畫，辨析微芒。字字務有根據，繹出「殷」字，尤爲精確不移，足爲定論，爰付諸梓，以饗同好者，一時好古之士，來索觀者無虛日」。他們傅會文字，絕沒有和紅巖古刻相彷彿的；況且高宗所伐的鬼方，乃是西戎，並非南蠻，魏源詩古微已有考定，王國維的鬼方昆夷玁狁考，說得尤爲詳盡。

一說是諸葛征南蠻紀績之作，這因爲當地士人俱如此說法，紅巖之東有曬甲山諸葛營，頗足傅會，康熙年間，田山薑（雯）採入黔書，便說是武侯南征紀績之作；但諸葛武侯是漢人，應刻上漢隸，不應有這樣古怪的文字，莫子偲（友芝）紅巖古刻歌注云：「齊火從武侯南征，摩崖紀功，隸書二行，有建興年號在大定府北柯家橋側，訪求未獲」。更可見諸葛武侯的石刻，用的是漢隸，並且是有年號的了。

一說是三危禹蹟，這是莫子偲所主張的。他的紅崖古刻歌序有云：「因思禹貢雍梁，並以黑水爲州距，又有導黑水至三危入南海之文；驗爲南入南海之水，以滇黔之南北盤江會爲鬱江者爲最大，斯崖適近二盤之會，二盤源應，左右挾滇池。漢書地理志滇池縣下云：有黑水祠。鄭康成即引以注禹貢，見史記夏本記集解。（其注文云：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蓋鄭君於梁距及導川之黑水，皆主漢志，其意照然；其別引地記，特以志未言山，姑附從他說，不爲定詁也）。是即二盤爲禹所導黑水之確證，禹導黑水至三危，而此崖近其會；然則是刻，殆三危禹蹟乎？貴陽本唐牂州；宋元併於羅氏，謂之羅氏鬼國，明設貴州衛，置行都司，「行」者，乃並云「貴州」；「矩衛」、「鬼」、「貴」一聲之轉，非有三地；且在安順東北，不能越而西南，鬼方無他說，惟干氏注易，以爲北方國耳。毛詩傳但云：遠方，意殆即鬼侯，九侯之國。武丁縱勤遠略，懸師萬山中，亦無理之必不然者矣」。

他說武丁不能懸師萬山中三年之久，可是禹又比武丁早了不知幾多年，他爲何能夠到山中來導黑水，況且照現在人的考證，便是夏底有沒有還是個問題？趙撝叔（之謙）雖沒有多大高深的學問，我以爲他的說法倒還最適。他在補寰宇訪碑錄上說：「是刻俗稱諸葛誓苗碑，新化鄒漢勳釋爲殷高宗代鬼方刻石，獨山莫友芝復辨爲三危禹蹟，之謙借光祿祖蔭所藏原拓本，及黔中叢木本，陽湖呂渭氏縮刻本詳校，次弟既案，且點畫文義，莫能剖析，疑苗民古書」。丁文江研究爨文數年，前曾出版爨文叢刻；但詳細比較下來，有人以爲紅巖所刻的文字，也不相同，不得已，便是只有仍說是「苗民古書」了。

茂陵夜話

何正璜

茂陵是漢武帝的墓地，在今陝西興平縣。

暮靄沉沉，晚霞收歛了最後的光輝，東方現出一彎纖細的新月，曠野中沒有柳葉作這景色的襯托，幽暗的淺春的風吹捲在寂寞的茂陵荒土上，發出嘘嘘的呼叫，新月冷清地怯弱地臨照着這些原野，枯樹和古塚。

我們從清晨來此，一整天的遊覽，使我們疲倦；而這可愛的歷史環境，又使我們不忍早睡，各自尋個孤僻的角落，來溫習這一天的見聞，並欣賞這些漢代古塚羣的夜景。

乘隴海路車由西安至此，僅有八十多里的路程，而客來中很少有冠蓋時賢們的蹤跡；一個荒涼外表的燦爛史蹟所常被欣賞的，可惜都是不懂欣賞它的樵夫與牧豎們。偶然有時會來幾個中外好事的旅人，但漫長的一二千年它們都是丟棄在荒涼中。

走下茂陵車站，越過八里的麥田，一座尖椎形的古墓，最初呈現，村人告知是大將軍霍去病墓，知已近目的地，特趨步前進入西京籌委會所辦的茂陵小學中，墓在校內後園，與外界隔有短牆，乃張溥泉先生為保護霍墓石刻而特為設製的，墓四面均環植扁柏，綠蔭幽靜，墓前有一巨大石碑，上刻：「漢驃騎將軍大司馬冠軍侯霍公去病墓」數字，碑下並有石階數級，階旁遍生野茶，墓頂有小廟一座有徑可登不過係後人附築，無甚可觀，墓上滿生花草，芳香美麗，使墓的全體構成一座有色彩的金字塔。

霍去病是歷史上一個最勇敢最年輕的將軍，六出邊塞，遠征匈奴，震撼了屢為邊患的西域各地。其武功的影響，使今日尚受惠賜。當他最初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驃姚校尉時，才不過十八歲，死時才不過廿四歲，六年中竟成千古不朽，在歷史上很難找到匹敵的人，他之所以能夠成功，可以參考漢書上關於他的記載：

「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驃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斬獲極衆，斬單于大父捕其季父，因封以二千五百戶，名冠軍侯。元狩二年春為驃騎將軍，率戎士隃烏盭（山名），討遬濮；（匈奴部落）涉狐奴，（水名）歷五王國，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短兵鏖皋蘭山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斬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減匈奴兵十之七，全甲而歸，益封二千二百戶。其年夏又與張騫李廣同擊匈奴，廣為左賢王戰不勝，騫坐行留廢為庶人而去，病出北地深入至祁連山，涉鈞耆濟居延，至小月氏，得單桓酋涂二單于，獲五王並閼氏，斬獲降服[illegible]數益封五千四百戶。去病所將常選故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未嘗困絕，殆有天幸。元狩四年春，青與去病率李廣公孫賀趙食其等，青出定襄，病出代郡，青以兵車自環為營，縱五千騎當匈奴，匈奴萬騎，日已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見，青縱左右翼繞匈奴，單于敗奔，青輕騎夜追，天將明行已二百餘里，斬

廣萬餘，得匈奴積粟勞軍，青與匈奴戰時，廣與食其失道，青責之，廣自殺，食其廢爲庶人。去病輕輜重，獲單于近臣章渠，誅北車耆王，度離侯山，濟弓盧水，獲王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獲奴七萬餘，深入極遠，而糧不絕，益封五千八百戶，並侯其從將，置大司馬位，使青與去病並大司馬。」

在這記載中，我們可想見青年驍勇的大漢軍人霍去病在邊塞外沙漠中，是怎樣活潑的馳騁着。六年間的汗馬功勞，這一位不平凡的英雄，在中國史上，爲漢代，爲漢族，寫下了燦爛的一頁。

但是他並不驕傲，更不以他新貴的身份自滿，平日沉默少言，對於國家懷着極深的忠忱與愛戀，漢書上曾載：

「上爲治第，令見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這樣超人的言語與見解在今天還響亮在民族復興的呼聲中，作爲志士們奮發慷慨的銘語。

他不幸夭逝於元狩六年，漢武帝悲痛之至，特盛飾其葬儀，以去病生前降服之各國將士，各作全副戎裝，排列兩邊，由長安城一直排到茂陵，當他遺體通過這八十里時，全體舉戟致敬，葬於茂陵後，爲紀念他的勳功特起墳冢於塞外祁連山，並且以巨石彫刻置於墓前二邊以示威武，於是這年輕的將軍，從那時起便安息在這裏了。

二千年來，這金字塔式的墳墓和墓前的石刻都還倖存無恙，實在很難得，石刻被逕稱爲「茂陵石刻」，是漢代遺到今日具體彫刻藝術品的惟一存在者，自從被法國遊人驚歎其價值後，漸漸也被國人注意起來，我們來此最大的目的，也即爲此。

石刻共有九尊，分列二個室中，最初它們當然都在霍墓碑前，經過悠久的歲月後，各各遇到不同的命運，有的淹入溝壑，有的埋入土中，無人過問，歷不知若干年月，直到民國十六年，才由西京籌委會將其次第掘出，蓋二間馬廐式的磚屋，將牠們排列在內，不僅可供觀覽與研究，更可免去人爲及自然的侵蝕毀壞，現在我就依他們的編號逐一來加以介紹。東面磚室中有石刻四：一爲「立馬」，原在入墓前半坡下，搬運來此，形體雖巨，並不見特別優異，但就石形彫刻而成。二爲「馬踏匈奴」，彫刻一馬立於一匈奴身上，匈奴刺髮亂鬚，獰惡可厭，手執弓箭，但被馬踏住欲掙不得，在下作掙扎，狀此石刻意義及藝術均不平凡，可算傑作。三爲「臥馬」，此馬體積巨大，較生馬猶壯，以藝術觀點而論，此馬當爲全體中之最優好者，馬身伏息於地，前足微屈，意態極其悠閑自然，作風渾厚樸實，技巧生動熟練，氣魄既雄偉，意趣復活潑，足稱寄寓漢代精神之代表作品。四爲「石虎」，體積與眞虎相似，結構亦渾厚可愛，背上花紋，今尚流利明顯，尾反捲身上，既有力又有趣，也是罕見的珍物。西面磚房內有石刻五：一爲「石鼠」是全體中體積最小的製作，彫刻平平無可取。二爲「熊抱猪」，刻一熊仰臥地上，抱一野猪而噬，表現尚有力量。三爲「石牛」，體積在全體中爲最大，製作也頗佳好，牛伏地上，大鼻大眼，極爲有趣。四爲「龍啖蛙」，此物不知何意，我從來不知道龍會吃蛙，但刻作頗好，龍首獰猛有力。五爲「石猴」，製作欠佳，無足取。此外據傳說尚有一猪一羊，皆因成爲精怪，出外盜食，至今未歸，但語可笑，但當日究竟是否只此數，實難以說明。現就此完存的九尊石刻而言，終不失爲我國已不多

五三一一四〇

有之寶物，尤以躍馬，馬踏匈奴，石虎等雕作之洗練遒勁，遠非今人所能及，且時間悠久，爲國內雕刻之最早者，已經過二千年之風霜，尚完存於吾人目前，容吾人親手撫其項背，實屬難得可貴。漢代藝術的特點是大雅、渾樸、遒勁、活潑。在石闕、石碑、繪畫、文賦上，同皆獨具風格，而在這巨大花崗石的雕刻上，更象徵了這四種特徵，法人曾欲購去，終以體積過巨不果，今得安存於霍將軍墓前，在石刻本身是大幸，在我們今日能盡情欣賞的人們更是大幸。

離霍墓不遠，但在陵牆之外，又有一方長形高塚，巨若小丘，據人告知是大將軍衛青墓。青是霍去病的舅舅，本姓鄭，其父與武帝姊陽信公主家的衛媼相好而生青，衛媼原有女名子夫，得寵於武帝，因爲後來有名的衛皇后，青因冒姓衛氏，幼時曾隨其父返家，備遭嫡母虐待，使與牧羊。建元二年，子夫入宮得寵，青亦開得爲建章監侍，又遷爲大中大夫，元光六年得拜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入上谷，至龍城，斬獲有勝，賜爵內侯。元朔元年又出雁門，斬虜數千，次年又出雲中，度高闕至隴西，虜數千，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長平侯。又西走河南地，案榆谿舊塞絕梓嶺梁北河，討蒲泥王，破符離五，斬三千餘，獲牛馬羊百餘萬。五年春又出高闕，破匈奴右賢王，得裨王十餘人，眾男女五千餘人，畜數無算，引兵還至五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爲大將軍，益封青幼子三人皆爲侯，部將亦皆爲侯，其盛其貴，是漢武帝時不多見的人，人多以爲他顯榮係因外戚之故，其實他是和去病一樣的由自己汗馬功勞得來，他不惜求阿寵后之故，如其他外戚的干預國事，倚寵作威，而竟能七出塞北，立功邊域，使國家安泰興隆，實爲難得，尤其他爲人公守法，更爲軍人楷模，漢書衛青傳記有：

「凡青七出擊匈奴，蘇建嘗說青曰：『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由上可見他的品格的磊落，是一個有軍人道德的將軍，他的夫人便是他當日主人的平陽公主，公主也合葬在這長方高塚中。

出校門，門側郊野中一墓孤立，較低也較陋，墓前無碑，人道是卜式墓，不知確否，若真是的，那我們在今日的國勢下，在他墓前，想起了他輸財的口號，不由得不慚愧了。

漫步向西，夕陽淡照在原野上，一座巍峨莊嚴的巨墓，綴飾着紫色的薔薇花，這是一座漢代最大的墓，裏面埋的，也是一個不平凡的人，座墓環繞的高大石碑上寫着：「漢孝武帝茂陵」。

我們用二百多步環走了墓牆一周，選了一條數尺的路徑登上茂陵的頂端，陵頂方平如一小廣場，四望原野，景色極爲壯麗，大地如一圖畫，由陵頂及天邊盡是縱橫的麥田，深綠綠色中，夾有整齊的車路，色彩鮮豔，呼人以沉默方正之感，天末則爲遠山，淺入雲際，呈現淡淡的紫色，除此之外即爲白藍色的天空，這然懸在一切之上，在遠山與麥田之間，更有一條金色的帶，縈于綠紫二色中，閃爍發光，那便是秦之大川渭河，我們自身則包圍在這幾圈環的正中，陵高日暮，寒風習習，衣袂在野花上翩翩飛舞。

漢武帝因讓封膠東王，七歲立爲太子，在位五十四年，

文治武功僞邊兩代，尤其是武功方面，南平閩越南越，東北幷朝鮮，西南平氐羌，西通西域，北伐匈奴，經他數十年雄才大略的經營，在日耳曼族還開始在歷史上出面，羅馬帝國尚在茫茫於組織時，他便使中國成爲了一個燦爛的國度，向世界射出東方雍盛的旭光。

他正式的皇后有二人，先是長公主的女兒，金屋藏嬌出典中的陳阿嬌，後來的便是衛青的姐姐霍去病的小姨之歌女衛子夫，太子據爲衛皇后所生，枉死於巫蠱之禍，傳位於幼子昭帝。

他本人文學的修養似乎不深，但新樂府爲他所創立，並且他流傳下很多的「歌」，爲元狩元年行幸雍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得寶鼎，天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封二年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六月甘泉宮內產靈芝，作「芝房之歌」；元封五年南巡至盛唐，祀虞舜于九嶷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馬血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四年祠神人于交門宮，作「交門之歌」：當日有李延年等協和音律，司馬相如等修作辭賦，宮庭中文學音樂的空氣一定很濃，他能留下這多的歌，當然是很可能的。

好大喜功，是一般歷史家對他的定評，他得承文景二世的生聚休息，又有衛霍等名將的忠勇効命，財力人力各方面的豐足，使這位野心不凡的皇帝自然走上他這路途，不過他好大喜功的結果，是開拓了廣大的疆土，奠定了中國今日的版圖，實在是民族國家至大的功臣，可惜晚年迷信神仙，因太子巫蠱之獄，而淒涼的下輪台罪己之詔，在衰頹的餘年中，結束了威武隆盛的一生。

至於墓內，據各方記載都是記其非常豪侈的，漢書貢禹傳；「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舊唐書虞世南傳：「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奔侈過度也，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西京雜記：「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各記載中雖未詳言陵中究藏何物，而賠葬豪富，爲不可掩之事實，除秦始皇陵外，茂陵要算最奢侈的一堆黃土了，不僅內部，即其整個構成此巨大體積的泥沙，據說也不是平常的土，乃是以八千輛大牛車淘運渭河河底的淨砂所築成，其工程之鉅，實可驚人，但此巨陵由他即位年修起積至十餘年的增飾，結實，富麗，偉大，當然是無疑的。由陵頂直至舊日陵之四門遺跡，一整片盡是有花紋的瓦礫，堆得很深，從這些破碎中，可以窺見當日茂陵整個規模的宏大，及建飾的富麗，現在陵的外表，仍然修整端好，看不出一點被掘的痕迹，只是在蔓草及野花的掩護下，有許多兔洞而已。

離茂陵西北約半里處，有一與茂陵完全同形式的漢墓，不過高度與其闊都要小於茂陵三分之一，那就是武帝寵妃李夫人的英陵，李夫人是李延年的妹妹，善於歌舞，由李延年

五三—一四二

以「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一詩介紹入宮，極蒙寵幸，是武帝晚年的深宮中第一個紅人，先武帝而歿，武帝悲悼，特以皇后禮將他葬于茂陵之旁，並名其墓爲英陵，以示寵異。武帝一生寵幸過多少后妃，只有李夫人一人得於千載下永遠依傍着他，比起武帝不得善終的皇后，固已爲幸，比起楊玉環來，更爲可愛了，所以玉士楨題馬嵬坡太眞墓有句爲：「巴山夜雨却歸秦，金粟堆邊草不春，一種傾城好顏色，茂陵終傍李夫人」，是李夫人可以含笑自傲了。據村人說：「每當新月初上時即有一縷白煙，嫋嫋的由英陵中穿出，直繞茂陵而沒」，這綺豔的神話，不像村農們會憑白編出，不管那白烟是自然界的大氣，還是那古代美人的靈魂，在荒郊漫野的古墓羣中，這美麗的神話，眞是非常令人神往的。

由茂陵向東約二里，有霍光墓，光爲去病的異母弟，由去病導引入宮爲侍郎，後漸以才能見重，官至大司馬大將軍，宿衛武帝三十餘年，輔昭帝十餘年，又選立宣帝，爲漢家三代重臣，漢書載：「遭大難，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如蕭何」，他歿於宣帝地節二年，不料在他死後不久，以族黨權重驕橫而遭夷族之慘禍，是當這黃土尚未全乾時，他的子孫就歸向滅地了，有人說宣帝太負義，太殘忍，但霍家子弟的驕縱，也是遭禍之由，霍光盡心爲皇室，而不善訓理其家，至於滅族，而且速在骨肉未寒之時，地下有知，自是痛切，這座墓除葬人時，其子孫來過後，不久就禍起，從此永遠便再無掃祭之人，而孤立於此達二千年。

再東五里，便是平帝康陵，以過晚未及前去，由霍光墓返到茂陵麓下，新月已上，微光中，這些漢墓羣都更顯得幽靜沉默，我們分散在各墓各處，互相不通音影，讓野花所放肆的芳香浸襲着我們的神智，使我們懷於這種嚴肅而隨之緘默。

在這咫尺方圍中，有英武的帝王，有忠勇的大將，有能幹的重臣，也有傾國的美人，他們都安靜的躺在這裏，一生的功罪，都交給了歷史，一生的悲歡都還給了時間，只各在安息的黃土內，悄悄的變爲同樣的白骨，縱然胡笳再動，鼙鼓再鳴，他們也都永遠再不理會，只讓野兎與野花，常常用跳躍和芳香來侵擾這一座那一座的黃土，組成一片如此幽森，如此溫馨，如此令人難忘的茂陵之夜！

請以旅行雜誌介紹給你的親友們！

成都散記

黃裳

關於成都，我最初的記憶是從幾位唐朝詩人的詩句裏得來的。杜甫晚年曾經在這里流寓過一個不短的時期。他住在嚴武的幕中。等到嚴武一死，他就只好再流落到別處，不久就客死在耒陽。在這位大偉人的晚年的作品中使我想不到什麼光與色，除了那一種沉重地壓在人心上的寂寞的氣氛。

再次就是那一位中國的堂璜（Don Twan），晚唐的詩人李商隱，也在詩歌里贊頌了成都。出現在他的詩里的是爽漂，當壚的廚娘，和妓女。這使我想起他生活着的時代，中原是在大亂之後，然而在「蜀」這一隅卻還是一個昇平的世界」。當時的人們所尋求的，除了鮮豔的肉和芳醇的酒以外，似乎就再沒有什麼了。「美酒成都堪送老」，他是預備在酒精的麻醉中過了這一生的。

當我所搭的載重汽車從驛馬橋駛進成都市以後，已經是晚上八九點鐘了。先是遠遠的就已經望見了籠罩在煙霧里的迷離的城市。在經過了兩三小時的夜裏行駛以後，心裏是早就盼望着早早趕到了的。我站在卡車的前面，迎着早春的夜風，望着愈駛愈近的佈滿了華燈的街道，心里微微的感到了一些溫暖，覺得是走進晚唐詩人的詩句裏來了。

在車上時就已經受到了兩位住在成都的商人的善意的警告，說成都的旅館常常沒有空房間的，担心着會不露宿的危險，所以車一停就跳上了黃包車。看那黃包車夫的舉動很悠閑得很，不過才兩個轉灣，就已經到了預先打聽了來的那一家旅館的門口，在最熱鬧的春熙路上。

我總算被接待到一間緊靠着街的樓上的房間里。這旅館的佈置和北平的舊式旅館差不多，走進門是一個狹狹長長的過道，里邊是一個大的天井，四周圍繞着客房。我的房間在里邊的第二進裏，天井裏種了兩顆大芭蕉，當我走出我的房間憑倚在欄杆邊上的時候，正好看着它的大而綠的葉子。在房間安放了行李，洗了臉，我就又走到街上來了。正在旅館對面是一家茶樓，窗子開着，里邊坐滿了茶客，響着急促的絃管的聲音。我看他們一面品茗一面聽歌的姿態真是悠閑得很，然而我卻不想走上樓去。因為我不願再看到那些歌女的姿態。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已經厭惡了這個。記得八九歲時隨了大人到北方特有的「茶樓」裏去，看見臺前拉了一條繩子，一個個盛裝的女人，側了身子，一隻手扶了那根繩子，在努力的賊出不自知的腔調來，兩眼總是瞟着兩邊樓上的什麼地方。這種姿態很使我不高興，從此就不再走進那種茶樓裏邊去。成都的清唱不知道是怎樣一種情形，中國究竟是一個廣大的國家，雖然地方隔了那麼遠，我想總會有類似的情形。倒還不知道我在街上聽着總[illegible]弦管，想像着這些風雅的人們在過着「[illegible]」，「[illegible]

種生活的好罷。

街上的人還是那麼多，可是商店都已經在上門板了。燈光漸漸的隱了下去，後來只剩下一個賣甜食的擔子的油燈還在閃爍。那是一個老人，稀疏的白髮，乾淨的青布棉襖，勤快的煮着那些甜甜的「吃的」。左面的擔子上一排排着十九個碗，裏邊泡着蓮米，西米，青梅，銀耳……他的兩隻手熟練的從裏面舀出蓮米來，倒在左邊的一個小銅鍋子裏去。放好了水，蓋上蓋子，一個垂了雙髻的女孩子替他抽着風箱。一會兒，他又開鍋子，加兩勺糖，再蓋上，添兩塊枯枝，湯就開了。倒在小瓷碗裏，加上一枚有着長長的柄的小銅調羹。我坐在暗暗的燈光裏吃了一碗，默想着過去在那兒看過的一張宋人畫頁，「貨郎圖」。那小東兒的裝置就十分像眼前這一付，多麼齊全地安置着那些小巧可也是必要的材料。這個老人和他的小孫女——應當是罷——是多麼平安多麼和協的操作着。

我慢慢地吃完了蓮子湯，胃裏充滿了溫暖，慢慢地走回去。回頭看着，小擔子的燈火還在寒風裏搖曳，這時街上的人更少了。我想該不會更有什麼主顧了罷？

由於疲倦，回來後就上床睡了。

夜裏十一點多鐘，忽然為一種歌聲驚醒。這是一個女人的歌聲，另由一男人用胡琴和着。歌聲非常清越淒涼。從直覺裏覺得該是「鳳陽歌」之類，是流浪人的歌聲。胡琴的調子單調地重復着，女的自己還拍了板，更增加了音節上的淒切。我努力想聽出她的詞句來，可是終於聽不出。

這一時在枕上想到了很多事情。也都是在旅途裏的事情。

我記起了一個月前過的那些無聊日子，那時我看過的那一齣戲，和在戲裏扮作護士的一個女孩子，她那搖搖的身段，雪白的素服，小小的加了滾邊的白帽子，和那帽簷下面的甜甜的眉眼。

當時她給了我一種悲哀的感覺。路上我時時想起這影子，在南京朱雀路的晚上曾經想起來過，現在就又想起來了。這幾乎已經成為一種象徵，從我每逢感到憂鬱寂寞時就要歸結於「悲哀」。這使我看人間的風景時失去了顏色，我想我們真不該有那麼「一面之緣」。

我在成都的第二個早晨是一個難得的晴天，有着淡黃色日光的晴天。很早我就已經醒來了。除了口袋裏只剩下僅夠吃一頓簡單的早點的錢，我不得不去到一個學校裏去找一個舊日的朋友，有沒有把握可也完全不能一定。那學校在成都的西南角上，學生則全部住在文廟裏邊。當我踏進那朱紅漆的大門以後正巧遇見了T，我們已經有六年沒有見面了，然而一見却還能認得。從我們的衣服上看來，他似乎比我還窮，可是他究竟招待了我這個遠道的朋友吃了一頓早點，用掉了他才拿到的一點薪資，這筆錢他還要用來維持一個月的。

得了T的引導，我在一個外國牧師那裏拿到了一筆「旅費」，這點錢用來買車票到重慶是不夠的，我還得等候了隨後來的朋友，自己先用這筆錢來看看這個城市了。

在一個下着小雨的下午，我踱進了武侯祠。

在紅漆剝落的廟門上掛着暫停公開遊覽的揭示，因為這裏駐了軍隊的。這使我想起了在百花潭的門口徘徊着

，終於不得進去；同時想瞻仰一下唐代大詩人杜甫的草堂的想望也失望了。這一種遊山玩水的興緻，現在似乎已經沒有那麼濃厚了。可是當時却的確是因爲得以踏進這個古柏參天的院子而欣喜着的。

這些蒼翠槎枒的樹木，在杜甫的詩裏就已經出現過的了。是不是天寶以來的遺物呢，這我無從知道，然而它們的確給這所廟宇增添了陰森的古味。古柏邊，散佈着一些賣麵食的蘆棚，雨後零落的樣子蕭條得很。有兩座唐碑在碑亭裏，這恐怕是文獻足徵的最古的遺物了罷？

再進去是漢昭烈帝的正殿。兩廡裏塑着蜀漢的文武官僚。大概是很近的塑物，也實在不大高明。我看那大概是以三國演義爲藍本的。五虎將的神態[illegible]完全一樣，除了黃忠特有的白鬍子以外，如果沒有刻了名位尊爵的牌子，我幾乎分別不出他們的名字。

昭烈帝的塑像在正殿裏，左右有關張陪祀着。在角隅裏還有着北地王劉諶的塑像。可是怎麼也找不到那位樂不思蜀的阿斗。祀其子而祧其父，這在中國的舊禮教上講起來，似乎是說不過去的事，然而在這裏也就可以看出一點人心取捨的標準來，「三國志」引「漢晉春秋」曰：

「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

這在民間戲曲裏卽是有名的「哭祖廟」。這裏的祖廟不知是不是現在的武侯祠，因爲廟門本來是還題着「漢昭烈祠」的。

最後一進是武侯的享殿。武侯的塑像全作道家裝。這應該是三國演義的功勞，把諸葛亮在民衆的眼裏提高到神的地位，與呂洞賓成了一流人物。其實他本來是一位儒家，從隱逸的地位走了出來想幫了蜀漢做一些事。雖然「羽扇綸巾」，宋朝的蘇軾就已經這麼說過；後來魏晉人的服飾風度，我想也應當從他那裏受到相當的影響。

這裏也照例有着「靈籤」，由道士管理着。我也求了一根，花了一塊錢從旁邊買到一張批詞。現在已經忘了上邊所說的語句，不過只記得裏邊說的是吉祥的話而已。

從武侯的享殿走出來，到隔壁昭烈帝衣冠塚去，要經過一個水閣的小院，那裏也有賣茶賣酒的。小院後面有一段短短的彎曲的圍牆，牆後面全是碗口粗細的大竹子。地方非常幽靜，使人想像着古時的隱士，芒鞋竹杖，在這樣的院落裏徘徊。

在如霧的細雨中我走出了「丞相祠堂」。

我坐了黃包車在凹凸不平的路上走着。經過了有名的「萬里橋」。三國時費褘使吳，對送行的人說：「萬里之行，始於此矣。」從此就開始了他的窮年累月的長途。那塊萬里橋的石碣，上面貼滿了紅紅綠綠的什麼堂之類的廣告紙。那有名的錦江，也祇剩下了淺淺的伏流，水的顏色也變黑了，可以和南京的秦淮比美了。

小時候看由「警世通言」改編過來的「今古奇觀」，深深的沉醉到那美麗的故事裏去。在「女秀才移花接木」那一章的序幕裏，知道了薛濤的故事，和她那有名的「五色氣

五三—一四六

。我曾經走過了祠堂街，玉帶橋和其餘有名的幾條文化街，想在南紙店裏買些箋紙，而帶回來的却只是失望。他們所有的只是一些刻着粗造的人物山水畫的信紙和已經成了寶貝的洋紙的美麗箋之類，這和北平的本紙店裏可複刻的「十竹齋箋譜」一比，就不禁使人歎着風流的歇絕了。

一切舊的漸漸的毀滅下去，新的堅實的工業文化還沒有影子，成都却日漸染上了濃厚的淺薄的商業色彩，成爲洋貨的集散地，和一些有錢和有閑者消費的場所。在這裏，我對那還多少保持了古代寫文化的成都的生活方式，和其他的一切深深的有着依戀的心情的。

我去望江樓的那一天，也是一個陰晦的日子。

像江南所有的花園一樣，一進門就是夾道的翠竹，和鋪了石子的小徑。只轉了一個灣就可以看到那塊題着「薛濤井」的石碣了。這塊碑雖然不過是漢朝的東西，那井還應當是唐代的遺址罷？

這園子裏全部的建築都是同光時代的遺物。崇麗閣的閣門是鎖着的。那高大古老的建築裏鎖了一樓陰黯。我試着去推一下那上了鎖的樓門，它發出了奇怪的聲音來，從雕着精細花紋的木格子裏看去，那一層層的木製樓梯上，鋪滿了灰塵。蝙蝠和燕子在這裏找到了它們最好的巢居。

我在「吟詩樓」上坐下來休息。樓前面是一株只剩下了枯像的衰柳，錦江裏的水淺得幾乎已經可以見底了，對面是一片黑色的房子，使人感到了非常的壓迫。

在洞廊的另一面有着薛濤的石刻小像，上面敍述着她一生的事蹟。這使我記起了那頗爲浪漫的故事。那是說在她很小的時候，她的父親出了「梧桐」的詩題，她就作了「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的句子。根據了這個她的父親就斷定了她未來的飄零的身世。這故事雖然浪漫，然而那真實性也就非常可疑了。這無疑的是傳統的試帖詩的表現法。如果是出諸名公鉅卿之口，就該說梧桐是棟梁之材一類的話了。

在這樣的地方，照例是要有數不清的對聯和題額的。也照例都是一些賦得名手的傑作。不過這裏邊也還有可愛的對聯。現在我還可以清楚地記來的是胡憲的一聯：

「獨坐黃昏誰是伴
怎教紅粉不成灰」

我徘徊在這充滿了陰黯的園亭中，深深地感到了美人遲暮的哀憐。

最後他們究竟來了。當一天我在街上回來以後，打開我的房間的門，在鋪滿了可愛的金黃色的日光的桌子上，我看見了他們給我的便條。

我已經決定要在後天離開成都了。我們就計劃着怎樣消磨這最後的一天。我們到新西門外邊騎小川馬到草堂寺去。川馬小得和驢差不多，騎在上面顯得很不舒服。每一匹馬有一個馬夫牽着，他很愛惜他的馬，不肯使牠馳。我們騎在馬背上，得得地踏上了石橋，覽着充滿了古風的兩旁的店鋪和風物，頗有點賈上人在驢背上的境界了。

經過了百花潭，青羊宮，我們走上了一條田壠間的便道，馬夫開始讓他的小跑馬着，這時我回憶起在歸綏騎蒙古馬到昭君臺去的事，覺得可笑，而同時也頗有逍遙之感，這實在已經是六年前的舊事了。

草堂寺埋在一叢荒竹裏，那有着飛簷的亭閣，已經剝落得不成樣子，使人想起水滸傳裏敍述魯智深走進瓦官寺裏去的情景。這裏就連那討粟米粥吃的老和尙也找不到。埋在荒草裏的墓塔的碑石上生滿了綠色的苔痕，石壁上的浮雕也都蓋滿了泥污，我們終究離開了這無人的古寺，又騎在那小川馬的背上去了。

下午我們去過了一種完全異樣的生活，坐在一家據「指南」裏說是正宗的川戲的劇院里。當我走進這木造的大廳以後，很快的使我恢復了十幾年前在北京聽戲時的印象，雖然這印象已經是那麼淡，淡，幾乎已經沒有了些微的痕迹。不過當我一坐上那窄得像一條木棍似的凳子上，堂倌隨即送過一壺茶，而且把包茶葉的紙繫在茶壺蓋上以後，我內深深的埋藏着的記憶，又忽然活動起來。好像又已經坐在那已經有了幾十百年歷史的戲樓里，望着那曾經歌舞過多少名優，演出過各色戲曲，徽腔皮簧的舞台出神了。

這舞台還保持着它古昔的風味，在電燈旁邊還驕傲地排着兩盞煤氣燈，它們發出的光也的確要比淡黃色的電燈要亮得多。

關於川戲，我的知識是很淺薄的。它似乎與皮簧不無關係，因爲有許多調子的名稱是一樣的。關於它的流變，考查起來，應當是頗有趣味的。不過現在我僅是以一個「素人」的資格，報道一種新的聲光色的印象而已。

每一齣川戲差不多都有一個頗美麗的名字。很像花曲裏的折名。其中有一齣是述說妲己和文王的兒子伯邑考的故事的。那女主角利用了繁複的動作刻劃她的心理的變化，有不少美麗的身段。這實在是一種發展得很完整的歌劇。

最後的一齣戲是宋末的崖山之役，陸秀夫背了幼帝赴海的故事。這齣戲裏有不少戰爭的場面，更在不少描寫民衆流離的地方。在這裏充份地表現着川戲在音樂上的特色，主角唱過一句以後，就有和音起於舞台的四周。更夾雜着一種叫做「海螺」的管樂聲，激越，悲涼，流亡的民衆的無告的神色，被無情地如實地寫出了。

四川是從古以來就常有戰亂發生的地方，這悲苦的經驗被寫進戲劇裏，音樂裏，如此深刻，如此廣泛的活在每一個蜀人的歌音裏，成爲一種悲哀的調子。這使我聯想起那啼血的子規，和江上的櫓聲，船夫的歌聲，覺得這些似乎是發自同一的源泉，同一的悲哀的源泉。

第二天我就離開了這個城市，丁送我到車站去。那是一個叫做「牛市口」的地方。這一次是客車了，我被安置在車子中間的座位上，沒有左右前後動轉的自由，可是在駛過還濕的蜀道時，却必然地會有與車蓬接觸的機緣。然而我究竟安心多了。車窗外雖然又是陰沉沉的天色，却不必憂愁車頂篷被雨打得透濕的那一種不愉快的經驗。

花谿一日間

陳伯吹

> 見故國之旗鼓；
> 感生平於疇日。
> ——丘遲

烽火幾乎燃燒到了貴陽，我懷念着花谿，拉開了心幕，湧出一年前的回憶。溫舊夢；温暖，美麗，依然像珍珠一般的鮮明。

經由圖雲關，到達貴陽。在城郊已望見了數十個烟囱；又看見了熱鬧的市街，富麗的店肆，以及熙來攘往的人們。雖然陰晦的天空，依舊暴露了「天無三日晴」的姿態；然而「地無三寸平，人無三分銀」的諺語的跡痕，似乎杳不可見了。

貴陽，已非舊時面目，曾經有人讚美她說：「地獄變成天堂」！其然？豈其然乎？所可惜的，只是高物價的天堂！

朋友很誠懇地向我說：「過貴陽而不上花谿，如入寶山而空手歸來」！

這是多麼誘人而且有力的勸告，於是我在候西南公路局的交通車的時間裏，在僅有的旅費中，支付了八個鐘點，兩百元法幣，給了花谿；這也許是最最吝嗇的一個遊客了。

天空有微雨，却又彷彿要射出陽光來，這是江南的一種養花天氣，是陰晴莫測的天色，所以在旅店門口躊躇了好久，這又是「不成大事」的書生的壞脾氣。侍役却在旁邊告訴我說：

「先生！貴州的天氣，在這早春的季節，老是這麼樣的；白天不大會下雨，可是一到黑夜，又得細雨綿綿了」。

我感謝他，也佩服他的善觀氣色，終於走出了門口。

在雨絲時飄時止，陽光欲露又掩的間歇裏，蹄聲得得，上坡下坡，我坐在簸動的馬車上，斷然上花谿去了。行行重行行，直等到走了兩個半鐘點以後，才遲遲地到了眼望欲穿的花谿。遊客們都說「這馬跑得不錯；車子還快的」。我想到「路遙知馬力」，一腔怨憤，也隨着馬的疲憊的噓氣聲中，忽然間消失了。恰好此時淡淡的陽光，透出雲層，把山野耀得微亮，精神不覺也就爽快起來。先在鎮上小飯店裏，吃了一頓簡單的飯，因為時候已近午刻了。然後大踏步地走向花谿，可是失望得很，那是一塊多麼平凡的地方，像普通的鄉村一模一樣。

不過，如果你嚼過橄欖的，你就得愛牠那麼樣的滋味；她給與你的味道，也正是如此，當你在「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失望裏，會愈走愈高興，愈看愈愜意，直等到你走完了，遊完了，還依戀地不忍和她分手。

百分之百的，老實說來，花谿的確沒有什麼特殊難忘的景色，或者驚心動人的地方。她的美：只是在山，水，樹木，花草，甚至於村舍和田野的均勻和配合，遂在藝術的美感律上，所謂「多樣的統一」。她是一盤諧和的彩色，她是一幅勻稱的圖案，她是一個儀態嫻麗的少女，只淡妝，不濃抹！

我打從一條寬闊的田塍上走去，爬登蛇山亭。在亭裏眺望到的是廣大的地野，綠油油的一大片。下了山，繞過尙武俱樂部，再登觀瀑亭，近看潺潺亂竄的瀑水，遠眺黑壓壓一堆的碧雲窩，以及整齊的仲家的房屋，那全是苗人的老家，令人湧起一股懷古的幽情。略低的柏亭，在另一座小山上和牠遙遙相對，四周衛護着翠柏。旗亭在牠的脚下，國旗正飄揚在翠柏與紅梅之上，從悠閒中揚起一股莊嚴來。防校亭在牠的側面，放鶴亭在牠的後面，壩上橋在牠的前面。又慢步下了山。在綠水白浪之上，慢慢地踱過壩上橋，沿谿走着，右轉再登中正堂。在這裏，可以鳥瞰全個花谿，景物歷歷可數；遠田野裏耕田的農人，山前下鑿石開道的勞工，傴僂徐行的賤夫，都成爲點綴花谿景色的分子。花谿的美妙，即在於此，她與大自然打成了一片。至少在我個人的感覺上以爲如此。徘徊了許久，盡遊的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上去飽餐景色，幾乎不想拾級而下了。既然走了下來，彳亍地走着，走過麟山，這是沿花谿旁最高的一座山，從歷亂的叢林的隙縫中，可以辨認出上面有一座躍躍欲飛的飛雲閣來。可惜石滑泥濕，要用最大的努力才能爬得上去，怕的是登了上去，恣意四望，不肯下來，在再思三思之下，只得割愛。癡立在下面、抬頭凝望了好一會兒，彷彿自己已經躋登了上去，效法阿Q的精神勝利，祇求自鑑勿笑。再沿着花谿曲曲走回去，淙淙的水聲，一直在後邊歡送着。

一路走，一路低着頭，默然地思量：

山岡，田野，谿水，划子，叢林，草坪，花圃，曲橋，農場，村舍，亭閣，沙洲，石磯，假山，魚塘，這一些，裝點了花谿的靜的美。

風聲，鳥聲，笑語聲溶化在淙淙的潺聲，潺潺的水流聲中，配合上日麗山青，水綠，田碧，松蒼，柏翠，橋欄紅，浪花白，以及花香，蠶豆香，就只有這一些，交織成花谿的聲色之美。

「真正的平凡，也就是不平凡」！我自語着，不覺已經踱出了一座爛熳的牌樓，那是算出了花谿了。

在驅向歸路的馬車裏，隨着頓鞭而行動，思潮一起一落，那些花谿的景色，不絕地在我眼底裏翻映。我想，如果我在天朗氣清，風和日暖的暮春佳日，來盡情地鑑賞花谿，豈不更好嗎？於是我埋怨我自己來得太早了。

當馬車駛入貴陽市的界石時，天空又飄起雨絲來，愈近貴陽，天色愈陰晦起來。我却又慶幸着能夠安然來往於花谿的一個晴日間，縱然馬車來回坐去了六個鐘頭。也不能不說是幸運了。何況如今還是戰時時期呢！

烽火幾乎燃燒到了貴陽，我懷念着花谿，閉上了心幕，珍藏着這鮮明的回憶，不讓她給心裏的風雨侵蝕。更默禱貴陽無恙，爲前方却敵的將士祝福。

五三一一五〇

雙橋清音

——峨眉天下秀之二——

黃大受

風和日麗好探春，巍峨山峯夾溪行；森[illegible]綠[illegible]不[illegible]盡，[illegible]花曲曲路聞泉聲；銀[illegible]飛[illegible]綠[illegible]，[illegible]吱[illegible][illegible]好[illegible]音，忽然金鼓[illegible]開戰，[illegible]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狂嘯[illegible]欲撼山岳，疾呼飛[illegible]走雷霆；聽至珠玉[illegible]盤時，嬝嬝清音[illegible]底[illegible]，鳴聲幽咽不得轉，一聲裂帛使人驚，似彈江州琵琶調，如聞漢代文姬琴；舉目白雲飄渺渺，還欄綠樹陰沉沉，我今至此[illegible][illegible]靜，渾如太上忘世情。

——作者春日游清音閣詩

游峨眉山的人，絕沒有不讚美清音閣的，歷來到峨眉十景的人，也不會把清音閣遺漏的，因為清音閣給予游人的印象，是若何的深刻，何況你還有機會可以在清音閣，或者在中心石旁的房子裏住一晚，來傾聽這美妙的聲音呢！

清音閣接近山麓地帶，拔海不過七百多公尺；離峨眉縣城卅里，離山麓的報國寺不過十五里，從早晨在城裏動身，一天足夠往來回的。

清音閣，看風水的人說，還是峨眉山結穴的地方，這裏風景是特別的清幽，有兩條路可以上山，一條是大路，從左邊上坡到萬年寺經華嚴頂到遇仙寺和小路匯合；一條是小路，從右邊下坡，經黑龍谿，過拱橋坪，洗老澗，上遇仙寺和大路匯合；下山也有兩路；大路是從清音閣右面經中峯寺大峨寺過伏虎寺到報國寺，小路從正前方沿峽溪過龍門洞，而到報國寺。上山的路，是大路平坦而好走，小路險峻而多奇景；下山是大路遠而多廟宇，來回的路，最好不要相同。偏西還有一條路，約卅里可以通到黑水寺，黑水寺是很少有人去游玩，出產峨茶很多。

清音閣，在唐時便有名了：宋朝范成大游山後，名聲更振，以後游山的文士，加以文字的記載，便成為游山的勝地。

清音閣，是一個廟宇，有兩層，建在山麓，地勢很高，前面下了四道階梯，便到了雙飛橋；雙飛橋是石質的，年代很久了！跨在黑水和白水上，站在橋上，可以聽峽谷裏的水奔流的聲音，所謂「雙橋清音」的名音，便可以在橋上欣賞。因為水流在峽谷外面，都是在谷裏流着，流到清音閣旁邊，進入了石峽，河床突然收束起來。大量的水，要注到很小的峽谷裏，自然要發出奇異的聲音，加上年深日久，峽谷越流越深，聲音也就更加宏偉，似乎有些共鳴的作用。

名詩人邵潭秋先生，在他的「清音閣」詩裏；他對雙橋的聲音作過如左的描寫：「峽流山束急，匯此雙橋陰；滾碧一水鬧，鬥霆萬雷音；誰兮不在野，[illegible]鬱怒躍[illegible]；牛分不喧萃，化石頑至今；[illegible]此非情物，聽者勿[illegible]森！我聞坐[illegible]間，

玉溝碧且深，伏石名黿須，穴舟破釜鬻，過者必沉牛，答神畏見淩，今茲其脅歟？牛心任灸爆，虜騎塞崖谷，方舟阻江瀆，何時出巴蜀？尙路聽猿吟！萬玉擣欲碎，味此筑與琴，牛心豈識我，冥立露雙襟」！

誠然，在幽靜的環境裏，傾聽二水奔流聲音，令人頗有幻想的；何況兩水在匯合的地方，所發的聲音，更是激昂澎湃，像萬馬的奔騰；像刀鎗的亂鳴！那種狂濤怒潮的味兒，煞像是山來欲雨風滿樓，吹得滿山樹木呼呼作響，洶湧萬狀的情形，在幾百步以外，便可聽見這種雷鳴的聲音！

兩水匯合的地方，有一塊大石，極像一個牛心，叫牛心石，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這塊大石，被兩水幾千年來的朝夕播磨，雖不是光可鑑人，却也滑潤異常，兩水在左右環繞衝來衝去，四週非常的圓潤，頂上也成了錐形，無論是遠望近望，決不能說不像牛心！牛心石是尖向上，底朝下，是兩水合流的地方，所以清音閣和牛心石兩者，是分不開的，所以近人黃聯芝有清音閣詩云：「傑閣周遭衆籟鳴，此身恍已列仙瀛，牛心一石面天立，虹影雙橋鑑水淸」！

黑水和白水，在別人聽起來，總以為特別奇妙。其實，並不如想像中的黑白二色那樣，右邊的水，是從黑龍谿流來，比較平緩，峽谷很深，不容易看見日光，所以水的顏色黯淡，因此成為黑色，便叫黑水；左邊的水，是從山上奔流下來，比較湍急，而且峽谷裏也高低不平曲折異常，水從高衝下，處處發生浪花泡沫，由於反光的作用，自然變成白色了！只要你身臨其境，便可了解這種情景，不過在同一地位，竟然有兩樣不同的地勢和峽谷，產生兩種顏色的水，也就不能說是多見的事了。

牛心石旁邊，有一個惠民圖書館，創辦的人，是以為峨山勝地，盡是些廟宇僧伽，特地辦這個圖書館，來灌輸文化的意識，並且對于游山的文人雅士，也歡迎下榻；用意很善。圖書館的房屋是木做的瓦房，建築得小巧玲瓏，房外走廊，便可對着牛心石和兩水匯合的情形，在走廊的躺椅上，擡煙品茗，腦筋裏無絲毫的雜念存在，傾聽着萬馬奔騰的水聲，和山上的風聲濤聲；看看黑白二水的奔流環轉，匯合後直向前衝流，是何等的氣概，何等的壯觀！

仰天四望，綠樹叢叢，四周山谷，滿佈青林，林間美麗的小鳥，飛來飛去，清歌妙語，醉人心神，蔚藍色的天空，從綠色的山樹裏望去，是如何的自然，白雲從頂上飄過去，一會兒，遮沒了藍天，一會兒藍天又出現了！是何等的悠閒，是何等的瀟洒！

走出圖書館門外，有兩條路可以通到雙飛橋，每一條路，都經過一個小橋，這橋就分別跨在黑白二水上，在這兩個木橋上俯視黑白二水，因為地勢較低的緣故，比雙飛橋上看要清楚得多。

假如你能晚上在清音閣住一晚，你可特別地聽清黑白二水的吼聲，山間風吹樹木發出的濤聲，和僧寺傳來的磬聲，如一片清靜世界，使你感覺到莊嚴偉大有飄然之思！伍潭秋先生「五宿清音閣」有詩記云：「峨山講誦地，別之忽二月，此來續舊歡，更覺煙雨窟，閣勢似情觀；舊館依盟偏，階闢上春痕，幽芳吐巖穴，人事多弛張，山意自怡悅，雖然枝啾聲，近君名理絕；却上清音閣，溪流為宣豁，滿草碧人衣，

五三一一五二

山花紅解顏，處處鐘梵傳，妙香滿天闕，夜靜物我忘，狸奴同枕席，猶我如主人，不悟我爲客，有生如微塵，草樓寄識[illegible]！未知畢生中，向山幾投轄，活宿亦尋常，潤阿有安宅」一。所以住在這些地方，是可令人滌蕩心肺，清理思路的；因此每當夏季，不少人在這裏住上幾天，暫換得山林之樂的。清音閣在山腰裏，風景可以說是清幽；氣候在冷天不十分寒冷，而夏天很是涼爽，不過，雨天較多；白天下雨，尚然要擾亂人的遊興，然而晚上下雨，抑又能增加無限詩意！峽谷裏之在雷吼，再加上雨打樹林竹葉，節奏清晰可聞，配合起來，雖不如馬賽進行曲的狂歌怒舞：却也似華爾歌曲的熱情幽揚，邵潭秋先生在「雨中宿清音閣」一詩記云：「抱得清音閣，雙飛夢裏聞；不成向九老（洞名），終是狎瓢雲；世歸牛心畔（閣下溜流有牛心石），溪流馬首分，寺鐘沉未起，入谷在行軍。鄉媛響雜座，竹樹倚窗明；燈下雙龍門，入閣萬象清，庭空來鳥跡，蟆曙報猿鳴；余亦能吟詠，吟成坐五更」。眞是曲妙入微！

至于碰到晴朗天氣，紅日高照，因爲清音的地勢低窪，如處谷中，晴天更是可貴，照到樹上，覺得分外的柔和；樹中花草極多，只有晴天才可看到，一種幼小的雀子，紅嘴綠毛，好看得很。晴天出現更多。有時在山上住了二三天，天天在雲霧中過日子，下山到這裏，逢看天晴，身心都覺得清鬆活潑；愉快得多。偶而晚上能碰着一輪明月，高縣在長空一碧的天上，我們處身叢山叢林之中，仰首望月，只見月光射在地上，零零碎碎，陰陰寂寂，假如高歌水畔，有時引起四壁回聲，頗生奇異之感！

清音閣後面，有小路登山，大約五里路可到牛心寺，牛心寺廟小而清潔，游人除登大坪路過以外，很少游者，再前進十里，便可到大坪，大坪的情形，在「大坪午霽」一文裏再談罷！

奉懷樹棠樸園

陳孝威

道喪八紀隳，河洛不復圖；主者之迹熄，六藝有若無，五車雖云富，捆載售賈胡，況復歷萬刼」誰能守其餘？西蜀天府國，蘊藏蓋寰區，左思著三賦，无量推茲都，玉壘帶二江，勢可吞三吳。兵甲五百萬，復七誓不渝。中有一樸園，歸然樸一株，轆轆而秀發，繞屋自扶疏。借問主人誰？吾宗六丘居，上承畀世澤，下薛文運樞，藏山十萬卷，四大生坐隅。八表方同昏，燦此燃藜殊，石爛天難破，抗心追黃虞。枕啓於其間，盎然領色腴。孔壁魯[illegible]殘，秦灰濟[illegible]，運期[illegible]昌，祖[illegible]於途。願君勤搜秘，持此殿不渫。他日隆一匡，不勞嬌女扶。

雞足山遊記

喻智微

遊覽之益，足以增廣見聞，閱讀縑緗，中外古今，無不以浮淺相期許，謂讀萬卷書者，當行萬里路也。蓋足跡所至，小而一碑一寺，足發思古之幽情；大而一城一邑，可識社會之眞象；兼以勝地攬奇，名山挹秀，窮自然之奧妙。余性好遊覽，旅滇後，久仰雞足山之名，亟思一遊，乃於去冬隻身前往，住約旬餘，得窺雞山全貌，爰特執筆記之，以誌不忘。

作者附識

雞山爲滇省古代佛教聖地，位於大理縣東北，每年春，遠近□地人士，前往朝山者極衆。余此次取道賓川，向西北行，約七八十里，不一日，即抵雞足山麓，遙望之，其形宛如雞足，塔盤寺之圓腰塔，金頂寺之楞嚴塔，高聳雲霄，巍然獨立，其廟宇建築之宏偉壯麗，彷彿秦時之阿房宮，看去各寺相距甚遠，鱗次櫛比，大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之概，隱□現於森林中。既登山後，則見古木參天，竹林環繞，山風曉露，大風怒號，震動山谷，使人爲之戰慄不已。山上有一雕刻壯麗精緻之木坊，上題有「雲路初登」「西來第一山」的石刻匾額，一巉岩石峭壁上，面刻有「南無阿彌陀佛」。循此蜿蜒□山道前行，即有一寺出現於眼前，進內詢之僧人，爲大士閣。四圍竹林環繞，頗爲幽靜，復上前三里許，即祝聖寺，寺四圍皆松樹環抱，大門前有一簇簇之綠竹，旁有溪流，水聲潺潺，更有雀鳥飛鳴，置身其間，使人萬慮俱絕，身心一爽，大有出塵之想。

雞寺門約數十步，有一涼亭，名鎮寶亭，築於池塘中心，兩旁楹聯云：「雞足山藏古寺，明月照高樓」。池塘四週□□，皆以礎石（大理石）爲欄，雕梁畫棟，美奐絕倫，建築異常精緻玲巧，亭下水清見底，游魚可數。踏進第一門，匾上寫「自度度人」四字，下款是王羲之書，兩旁有哼哈二將，再進幾步，即四開間之宏大瓦屋一座，對面爲大雄寶殿，南面是鐘樓，北面是鼓樓，中爲一廂房，天井四方，皆以礎石爲欄，殿前有「海天佛國」四字，旁有對聯曰：「迦葉欲傳衣挂蓋慧燈照金頂，大士常祝聖留顯牟尼鎮石鐘」。殿內有釋迦牟尼，迦葉，阿南，南海觀世音及五百羅漢等塑像。大殿後面是藏經閣，內空無一物，惟樓上有銅鑄佛像一尊，并藏有許多經書。此寺內尚有極可寶貴之黑龍畫一幅，其形宛似蟠螭於濃雲密霧之間，張牙舞爪於虛空渺森之中，初視之似一條黑龍出現，細視之，則浮現於紙上，據該寺掌老和尚悽空云：此畫爲碧爾太師作，碧爾太爲何時何地人均不可考，并云此畫懸之即雨，余請試之，果然是夜下雨，次晨復大雪紛飛，亦可謂巧遇矣。

距祝聖寺約數里許，有悉檀寺，據云此寺爲明朝末年麗江縣姓木名眞龕其人者所私建，木姓家境富裕，皆遊雞山，

見此地風景優勝，欲在此建一寺廟，遂要求龍王，龍王許之，於數日內建築，故今廟內尚有木家官譜，木姓原爲武古人，世代居住麗江，此寺迄今猶爲其家族之人所管理。該廟側旁有一龍王廟，及龍王夫妻塑像兩尊，廟下有龍塘，四圍皆蒼松翠柏，叢林蔽日，惟廟已年久失修爲可慮耳。

稍歇二日後，復遊金頂寺，此寺居雞山最高峯，此寺門前有一路觀台，早起可在此看日出。風景之佳，爲全雞山之冠，寺內有一太子閣，門窗戶壁，皆爲黃銅所築，上刻有極細緻花紋，觀之輝煌奪目，所謂太子閣，即在此間房內，除有一釋迦牟尼銅像外，另供奉有一個太子，爲一極小之銅像，每年朝山時，一般迷信之老太婆，太太、小姐、多向之叩頭，然後以錢幣向之擲去，若打中，即大吉大利，得子得孫，因之此寺內和尚每年必有一大筆錢財之收入。此閣又名「飛來閣」，傳說謂從南海飛來。閣後有一座楞嚴塔，於民十八年重建，據云昔雲貴總督、謂此塔有關大理風水，古南昭國時，大理曾出許多亂事，即因有此塔的原因，故該總督謂若不將楞嚴塔倒毀，則亂不止，因此下令將該塔完全搗毀，及民十三年龍主席遊雞山，懷空和尚始將此塔歷史告知，並請求重建，龍主席允之，並首倡捐修，名爲儲藏楞嚴經，故稱楞嚴塔，塔內有十三級鐵梯，可由此鐵梯直攀塔頂，於塔頂極目四望，滇省全境，幾盡在眼底，東可望迂迴曲折之金沙江，北可望麗江大雪山，西可望蒼山洱海、南可望龍寶山，眞乃「四面雲山觀眼底」，一登此塔頂，如入仙境，內心有不可言喩之快感。

由金頂寺下坡向西南去，不須五分鐘，即至華首門，門前有一池塘，旁有兩株大樹，此門爲一大塊岩石，闊約二十丈，高約十餘丈，似門形，此門有一傳說，據云在印度之阿育王朝時，釋迦牟尼有一弟子，名迦葉，釋迦極予信任，後將其袈裟傳給迦葉，命他到阿育王朝的東北角之雞山來修行，於是迦葉即到雞山來，後迦葉又有一弟子名阿南，迦葉復將其袈裟傳給阿南，當阿南接袈裟後，迦葉即飛跑而去，阿南尚覺有話同其師商量，於是追去，適到華首門，迦葉即進內將門關閉，阿南無法進去，即在門前大哭，因淚流不止，遂滴成一池塘，名謂淚泉，又謂阿南亦有兩弟子，跟着阿南追到華首門，此兩弟子即變成兩棵大樹，生長於華首門兩側，並據該寺和尚云，此門須五百年開一次。（傳說）

此外尚有值得記敍者，即爲一建築宏大之石鐘寺，又名睡佛寺，廟宇宏大寬敞，牆壁雕刻花紋細緻，爲雞山中國佛會籌備處所在地，正殿背面有一睡佛，長約丈許，獨佔一室，據云昔時有數西藏人遊此，其中一人死於雞山，遂照其像塑於石鐘寺，每年朝山時，藏人首先到此朝拜，挖此睡佛身上之泥土和酥油拌吃，其次尚有歷史悠久之寂光寺，又名大鍋寺，四圍皆古老蒼勁之松柏，樹身之大至數人不能合抱，此可象徵該寺之古老，寺內有大鍋二口，一用以煮飯，一用以煮粥，可供食千餘人之用，據和尚云，此二口大鍋，在五百年前，此廟極盛時代，係用以煮飯，現因寺廟冷落，人數寥寥，此大鍋早已不用，僅供遊人觀賞而已。

游觀印度的國際大學

唐克力

行程

籌備了許久的國際大學旅行，終于實現了，當那晚同學們在坐談會上决定于廿三日晨出發的議案之後，我回到家去，徹夜未寢，大概因爲這名馳歐亞，印度的最高學府使我羨慕得興奮過度了吧！

大地還披上一件濃黑的睡衣，中國街口已集合了廿多個興奮的新青年的心，一片的呼車聲打破了這宇宙的沉寂，睡在車上的人力車夫，一個個自夢中一躍而起，來兜攬生意，于是我們的隊伍乘車出發了。

到達了好拉車站，天還未破曉，車站中人聲嘈雜，據云七點三十五分開車，于是我們蹲在候車室的門口，一分一秒的等候着，鐵門一開，蜂擁而入，好容易找到一節二等車，上車之後，已是擠得水洩不通，火車徐徐疾疾的行駛，有時開眺窗外，田連阡陌，稻田裏已只剩下收割後的稻樁，使我回憶到祖國鄉間，這時已是農人們忙碌一年後最清閒的季節了，我還被關在都市塵囂中兩年多的野孩子，現在來開始領賞這大自然的新鮮的風味，怎不令人陶然欲醉呢？

車行四小時到達了 Bolpur 車站，下車後只見小小車站的內內外外，人聲鼎沸，萬頭鑽動，由此距和平村尚有兩英里，每一個人都忙着找他們的代步的工具，但是公共汽車已被印度朋友佔先擠滿了，剩下的只有一二輛三輪脚踏車，我手機眼快的搶着一輛，將兩大包行李丟上之後，我與馮坐上，車夫踏着徐徐前進，車行在這凹凸不平，未加修飾的黃土道上，汽車胎捲起的滾滾黃塵，使人掩鼻不迭，道旁的每一棵行道樹上，用白粉塗着一節，上面寫着代表勝利的紅字V，一望而知，這是學生們弄出來的把戲。

中國學院

到了中國學院，將行李安放好後，出門一看，許多同學們坐在一輛「並駕齊驅」的牛車上面，穿西服的一位同學，手執趕牛鞭，大有趕馬車的風度，誰知一不經心，中撞到中國學院的大門，將水門燈的門橙損毀了一大塊。

這所偉大的中國學院，雖然談不上建築得十分巍峨莊嚴，然而它在這國際大學各學院當中，要算首屈一指了，據說這是蔣主席與戴院長捐款興建的，它的前面，有林故主席題的「中國學院」四個大字排列着，後面是戴院長題的「中國學院」四字分雙行排列着；院後有一座小花園，園內栽有各樣花草，紅色的月季花，金黃色的金錢菊，隨着那些翠綠的園草，臨風招展，使人心曠神怡，有身入世外桃源之感，當我看見林故主席的那四個字的一剎那，使我觸緒懷人，林故主席已故，然而在這遙遠的「西天」留下了他寶貴的墨跡、

五三—一五六

正在這黑跡下培養祖國同友邦爲着將來世界和平而需用的人材。我想主席英靈不昧，亦會含笑九泉。

出來接待我們的人，有譚院長委託的巴宙教授，吳曉鈴先生及其太太石眞女士，他們不憚厭煩的招待同指導我們的一切。

盛大的中印學會

下午一時，校長通知我們三點鐘參加中印學會的年會。中國學院內大禮堂門前的廣場上，鋪上了花色的地毯，走廊上中間擺着一張小圓桌，臺布上面置有兩瓶鮮花，桌旁一邊放着一把籐椅，大會開始，上面已坐着兩個年老的婦人，一個身強體壯，精神矍鑠，另一個面黃肌瘦，老態龍鍾，她們都披着與印度其他婦女一樣的紗，要不是有人先告訴我，誰會意想到一個大名頂頂的奈都夫人，另一個則是詩人太戈爾的妹妹呢？地毯上面已經擠滿了中印兩國的朋友，後來的印度閨秀名媛，無法安置，只有不惜犧牲一切，坐在那未鋪地毯的地面上同走廊旁邊，一會兒當奈都夫人講演的時侯，許多攝影新聞記者，拿着各式各樣的照相機，爭先恐後的從人叢中擠來擠去，他們只要偷出一秒鐘的空隙，就給她拍照，電影攝影記者，拿着攝影機，不斷的攝製着，她似乎賦有講演的天才，她講演時一舉一動很自然的配合着聲調，她越講越慷慨越激昂，尤其她講到：「我們中印兩國，文字、語言、風俗、習慣、完全不同，而我們中間所同的，只是愛好和平的精神，記得我曾有信致蔣夫人，她給我的回信說：「我們中國，正在爲着爭取自由、平等、而不惜一切犧牲的進行戰爭「我們也要……」她說至此，似乎馬上要奮起的樣子。

中印學會散會後，她們已被請到譚院長家中吃茶，這邊後院的台上，我們已經佈置整齊，男女大小，依次的排列着，等候她們來合影，請了兩次，茶還沒有完畢，有人說：一凡是一個革命家，架子一定是大的，假使我是一個革命家也是如此」，當她剛從走廊上出現，攝製電影的相機，隨着她們的腳步拍攝着，這邊五六只照相機，站在台下的凳上，攝拍我們的合影，攝影畢，人們蜂擁而上，將她團團圍困，幾百本紀念冊拿出來要她簽字，有的沒有紀念冊的，甚至拿一張白紙，或在其他的紀念冊上撕一張下來，也要她簽，她筆不停揮的化了廿多分鐘的光陰簽完，這時人們的歡呼聲，連同照相機「喋，喋」，的聲音，送她們出了中國學院的大門，直到她那一輛黑色的小轎車，走到兩百碼以外，這邊的照相記者們，才收住他們的鏡頭。

市場

出中國學院，經過幾條芒果林中的小道，那裏有個小市場，據說這市場是每年逢着這個季節，臨時聚集的；那裏有一家照相館，專售印詩人太戈爾、甘地、尼赫魯，及委座夫婦訪印時至國際大學參觀時各式的照片，其他有售賣日用雜貨和茶店，故我們于飢渴時，也可以進去吃一杯牛奶茶和煮好的雞蛋。

市場旁邊的廣場上，有兩架搖車，同一座木馬車，搖車有似我國雲南鄉間過新年時民間所玩的一樣，許多印度「八—

布」（註）和閨秀，同一羣羣的黑小孩坐在上面，下面兩個苦力旋轉着，坐在上面，一時天翻地覆，看起來倒覺別有興緻，我們同學之中，有的看得一時高興，各人親自跑去嘗嘗滋味，坐在上面，下面的兩位隨校攝影記者（其實是我們的同學，因爲他們帶的有相機，故同學們給他們的命名），開始將這不可多得的機會收入鏡頭。（註）印語先生的譯音

遊園

校長周祥光先生帶我們去參觀太戈爾的花園，園內有許多值得紀念的偉大建築物，園內的中央，有一所三層樓的大洋房，據說上次　委座夫婦曾于該樓上住宿一宵。

太戈爾的遺跡，是一所精緻的小洋房，樓上突出一個小小的涼台，中間是詩人的臥房，詩人生前所用的床、被、椅、褥、藥品，小火爐，甚至烟火的一把小芭蕉扇，都陳設在裏面，內進一間小小的廂房，擺置着木衣箱及許多式樣奇離的手杖，外面是一間書房，書架上除了幾瓶墨水而外，無書可尋，這些房子裏的東西，都佈置得整整齊齊，儼然有人住着一樣，向來敬愛詩人的傑作，自恨生前未曾謁見詩人，這次得瞻詩人遺跡，我懷懷着詩人的遺像，如見詩人一般，這使我衷心是何等的愉快，我見着這些寶貴的遺跡，更使我腦際中浮現了一層濃厚的感想，那就是詩人雖死，他的光明的精神將永遠照耀着世界，它將深入每一個愛好和平的人的心裏，他是印度民族前途前面的一盞明燈，印度友人們呵！你們要抖擻着精神，隨着光明前進吧！

這是園內特別精緻的一所小花園，園內百花齊放，萬紫千紅，有如我們初春的氣氛，紅色的野牡丹花處，圍繞了這小小洋房的半壁，門前花園的中央，有一個小小的水塘，塘水清澈見底，游魚可數，塘邊置有石棹一張，石椅兩把分列棹旁，這時我們各選好了位置，讓我們的隨校記者給我們拍照，校長忽然偕現在的太戈爾，（詩人太戈爾的長子），從那小洋屋的門口出現，隨校記者將照我們的鏡頭，急忙轉移到他們身上了，直至他們兩人坐在石椅上，與我們合照後爲止，他那白了大半的頭髮，他的和藹可親的面容，同他穿的那件黃色近似道袍的禮服，……他的一舉一動，就在這麼…兩分鐘的時間以內，關在我們照相機內達六七次之多，從他出門到照相後爲止，他始終帶着一副微笑的面容，他見到我們這些服裝整齊，精神飽滿的中國的新青年，始終是讚不絕口，Teryoul 說得不可勝計。

飯堂雜寫

這次旅行當中，使我最感興趣的事，要算是進餐了，雖然有許多同學，吃印餐卑醉翁之意，目的是到飯堂去飽飽眼福，多看幾次在加城不可多見的，走起路來飄飄欲仙的大女學生，而我却不同，我是要眞的所謂去「開洋」嘗嘗用手抓的風味，雖然如此，給你乘飯添菜的是她們女同學，餐廳裏面到處都是披着各色花樣的紗的女來賓，你不能閉目不看她們的舉止，她們的嬉笑，她們的舉止溫柔，不讓我們金蓮時代金蓮的動作，她們的態度斯文，不下于我們現代摩登化的摩登，拿她們與現在加城普通所見的一般印度女性比起來，而她們却在你的腦海中種下了特好的美感。

飯堂裏不約而同的動作是一致的幾百人齊出右手，一把一把的將飯菜捏勻送入口中，這雖然不像訓練外國人初學用中國筷子那樣困難，然而老練的究竟老練，中國人與碧眼兒就沒有印度朋友吃得那麼自然，而姿勢那麼好看，兩位中國的小姐到底是小姐，她們誠恐咖喱染汚了她們的纖纖玉指，似乎老早各人準備好了一把銅匙，到進餐時拿出來當場出彩，這代表了中國人物質的文明。

飯後，有的人批評印度人吃飯爲什麼不中國化？用碗筷。有的人說爲什麼不西洋化？用刀叉，我却認爲用兩手別有風味。

觀舞

除却在印度電影上看見過幾次印度舞而外，眞正的印度舞從來尙未謀面，故而這次旅行，「觀舞」也是我們最大目的之一。

在未旅行前我們已經組織了一個歌詠隊，籌備了幾枝中國的道地歌曲，準備去參加他們的歌舞會，去唱給印度朋友們聽的，然而校長最後接到譚院長的來信，叫歌劇不必準備，故我們臨時也未去獻醜。

他們的樂器，多屬弦樂類，奏起來倒覺清心悅耳，不過調多悲傷，這似乎也代表了一個民族性。

他們的舞蹈，大多是用動作合着音樂的節拍來表現一種戲劇，有時他們男人的舞還類似我們少林派的拳術，有一場是四個女子合舞，這舞蹈博得不少印人的「好」聲，然而我們不懂舞蹈，不敢評論其價值，照她們的舞姿看來，腰肢與頸部靈活如棉，步伐整齊輕巧，舞到緊張時眞有飄飄欲飛之概，有位同學說：「這很像瑤池仙女下凡呢」。

參觀藝術學院

國際大學共分六個學院，爲大學部，中國學院，印地學院，樂舞學院，工術學院，我們原定的計畫去到每個學院參觀一次，但因年節例假，我們跑去都吃到閉門羹，除樂舞學院的成績在舞台上欣賞過而外，只有藝術學院照例每日從下午三時起開放供人參觀。

門口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男女鞋子，我們也照例脫掉它，進到這一塵不染的院內，第一進就是書籍展覽室，玻璃櫥裏面，除特別令人注目的幾本日本書籍（國寶使樂舞樂面大觀，寶生寺大觀，天平文化綜合大展覽會錄，茶室上茶庭），而外，其他全是英文書籍，沒有見着一本中文書，第二進的右廂房完全陳列着古物，如我國的唐磁，及各時代的銅器，印度各地的土產，各國自然標本，第二進的中堂陳列着四幅大畫，兩幅是日本人的古人物彩色畫，顏色仍然鮮豔奪目，另兩幅是現任國際大學校長畫家太戈爾的傑作，是兩幅蓮花，顏色雖然稍舊，然而畫筆傳神，一看而知爲不可多得的墨寶，第三進完全陳列的是日本畫，據說這畫是每週掉換一次的，例如這週是日本的，下週或中國的或西洋的。

譚雲山先生

譚先生是現任國際大學教授，兼中國學院的院長，在未會見譚先生之前，我們已聞校長言及譚先生學問道德之高超

，仰慕不己，及至見到譚先生，他經常穿着那套印度服裝，赤脊脚，戴着那副白色配光的眼鏡，可稱十足的中國印度學者的風度，我們這次旅行，不得不深深的感謝譚先生的襄助及接待。臨行的前夕，譚先生以師長的資格，出席和我們訓話達二小時之久，他講話的要義，首先除讚美我們于工作外去讀書的良好精神而外，更勵勉我們應當加倍努力的工讀并行，最好工作與讀書打成一片，第二，他告訴我們怎樣學做人，我們應當時時刻刻的警惕着我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應當做點有益于中國的事，否則我們同胞之中，有一人或一部份的人做丕了事，其責任是要我們大家來分担的。第三，他說我們身處印度，應當對印度有點認識，能以此而指出中印文化的共通點，他說：「中國文化之焦點在大學上幾句話，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近于至善，……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是我們的傳統的精神，我國之愛好和平的精神即由此而產生。」他又說印度是個佛教的傳統國家，所以他用佛典上的三慧（1戒2定3慧）和四捨（1佈施2愛物3力行4同車？）來代表印度文化的焦點，與中國文化的傳統比較起來性質完全是一樣的，所以中國印度兩大民族，其愛好和平的精神，完全由于文化相趨一致的。

師覺月博士

當我們臨走的早上，曾見印度漢學家師覺月博士，當經校長替我們介紹以後，與他合攝了一影，之後，同學們拿出紀念册來，要他替我們題字，由他臉上的笑容，可以窺出他那愉快的心情，毫不猶豫的替我們一一簽就，尤其他用英文給我寫的那一段，更有深義，要將它翻譯中文則是「我祝福我的中國朋友們，我們過去曾經有過長久的友誼，我們要將她發揚光大，保持到永遠，」下面他用中文簽就他的名字「覺月師」三字。

× × ×

總之，我們這次旅行，每個人都很圓滿的獲得良好的代價，尤其在我的腦海中，它將永遠不會磨滅的，是那裏印度朋友對我們的態度，無論見着任何一個人，我們中間似乎合有深摯的友誼，正如譚先生所說，「在加爾各答，你是不容易找到一個真正代表印度的印度人，」在這裏我們看見了印度人的模範，印度人的標準，謹此敬祝中印友誼萬歲！

奉懷樹棠樸園

柯璜

蜀岷睇天竺，髣有峨眉山，文翁闢以先，賢哲挺其間，縣阿有陳子，晦暝門常關，琳琅守殘闕，高風安可攀，皎皎娛心意，歲月自閒閒，不貴趙孟貴，還知冏與頑，庭前欣蘭蕙，古歟在孔顏，伊人寄秋水，落落出塵寰，西望瀓成道，渺渺八七賢，何時入君寰，一[illegible]贊歎。

天堂紀遊（譯）

——戰後休假旅行的樂園——

原載去年九月份美國旅行雜誌

Max Eastman作
舒雪鴻譯

在五個朋友接着告訴我「瓜地馬拉共和國（Guatemala）是一個「小天堂」的時候，我就決定到那里去漫遊。「它比俄亥俄州大不了許多，」他們說：「有二十四座火山和一個比泰荷湖更可愛的湖。而且距新奧爾良城祇有一千哩之遙，烏鴉常飛到那兒去，飛機也可以接着同樣的路線飛行。」

和烏鴉不同的是，飛機在夜半起飛，黎明就到達了，我們跳下飛機，走進燦爛的春天的陽光里，空氣是涼爽的，夾有含羞草的芳香。一位標緻的印度女郎在階梯上歡迎我們，在我們眼前的右邊地平綫上，有一座火山。

我曉得天堂會使我驚異，但是我從來沒有料到我從瓜地馬拉城（瓜地馬拉共和國首都）能得到如此的驚奇，這兒不是蔓生野草的山村，而是地球上的最現代的，嶄新的，實際的城市，就是樹木也莫不具有幾何圖形的形式。你在這兒可以自製烘蛋糕。街道與馬路縱橫交錯，都是柏油或瀝青鋪面，平滑光澤。街名都用號碼，而不用其他名字，街內從來不鋪雙車軌，這兒從沒有過像紐約百老滙路那樣東折西曲穿過城市的街道。在每一個重要的交叉點，有一座明綠色的平臺，上面站着一位玩具似的警察，身着白色卡嘰制服，足踏罌粟紅馬靴，指揮棒上有一根罌粟色的縧子，頭上撑着一把黃色的遮陽傘。他好像是一個玩具，因爲他是如此的矮小，而且用一種嚴肅的機械的姿勢，指揮牛隊和自行車的通過。

在這一個天堂里，每一樣東西都是小的，女人平均約五呎高，男人五呎二吋高，我在大街上的遮陽棚幕下，必須低着頭走路。狗是最小的一種，馬也都是小的。樓房大多很低——因爲瓜地馬拉人遇房屋倒塌時，寧願再建築一層樓之房屋。他們因爲在地層上有許多火山，所以歷史上不斷有地震。事實上，這一個城市的整個氣質，甚至於牠的位置，祗是一連串的天然災難的結果。

侵入的西班牙人，於一五二四年在從廣闊丹士人手裏搶得的一片穀田裏，第一次建立了他們的京城，其地高一萬呎。因爲受不了寒風的侵襲，他們於一五二七年向下遷移，在一座火山的坡上重行建京，那兒的氣候是溫暖宜人的，那一座火山始終在噴着火，歸於一五四一年噴出一個湖來，淹沒了他們的城市，全城陷於污泥之中。那兒迄今還矗立着一座尖塔，沒有被淹沒，他們名之曰「古城」。之後他們離開那兒再行七哩，進入到一個亞當與夏娃所住的樂園似的山谷裏，那兒有一座夢幻似的花園，他們於是又建了京。根據所有的記載，那兒在過去是美洲最繁盛的冠蓋京華之地。

一七七三年的地震，把這地方全部毀滅了，到處是斷井頹垣，他們又名之曰「古城」，並再度遷移，這一次是到西南方二十哩處的一個更大更冷的山谷，終於又被地震毀壞了，到一九一七年全城蕩然無存。

因此瓜地馬拉人第五次建設他們的京城，那就是今日的京城，利用所有二十世紀的新式設備，這就是爲什麼這兒有最好的路面，嚴密的警察，清潔整齊，恐怕是地球上最道德的城市了。牠的詩，牠的傳統，牠的奇幻，這都是古老而不入時的，不適意的，其留風遺韻，仍保存在這一個懶散而可愛的山谷裏，二十哩外的較暖的氣候，煦育着這一個山谷。

所以在你看見瓜地馬拉城的現代化而爲之震驚後，你第二件要做的事就是飛到安提瓜去欣賞那兒的詩和夢境的味道。你會發現一個城市，居民稠密，他們都住在斷瓦殘垣裏——一個精選的種族，那些太執拗太詩意，就是地震也不能把他們趕出這一個樂園去的人們的後裔。

在安提瓜這一個城市的深處，繚繞着一種神秘的靜穆，悠然望遠的靜穆。高聳於這一個城市上空的火山，現在似乎是極爲平靜，除了時光的荏苒無已外，牠對於人們似乎沒有什麼更可怕的威脅。空氣是溫暖而暢意，市街是寂靜得神秘，這一個城市有牠的嚴肅與自傲。四周環繞着青山綠疇，牠就好像是一杯極珍貴的酒，安穩的擱放着，閒適而溫靜。

在每一個瓜地馬拉的鄉村裏，女人們穿着奇異的服裝，那是用沒有踏板的手織機織成的料子做的。此種紡織品精美絕倫，非任何設計良好的農村手工藝品所能與之媲美，其中最可愛的一種是位於太平洋溫帶平原南端的聖瑟巴斯提安城（San behastian）的女人們穿着的，內有一種寬大的帶花的布，（你可以把牠當作桌布）輕飄飄的纏繞着身體的下半部，在那塊布的上面是一絲不掛的——或者說是棕色的健壯的，胸部寬大的軀體，那是大自然給予所有的處開丹的土人的。由於外界的侵入，聖瑟巴斯提安人不再穿着古時的衣服走到街上去了，他們穿一種白色的底朝上的袋子似的小衣服，使他們覺得身體發燒而忸怩不安。

在這一塊高地裏的人們的感情是熱烈的，極富有宗教意的，祈禱在不斷的舉行着，毫無靦顏羞愧之態。在廣場上，街市上，道路上，甚至於穀田里，到處舉行着宗教的禮儀，手持着粗製的聖像，用柳笛奏着古樂，穿着精製的衣服，跳起有角度的舞步，夾雜着鼓聲，鞭砲聲和突然冲飛的火箭。我想隨在一個列子的後面，跟他們到一塊公有的穀田裏去，看他們祈禱，但是領頭的人拒絕了。

「我想請你確實的告訴我，你們去做什麼？和爲什麼要這樣做。」我說。

「我要向你解釋」他說：「在上一個禮拜我們這兒下過一次嚴冽的霜，我們就要去告知上帝，那一次的霜損害了我們的新苗，我們已經再播種過了，所以我們是去請求上帝不要再下霜了。」

他說時神情很是緊張，決不像一個神學家，而像一個做着重要工作的專家。在我問他爲什麼要放鞭砲的時候；他說：

「啊，這種爆聲能吸引上帝的注意，在我們向他解釋事態的時候，我們一定要使他能聽到。」

瓜地馬拉國的中心和靈魂，琪琪卡斯提南哥城（Chichicastenango），是世界上最富於情感的城市。這兒的禮拜日是趕場的日子，周圍五十哩內的人成千的徒步到這兒來經商並拜領聖體。這兩種引人的刺激，雖然有古希伯來法律謹慎的把牠們分開了，但仍能聯合起來產生一個安息日的狂歡，那是我們的受聖經洗禮的城市從來夢想不到的。

在市場的兩邊有兩座教堂，牆宇雪白，彼此相對，階梯高聳，酷似懸崖，令人起懷想廣開丹古廟之思。在最大階梯的底端，攤販的邊旁，是一座廟壇，印度人向着古神和kulkeulkan或是Pocojiea——任何他們所喜歡的神——焚起神香。他們走上那香煙繚繞的階梯的時候，搖舞着神香，搖動着他們的臂膀，和拳頭，向着那看不到的神祈求抗議，爭辯。他們變成更信奉基督教的人了，至少想像着是如此，因爲那廟的裏面是一座天主教堂，聖像和救世主的像都陳設在里面，在這里修持了四十年的一位老牧師羅斯巴赫神父，正站着準備向他們帶來的豆苗和小捆的葱等——他們所種植而懸念不置的任何其他植物——的葉子上揮洒聖水。

他們跪滿在地板上，拋散他們所帶來的松樹的針葉和玫瑰花瓣，放低點着的蠟燭，跟着就同基督神訴說并爭辯起來——現在的禮儀稍爲隆重，因爲這些都是屋內供奉的神，他們的信心也比較熱切。到十一點鐘的時候，這一間寬敞的屋子顯得暗澹不明，並且夾有從門道吹過來的冒着煙的樹脂的芳香，屋子內擠滿了一堆堆的祈求着的棕色的驅體，那些小蠟燭的光，把他們祈求的姿勢，譎幻的映在牆壁上，他們的熱切的喃喃的默語，激盪迴旋，使得整個廟宇嗡嗡的好像是一個蜂窩。

那種景象，我想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沒有的——對我是一種幾乎不能忍耐的動人心魄的景象。當我出來走到悅人的陽光下，得救似的衝進安息日市場里的時候，我覺得我好像曾經哭泣過，市場里那時候到處是皮子和果實的氣味，尖聲和着粗氣的叫喚，細語雜着叨叨的生意經，貨色繽紛眩目，情緒是高昂而又熱烈的。

在集市失去了人民聚會的意義而祇爲了貨物的交易後，人們的生活是多麼減色啊！通貨函購，支票，貨單，股票，債劵，所有這些東西的意義很簡單，對於貿易中的社交的趣味，對於一個手漆的缽子底是一根繩子牽着的有斑點的豬談生意時，所有鄉鄰間的逗趣，買賣雙方使用的戰術，閒談，笑語，爭執等等有趣的生意本色，却被這些紙上的符號給代替了。

每一個人應該出國到沒有工業化的國家去欣賞人類生活的本色究竟是怎樣回事，你們應該到一個溫熱帶的國家去，那兒人們對於生活不怎樣認眞而祇是徇其自然演進，你們應該到一個位於熱帶而其地勢之高仍有溫和氣候的國家去，最好你們是到琪琪卡斯提南哥去！那兒在交易和敬神兩者交織成的歡愉的場地上，一個安息日能使你對於人類歷史的興趣愈濃，瞭解益深，其效用較之你讀一百本人類學的書還要大。

你在廣開丹的旅店里——有各種舒適的設備——能得到一匹馴良的帶鞍的小馬，馱你到一個林木茂祕的山里去，山頂上有一個原始的石像恐怕是五千年以前的東西，這兒你也

會發現遍地是新鮮的花瓣和松樹的針葉，在一座鄙野的廟墻里一排火還在冒着煙。立在石像的對面，用同樣石頭雕刻的是——請你決定吧！——基督的十字架。

當你想到在對異教徒戰爭時所流過的血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上面的這一種對比，似乎是極簡單的解決辦法。羅斯巴赫神父對於這一點，是心平氣和的。在我們討論我在這教室里所參與的兩種禮拜——爲拉地諾人（美洲西班牙屬地的混血種）舉行的彌撒，和爲廣開丹土人兩種五穀新苗的祝福——的時候，羅神父曾說過：「每一個人必須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接近上帝。」

有兩種不同的民族，居住在這天堂裏。拉地諾人是白種——或者說是稍白種，因爲祇有幾千人沒有印度人的混血。他們說西班牙語，穿的衣服同我們北美人一樣，所過的生活，以舒適爲重要的要素。印度人膚色棕紅，穿着半野蠻半西班牙中古世紀的服裝，所說的多半是廣開丹土話，過的是人類還沒有享受觀念以前的生活。

這兩個民族間的區別雖然如此尖銳明顯，而在法律上則不承認有什麼區別。譬如，凡是在十八歲到六十歲間的男性，每年須一律納兩個Guetyals（瓜地馬拉貨幣名），做爲路捐，如不願納款，可折爲勞役兩週，悉聽納稅人自便。兩個Guetyals 對於一般拉地諾人是微不足道，但是一個印度人超出他的伙食預算，而多用了兩個Guetyals那是罕見的事。全部人民的純收入，據最近估計（包括百萬富翁在內），平均每年每人爲三十二guelzals，窮困的印度人能收入若干，你就不難想像了。

使這兩個民族分離的原因，不完全由於收入狀況的懸殊，譬如，在安提瓜（Antigua）有兩座跳舞場，門票每張五個centavos（中南美洲之一種小錢幣名）。一座是刷白的簡陋屋，屋頂低矮，用木柱支撐着；樂師們穿着工衣，坐在粗木板搭成的台上，奏着用空葫蘆做成的笛馬玲巴琴。處在這樣卑陋的場合里，你會有一種特殊之感，因爲那里滿是印度人，很多穿着土著的衣服。

另外一座舞場，有時兼映電影，樂師着白色制服，坐在舞台上，奏着兩千元一架的桃花心木馬玲巴琴，地板上佔滿了白種人，有少數的印度人到這兒來享受優美的音樂，但是他們並不參加跳舞。如果他們參加，也不至於引起什麼騷動，一位印度人向我這樣保證的說。一個印度人成功一位博士，一位律師甚至於一位參謀長，不至於引起白人的不安，因爲他們仍像羣衆一樣，保持超然的地位，但是對於外來的旅行者，則他們不免有一種快快然的態度，彷彿是心里在戲語着：「我們在四百年前錯過了把這些洋鬼子踢出去的機會，而現在是太晚了。」

因此這一個天堂里的生活，有一個黑暗面和一個光明面。的確，當你從安提瓜取路向阿提蘭湖去的時候，你會覺得你是置身站在地獄里的喪魂魄的人們的中間。這一條路經過一片荒野，火山歧立的高原，幾條巨大的溪流，劃割了地面，劃流到地的深處。所有瓜地馬拉的道路，坡坎極多，印度人的全部生產都背在他們的背上，走過這些道路。

一個矮小的廣開丹人背着一百到一百五十磅的貨物，兩有貨物都捆堆在一個簍子上，再用一條勒在額頂上的寬的牛

皮帶把簍子繫住，跟在他的背部，像是馬鞍的緊帶。他向前傾倚着，因此一部份的重量落在他的背上；另一部份則自頭上垂下。他帶着一個七呎長的桿子，以便在背着貨物蹲伏着休息後，能夠撐着桿子幷立起來。他的頭皮在有皮帶勒住的部份，時常被磨光了。他沿着平路緩緩前進的時候，面部的表情是愁苦的，在走上巨谷的迷道的時候，時常顯出一付焦勞似猪的面容。

如果你問他，他會停住回答，痛苦的瞪起眼睛，從背負的東西下面向你一瞬，但並不把東西放下。你或者會發現他是在從事於一次一百八十哩的旅程，每日行二十哩；他會在一個高地的市場裏，用五天的日子，銷售他兩個月做成的物品；他這一次的營業，能帶回家去四塊錢，甚至是七塊錢的純利。我看見一個人，用纜網背着一個七十五磅重的睡着的猪，那隻猪賣掉後，他能帶回家二十塊錢，但是他的這種幸運，還不足以打動我認爲那就是天堂的幸福。

「或者瓜地馬拉並不是什麼天堂」你向你自己說。車子爬到了峽谷的邊緣，你發現你自己是在三千呎的高空，俯瞰着阿提蘭湖的神祕的藍色的湖水，湖的四週是迷濛的，綠紫色的高天火山，你翹首望着晴朗的天空，白雲飄飄，像是離湖的海水裏的游魚一樣。這兒或者不是天堂，但是世界上沒有另外一個地方可以與之比擬的。這兒的莊嚴的氣氛和極端的景象，透入你的靈魂，使你卓然高舉，飄飄然生世外之感。在這兒，人類的問題都不成其爲問題，你是在是非善惡的圈子外面，你與天上的行星爲伍。

觀賞過這兒的景緻，你無論到那兒去都是向「下坡路」走，但下坡也不至於低下到水平面下去，而且在你向下走的時候，如果快意的感到勝過你的崇高卓越之感，那也是好的，因爲你畢竟是一個人，你還須在一個甜美而不浪費的旅館裏享受你的日子。你還須用你人性的耳朵，去傾聽那些在夜幕裏的夜鶯的歌唱，牠們就在山上，在人們分給你住的爬滿了籐蘿的茅屋的後面。你還須笑一笑那些籐蘿裏面歌唱着的像是有三隻歌喉的小島似的小 Buareta harsanca 鳥——牠的大名叫做「看谷者」，籐蘿的下面，是一片花壇，綴網於廊道上，好像是一座花園。你還須在冷水湖裏游泳，並蕩一隻漆得明亮的獨木舟，或是乘坐一艘馬開丹土人手製的逆船在湖上逍遙環行。

我希望你不要因爲我如此說，就到瓜地馬拉去尋覓天堂，天堂是在遙遠的天邊，祇有那些心胸空明的人才能有此慧眼。但是如果他們在阿提蘭湖上，放高眼界，遠矚蒼穹，則他們隨時也可以發現天堂的。

琉球片段

釋天慧

一

去年夏天，我在陳家橋國際問題研究所編著日本史講義，某夜該所開茶話會，主席王一之先生要我講幾句話，當時我曾將琉球問題提出來與在會的各位先生討論。那時我從歷史地理軍事政治各方面略論琉球今後在中日關係上之重要，講後曾得主席及傅步蟾先生熱烈之討論，傅先生并要我或與他合寫文章發表，以引起國人對琉球之注意。三天後材料收齊了便想執筆，但因學校兩三催促留校授課，返校後又忙於功課，故關於琉球的文章至今始終未能與世人見面。邇前遇本誌編者，要我寫點關於琉球遊記的東西，於是前念復燃，便執筆寫此。

二

中國古書中亦有琉球之名，但還琉球實際上是指今日的台灣。例如隋書說：自鼅鼊嶼約一日便利。元史記載道：在南海之東，漳泉興泉四洲界邊，彭湖諸島與琉球相對，天氣清朗時望之，如烟如霧。所以我說，琉球被國人眞正認爲琉球者，實是明以後的事。琉球是中日之間的小國，從明朝來便常來中國進貢，每值來朝，中國例授以封冊，這樣中琉二國乃形成宗祖國。琉球與日本發生關係當在吉野時代。豐臣秀吉遠侵朝鮮時，曾強迫琉球王參加。可是琉王深知其用心，乃於慶長九年派使者島津義久赴日與之周旋。同時暗中却遣使者來中國求明主援助。德川家康執政後，因恨琉王前次不肯助日，乃於慶長十四年派薩摩島津家久攻佔琉球，琉王雖經敗戰始被俘。家久虜琉王至日報告家康，家康乃以琉球封贈家久。自此以後，琉球便淪爲殖民地：琉王雖仍保有王位，但國家大權却操於將軍之手。琉王爲了想復國，雖在極端困難之下，仍密派使者來中國行臣禮，希吾國能助其萬一。明治四年日本政府因廢藩立縣，乃將琉球隸屬於鹿兒島縣。十二年四月便正式廢琉球國改稱爲沖繩縣，并將琉王尚泰列入華族，命其移居東京。從此琉球遂名實俱亡。如前所述，明以降琉球便爲中國宗屬國，而日本將她改爲日本一縣，這不僅對琉球人民不義，即將我們中國也不恭。故清廷得訊後大爲不滿，遂派人向日本交涉，但時機已晚，總經美總統（Grant）氏調解，仍歸無效，結果琉球始淪爲日殖民地。

三

風光明媚是琉球的特色，黑市賣人是琉球人生活的特色。琉民爲了戰爭負担，爲了維持最低的生活，這種特色日益濃厚。昭和十六年到十七年四月爲止，關於琉民黑市賣人，沖繩縣會發表如此的統計：

	國頭男	國頭女	島尻男	島尻女	宮古男	宮古女
九月	五〇三	[illegible]	七一八	九〇六	三三三	七七九
十月	〇，九五七	〇，二九四	〇，六九一	〇，三〇〇	〇，五九六	二，七七二
十一月	〇，五三一	〇，六〇九	一，九九四	〇，五七七	〇，七三四	三，八九一
十二月	一，八〇七	〇，八一三	二，六四一	〇，八五五	三，一二一	六，七六四
一月	二，九〇〇	〇，八五七	三，四一九	一，二七〇	三，九一六	五，四四〇
二月	一，一八九	三，二五〇	—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六九九一
三月	同上	同上	—	—	—	—
四月	四，七七二	二，一〇〇	—	—	四，七九二	一，四二〇五

上記之數字，據去年被我軍俘虜了的比嘉先生說是最低的估計。日政府為了救濟賣子女為生的琉民，在昭和十六年，得第八十一屆議會許可，曾撥一百五十萬日元給沖繩縣政府作救濟費。該縣政府為了處置這筆錢，曾組織沖繩縣戰時下人民救濟執行委員會，會長是內務大臣，委員是琉民出身的該縣之各代議士，并以該縣土木課長為審查委員長。該委員會成立後，卽着手調查各郡之琉民生活狀況，救濟從六月開始。五月間調查完畢，卽以上述之救濟費分配給五郡二市。

郡市名	金額	事業
國頭	四十萬	農場開拓事業，水田二町步、乾田七百步
中頭	十五萬	棉花栽培開墾、二千坪。
島尻	十五萬	和平紡飛機場建設工程
宮古	二十萬	燐砲廠樣場工程
八重山	十五萬	西表炭坑樵炭事業各戶一人三個月交替
那霸	三十萬	築港工程：郡厚港與那霸港
首里	二十萬	以水道工程為主之其他工程。

上述之工程為各郡支廳及町村辦理，其完成在昭和十八年，勤工時之每天工資規定如下：

男一元三角（二十五歲以上至四十歲）女九角（二十五歲以上至四十歲）

男一元一角（二十五歲以下至二十歲）女七角（同上）

男八角（二十歲以下至十五歲）女七角（同上）

如此低微的工資，不僅不能彌補戰爭的負担，卽維持生活也不可能。故琉民仍以賣子女為生。這種賣人為生的惡果，影響於琉球社會最深的莫如文化。換言之：父母欲自己子女賣身，每將其子女從義務學校中喚回。甚至根本卽不令其子女入學；被賣者一旦被出賣，根本就無時間或權利入學。結果日政府設施的義務教育對琉球文盲沒有絲毫的幫助。琉球文盲數字在世界文盲數字中是很佔地位的，文盲與貧困富有連環性：愈無智識則愈陷入貧困；愈貧困則愈無力量受教

育，結果琉民之痛苦只有隨着時間更加尖刻。戰爭無結束的希望，方政府對琉民之救濟又無多大實效，結果引起琉民對戰爭的懷疑，漸漸走向反日途徑。例如：戰後第三年，竹本德（師範學校三年生）大底朝規（醫學校三年生）中山幸一（中學三年生）金城自由千代（師範學校四年生）宮良正規（電氣科學生）友利元太郎（高等商船學校寄宿生）利用暑假，在竹富小學開音樂會，對着聽衆講述琉球歷史（日人在殖民地所辦的學校中向不准講該殖民地之歷史），要求開展琉球民族解放運動。但官廳得訊後，即被抓去了。

四

在報紙上常常讀到關於台灣歸還及朝鮮獨立的文字，但却沒有見到論及琉球的文章（據我所知：只有大公報登過一次介紹琉球的文章）這爲什麼呢？難道中國已經忘了琉球嗎？或是因琉球在中國沒有志士嗎？若琉球是宗主國，中國主張之最後目的是世界大同，援助世界各弱小民族。然而我們現在爲什麼對琉球如此之冷淡呢？

重慶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重慶陝西路二四號

電話：四一〇四〇
四一〇四五

電報掛號：一五七九

分支行共卅餘處

勝利銀行

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手續簡便 服務週到

如蒙惠顧 無任歡迎

總行 重慶陝西路

電話 四二〇六九

猛拱 玉石的產地

田九疇

猛拱是一個熟習的地方，一塊可愛而美麗的地方，更是「價值連城」玉石的豐富寶藏。昔日因地理上的邊陲，氣候上的不適，所以除掉一些玉石商和她親熱外，就很少人知道她，而且也很少人去拜訪她，幾乎與世人隔絕起來。但現在她卻隨着緬北的戰爭，也隨着我遠征軍的光榮戰蹟和聲譽，漸漸的揚名域外了。猛拱，雖不知道現在她是一個緬北的重鎮，世界產玉著名的地方。戰爭給她帶來了新生，我英武振威國外的遠征軍，當是解放她於日寇桎梏下的情人。而她也將在被解放後，報予她情人以無瑕而豐富的美玉，自她的懷中。

猛拱是一塊相當寬廣的盆地，四面則是巍巍的高山，疊疊的峻嶺，和山嶺上長滿了濃密得不見天日而且綿亙不斷的森林，其中有不少的柚木（Teak）。這柚木是極好的造船原料。又因為當於季風帶，所以季風林亦不少。同時因山深樹密，而且行旅艱難，因此山中人跡不至，形成兒猛野獸的盤據。雖附近山中，也有少數的居民，但均為野蠻的山頭等民族，多以打獵為生。性情橫暴，他們祇服從於他們的山官，而對外人頗多仇視，時有掠奪的事情。而林中的猛獸，着實太多，尤其是隔猛拱壩子較遠的山中，和雨季（由六月至十月）裏，老虎，野象，是常見得到的動物。又如碗口大的麻皮毒蛇，及如斗樣的旱螞蟥，小如金牛的蝎子，和一些軟體不知名的爬虫類，在在使你見了驚心胆悸。每當猛雨初晴，而驕日突來的當兒，那些林中樹下的旱螞蟥等，各顯神通，望着太陽，口中吐出白色，青色或藍色的小烟絲，正如傍晚落暉銜山時猛拱街上茅屋頂上一縷縷的炊烟一樣，徐徐的飄散在空中。而且還有一小點如米被燒焦了的香味。但當你聞得太多了，那你將因此而染上了可怕的高熱病，或者肚子如鼓似的大得將爆裂開來。在乾季裏（由十一月至翌年正月）很多地方是長着草的，但一入雨季，那就換了面目，不是山洪的小河，就是污濁的死水沼澤，沼澤中是蚊蚋滋長的大本營，也就是唯一瘧疾散播的集中地。俗語常說：「猛拱蚊子有骨頭」，真的有骨頭嗎？沒有的，不過以形容其大和可怕而已。除了蚊子的最大為害外，還有就是蟥子，它一叮人，就是連頭都可進肌肉裏去，要醫治只有連肌肉和頭一起割下來，否則它的毒液隨血液流遍了全身時，那是有生命上的危險的。因此種種的促成，一般僑商對猛拱贈以「瘴氣大本營」的頭銜。故在雨季中，除少數久居緬甸的華僑外，很少有人在那裏「過雨水」的，又因下雨關係，對開採玉石的工作受阻，工人他去，所以雨季在該地的人不如乾季的多。

沿猛拱河谷而進，過了甘板（Kaming）一帶山中，人烟愈少，有的也為野人，鮮與外人相往來，他們需要於外人的，僅有鹽與綿紗。而其性情，着實令人可怕，又喜飲

酒，一飲則非酩酊不止，互以殺人放火爲光榮的事，甚且若壹個青年男子，他沒有殺過人，或同類的事，那他將無資格娶一個老婆。因爲他們的女子是崇拜英雄的。但是人類的文明，原是與時代而進展的，所以在文化所及和常與無外人往來交易的山中，雖然未臻文明之邦，但一些殘酷的野蠻行動已大見減少，一部分的工夫，已從事於開採玉石的工作，但多爲漢人顧用。

由猛拱往北沿鐵道行，可至密支那（Myitkina）相距僅六十五哩，沿鐵道而南下，第一個火車站是孟養（Monuyin）再下是隔薩（Katiia）然後到緬甸故都曼得勒（Mandalay）。由猛拱至曼得勒共三百零五哩。再沿猛拱河下，而交入伊洛瓦底江（Irrawaddy R.）則可至八莫（Bhano）（滇僑又叫新街）西邊是甘板（也爲產玉石的地方）故猛拱在地理上，握有緬北的交通要道與必經之地。

猛拱現有人譯爲麼港（Mogauag）緬甸未亡時，本屬中國，厥後始割予英。雲南騰越（卽騰衝）縣誌曾載：「猛拱，八莫，無衍三縣原屬我國土司所轄地，至英佔領緬甸，始屬于英」云云。而玉石昔日亦曾有叫爲「雲南石」，卽此的緣故。在玉石未被發現以前，本爲緬北一不毛之地，又因瘴毒太大，不適人居，因此相傳在緬甸王國朝代，有犯罪的官吏須放逐時，那麼放逐的地方，就是猛拱了。後來玉石被發現，而密支那的鐵路也通車，才漸漸的繁榮起來。在戰前英國曾駐軍隊，以保護玉商，（兵多爲山頭兵和印度兵，俗叫紅包頭）較完全的日用品商店，也有數十家。做玉石買賣的，則相當的多，幾乎每家都是，而一些游手無資的「經紀人」則更多，所謂游手的經紀人，就是玉石買主和賣主的介紹人之稱，玉石經他的介紹而成交後，由雙方（也有由一方者）給予百份之幾的佣錢。凡玉石的交易，差不多必須經此介紹始能成交，爲此道特有的風尚。卽騰越的玉石交易，也有此種人在。玉石市場的操縱權力，多在僑商，且以滇僑爲最多。買賣最盛時期，多在四五月間（此爲緬甸熱季）當時的熱鬧，眞是萬商雲集，不下其他城鎮。

最初發現猛拱玉石的人，相傳是一個雲南到緬經商的小販商人；當遠在十三世紀以前。據說是這樣的：「一個雲南的小商人，他自緬甸經商回家的時候，路過猛拱，因他的馬駄的一隻貨籃太輕了，他隨手在路上拾了一個石子加到那輕的籃子上去，一直駄到了家裏，當他將這個石子取下拋到地上時，這石觸地而破爲兩片，拾起一看，才知道就是光彩美麗無價的玉石。由此猛拱的玉石就爲人所知道了」。這樣的故事，在美人伯鄉氏（J. Ceggin Brewn）的「緬甸玉石貿易」一文中，也有同樣的記載。似此對雲南人的發現猛拱玉石，已無疑義的了。

玉石開採時期，均在乾季，由十一月到翌年四五月之間。一過此時則多霪雨連綿，玉石的礦洞爲水所淹沒，無法開採，且因氣候惡劣，一般外來華工，多往他去。其每年工作的工人，在二三萬以上，多爲滇僑，而以騰永龍三處的爲最多，玉石的入滇光磨和銷售者，又以騰衝爲第一。大小玉商，不下三四百家。

採玉的方法與工具，至爲簡單，而每洞的工人也不需多

五三一一七〇

。先欲開採的玉商，對定地界，向英政府（亦有向當地土會者）照價購地，取得執照後，然後開採。但開採的方法，不如其他的採礦法乃沿其礦苗而推進或轉向，而是鉛直的一直向下挖，若果與鄰洞在壁間發現了一塊好的玉石，那將引起兩家的交涉，甚至有因此而起訴訟的事情。其玉有挖至十四五丈而不得者，也有祗挖幾丈即得者不等。因其不得任意變向或轉移，而且非至數丈不得知其有無，是故常常有損貲數萬而不得其玉的。鄉人中頗不乏因採玉而一旦暴發千萬的人，但也不少為採玉不着而傾家蕩產的。所以開採玉石，多少帶有冒險性質。又若買玉石，那更是等於賭博一樣的，因為玉在田地中發掘出來時，與普通的石頭幾乎一樣，不過在有光亮的地方才看得出少許的水色，但僅水色而已，其品值的好壞，則非經剖解後少能知道。雖然也有老玉石商能夠在未剖解前知其品值，但能如此的人，究屬不多。因此你在未剖磨時認為是稀世的珍寶，以高價收之，但經剖出後，也許是不值錢的白玉，那你當然祗有倒楣。相反的，你買時認為極壞，但一經琢磨，却是罕見的綠玉，那當然是又大發其財。因此凡未經剖視的玉石，都叫它「蒙頭貨」。像這樣的交易，與賭場中賭客的「孤注一擲」有什麼分別呢？如若有一個人已看出某一塊玉是可賺錢的，但一人財力不足，則可約人參加，亦如設立公司一樣，招股發起籌辦，假若股東中有一人認為此玉不佳，而資本已收齊，則可在未剖解前讓股與別人，不過自己讓股時均須減價，但也有加價的，這要看雙方對玉石的判斷力如何而定。

玉石經剖解光滑後，就可擇其品質與水色（水色就是玉石本有的顏色）的好壞，而製磨成許多不同的東西。其色澤中，以純綠（俗稱翡翠綠）為最上乘，蓋得之不易，故其價格頗昂，比金子有過之無不及。諺有「黃金有價玉無價」之稱，多指此種而言。次一種為淡綠色，比純綠為淡，且多斑點或不潔的斑紋，此種得之較易。再次為豆綠色，肉紅色，透光白玉與不透光玉的分別。末一種俗稱水沫子，乃為尚未變成玉的水成岩結晶體，有藍色白色之分，經光磨後，明亮可愛，有如水晶石一樣。但僅可製為印章一類的玩物，不復能製為其他裝飾品。

敬請批評·惠稿·訂閱

康青關外

唐水

旅伴介紹：筆者唐水十六歲，河北姊姊十八歲，江南妹妹十四歲，關崖弟弟十歲。四少年爲異姓兄弟姊妹，結伴旅行祖國各地，已有三年。

我們這幾個老資格小旅行家，已有了三年旅途的閱歷，足跡遍黃河以南各省。對西國廣大的錦繡山河，只感到一見如舊的親切可愛，再也不覺得有什麼陌生的東西值得大驚小怪了。因此，我們決心再到關外草原去，看看有些什麼希奇景物。

這次的行裝可比在內地旅行特別多了，也麻煩多了。日用所需得全部帶去；最繁重的，是要夠三個月以上的食糧，和不歡迎鈔票區域內必須用以代錢使用的茶葉。（註一）我們決心學會喫酥油，（註二）糌粑。（註三）以減少食米，但江南妹妹非加白糖喫不下糌粑。又承大朋友天真和尚唐醫醫師幫忙，用大情面在康定替我們借得一支新式美國獵槍，和一百發子彈（七十發鉛彈，三十發獸彈），子彈算作價讓，獵槍回康奉還。這麼一來，除添上打獵趣味外，又可以帶葷菜了，因爲關外原是以野味繁多著名世界的呀。經過這樣盡量減縮，結果還是有七馱食品，計茶葉二馱半，漢源米一馱半，糌粑和麵粉共一馱，半馱臘味，半馱新鮮菜蔬（無法多帶），白糖和化豬油共半馱，炊具和豆瓣醬、川鹽、薑、椒、蔥、蒜等香料共半馱。此外再加上兩隻皮箱和兩架行軍牀共一馱，便是再也少不了的八馱行李。被蓋氈毯等分搭在四匹騎馬背上鞍座，還算減少了一馱呢。於是我們由康定出發共四匹馬，八頭犛牛。

高寒的關外是冰雪之國，我們的禦寒設備當然得特別注意。氈面羊裘，皮披風，內穿着可以增減的多層毛線衣，毛線褲外穿上氈子馬褲，毛線襪外穿上定做的很合腳的長統皮靴，手套外套毛皮手套，頭戴飛行皮帽和茶色風鏡。河北姊姊知道高山太陽和雪光的紫外線厲害，像我們江南妹妹的嬌嫩臉兒大有十分鐘便燒成焦炭的危險！所以特別爭製了一種黑色的紗帳套在飛行帽邊上，下面長垂及肩，面部只留兩個

註一：茶葉在川康邊境一帶，質甚粗劣，每年大量運銷康藏區域。

註二：酥油即牛奶油，提煉不純，陳久者帶臭味。

註三：糌粑爲青稞炒熟磨成粉製成。青稞形似大麥，粒帶青黑色。

眼孔以適視線，風鏡遮護在進孔上。這麼一來，無孔不入的紫外線便再也無法攻擊我們的面部了。細心的好姊姊做過紗幔也都有分寸的，妹妹的是三層，蘭蒞弟弟的是兩層，我和她自己的是一層，以適合各人面部皮膚不同程度的需要。此外還買了幾大瓶油質化妝品，每晨洗臉後每人臉上手上都得薄薄抹上一層，以抵禦寒風的侵襲。

我們的語言天才外交家蘭蒞弟弟，花了兩個鐘頭工夫，學會了一百句日常應用的蠻話（用英語拼音法記錄在小日記簿上），出關去再實地練習一下，演變成一千句也容易的。所以我們再也用不着僱用舌人。只是天真和尚替我們直接間接寫信介紹了好幾位途中重要地點的漢官吏蠻土司和大喇嘛，以備遇有什麼意外時我他們幫忙，但這些介紹信我們後來卻很少用到。

關外的天然風景是太令人興奮了。從峽谷中的打箭鑪城爬到折多山頂一望，便會第一次驚奇草原風光的偉壯闊大。廣漠無涯的草海上，只緩緩起伏着綠波似的流線型的層層邱陵，一直伸展到天邊。經過半月的時日從由廣而狹的延長的邱陵溝中走到了甘孜，又叫你第二次驚快雅龍江河谷的豁然開朗，成為廣大的草原，而且西邊又望見了雄偉挺拔的山巒的積雪。又數日，過了玉隆，翻越過雀爾格拉山脊以後，便又使你驚異世界第一高原的真面目。「啊，偉大的西藏高原！我從今認識你了。」你會這麼不由自主地脫口叫出。它披着萬年不換的厚草皮（蠻子學着它也披上了百年不換的老羊皮），拒絕了一切的農作物，卻容納了一切的飛禽走獸，甚至容[illegible]尾巴[illegible]的草皮就像八[illegible]上的[illegible]洞一樣。你叫它草原上有多少牛羊，它會反問你天上有多少星星。所有的牛羊一齊擠出奶汁來，可以匯流成一條天上燦爛光耀的銀河。（西洋叫做 milk-River。中國叫做銀河。）它的氣候，特別得很，一時笑，一時哭，喜怒無常，頃刻萬變。喜悅它的人比之為脾氣壞的愛人，厭惡它的人罵之為神經失常的瘋婦，然而它發舉在所不計、已經從古已然這麼下來，還得永遠這麼下去。我們卻不怕它冰雹風雪一齊來，因為我們除愉快興奮的精神外，更有着周密的物質設備。再大的雪也埋不了活人，埋了又會像狗一樣爬出來。再大的風也刮不走五體投地的人，有一次吹得牛毛帳篷四脚旋舞，我們趕快俯伏在行軍牀上壓着被蓋，結果只失蹤了妹妹一張漂亮的手帕兒，給貪小便宜的風婆掠上天去了。冰雹太大了自然可以打壞人，幸而高原的冰雹雖特別密，卻只有豌豆大小，打在厚衣帽上還不覺得怎樣。比較頂難防禦的，還是強烈的紫外線的侵襲。我們僅只黃昏時候將青紗面幔除去結果妹妹白裏透紅的臉龐兒竟還變得微褐了。不過奇怪，這一點兒淡淡的點染，不但沒有減少她原有的美麗，反更添上了幾分難於形容的嫵媚呢！哥哥姐姐和弟弟發現了這個奇蹟，每在晚上揭去面幔時都爭着飽餐那秀色，而她自己照小鏡子時，也會不禁嫣然自喜呢。只要你不被風雪冰雹嚇退，接着便是碧藍晴空，萬里無雲，滿天繁星，皓月千里的良辰美景來歡迎你了。中原的天氣雖沒有西藏高原這麼惡劣，然而也沒有西藏高原這麼美麗皎潔啊！

我們這次經過的關外地帶，可分作兩大段。第一段由爐定新[illegible]

三千公尺以上，約如峨嵋山頂，較低處可種青稞洋芋，道孚最低，能種小麥蕎麥。第二段由竹慶經石渠至青海玉樹，高寒荒涼，海拔約四千公尺以上，約相當於喜馬拉雅山額非爾士的山腰，種植極可能，一片原始草地，是真正的西藏高原風光。樓房絕跡，居民全係所謂「牛廠娃」，住着獨的牛毛帳篷，逐水草而居，不用鈔票，只需要茶葉（喝酥油茶，視茶不可少），僱牛馬的腳價，買酥油牛肉等，都非茶葉不行。此外他們也歡迎鼻烟和棉花（藥綿亦可）作醫藥用）和哈達了一些，偶爾用作獎勵品，大有功效。一路過去，經了兩處越過幾個寺院，第一段所見的屬藏族黑人，第二段的黑得像鬼，而且是年不洗的臉譜上塗得像個統兒樣，凶像的面容使臉譜漆味越像舊戲臺的包公，久經風霜剝落，像是這樣的好的面容，這是了份八作怪。不過有時用小指好一點的小丫頭，給她一點裝化粧品，要她當面洗臉擦上，卻又像一個非洲美人呢。第一段的藏官語和第二段的牛廠話也頗有不同，不過我們的語言天才外交官能歐微臉變，到處皆能的。況且和他們接洽時總是黃昏傳譯，這時不怕紫外線了，我們都揭下面幔，露出美麗的小面孔，儼然天使臨凡，而小天使們總的聲音打着流利的藏語又是那麼悅耳動聽，教牛鬼蛇神般的藏男女們怎不憂驚傾慕，滿口「拿滌——（下略上之藏語謝謝的意思）」敬您福命呢？所以我們的總照例（略）便使得了一般對我們上下一致的招待。兩者也不相衝突，便是人人口中唸着：「唵嘛呢叭咪吽」（即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喇嘛每晚必念），途中到處遇華石塊到處堆積着嘛呢堆，不過第二段的嘛呢堆較大莊嚴，高如假山，平數十丈，疊上往往嵌有一方方石刻彩色佛像，每像姿勢和背景不同，富有圖案藝術美，西洋藝術家稱之為喇嘛藝術。吾人過到嘛呢堆總是靠左走的。

番族的統治階級是喇嘛，宏壯華麗的總當然是一座喇嘛寺。幾百里路不見一間樓房，然而幾十里內總可找到一座喇嘛寺，雖然在半坡上像一座王宮。前面草原上密佈着一排排的十幾頂牛毛帳篷，便是它的百姓之家，草原上碉樓上成千喫草的牛羊群，便是它君民共同的生命線。一路經過的大小喇嘛寺，我們都進去參觀過。然總最雄偉壯麗的首推甘孜喇嘛寺；地勢險峻，可作軍事據點的，推○樹喇嘛寺；而招待最親切的，是竹慶喇嘛寺。寺裏各殿引我們注意的是佛像，而佛像中最使我們覺得有趣的是男女裸抱的歡喜佛。大金寺的歡喜佛最大，可惜是塑的兒點歡面，令人望而卻步。甘孜喇嘛寺的歡喜佛又○又深究，而且是銅好人面，身體各部也都勻稱而具藝術美，我們公認為歡喜之花。第一次看見歡喜佛是在道孚喇嘛寺，佛着陰合那麼赤條條地擁抱着，我們一見不免都大驚小怪而感到非常奇怪。竹慶喇嘛寺之所以招待親切周到，是因為天興和尚為介紹L先生的緣故。L先生精通藏文，在佛學上造詣甚深，在康地很有地位，對竹慶寺更有密切關係。所以他領我們去參觀各地方，都讓我們看遍了。該寺因附近○○內裏內木料缺乏，建築較差，但內容却很充實。由印度西藏來的及歷代鑄賜的各色各樣的銅佛像及名貴法器，比甘孜道孚等著名之寺還要富。單說我們特別注目的歡喜佛銅像，從殿上數就有七八尊之多，簡直是樂園結婚的縮影，作風淫穢，我們都不禁咋舌。總際最長久的一幕，是進小皇宮裏去朝見小活佛。L先生照規矩獻哈達一條

給祂，向趴睡牀上的八九歲小活佛深深鞠了一躬，（喇嘛們去朝見是要備禮跪拜，磕頭爲榮的，L先生是漢人例外）我們擠在裏面只微微點頭。小活佛模樣兒還生得端正清秀，因少見天日而稍嫌蒼白，所以還不失爲一個白淨可愛的小孩子。紅衣外，披上一件小袈裟。右側坐着一位十六七歲的年輕喇嘛，想是個小活佛的侍從的。再右邊坐着一位嚴肅的年長喇嘛，自然是負責管束小活佛並教他認字唸經的；不知小活佛曾受過他多少頓打呢，雖然打過後他又會向他行禮後悔地跪拜謝罪。這位經師代表活佛給我們每人一條哈達[illegible]自佩戴，據說可以避邪消災。L先生說明了這位經師的說法[illegible]地用漢語打趣，我們[illegible]藉目前的時間[illegible]小廟內[illegible]各種佛像，另外又發現一對精緻的銅鑄金裝的歡喜佛，女的[illegible]背，很奇怪，有一個[illegible]居在玻璃紗窗裏，側身關住面呢。除銅的佛像外，還有幾幅彩色的神像使我們[illegible]和大肚笑的彌勒佛像。還有瓷器、陶瓷、銅[illegible]路給[illegible]莊嚴的佛像添上幾分小孩子的情趣，我們聯想[illegible]西國來這位，也許有人[illegible]。我們[illegible]像[illegible]小活佛，見他在炕床上左翻右滾，閒不自在，偶[illegible]我們[illegible]天真稚氣地笑，[illegible]招呼，[illegible]接近的[illegible]。[illegible]茶端進來了，[illegible]指[illegible]坐在炕[illegible]地毯上，同小活佛與[illegible]，小茶桌，我們[illegible]把他[illegible]做着得了。[illegible]巧地做手勢請我們嚐嚐糖果，喝酥油茶，我們每人[illegible]取了[illegible]可惜[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不覺吐出了一句[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的[illegible]開[illegible]了。[illegible]，什麼都要[illegible]答一聲。可憐這個除了佛像少見別物的小娃娃，瞧見我們不許什麼小玩意兒，都得討過手去欣賞一番，小嘴兒且[illegible]出一[illegible]幼稚可笑嘖嘖的讚嘆聲。最妙的是[illegible]妹妹的[illegible]央求弟弟打開[illegible]光了，小鏡子啦，粉撲兒啦，口紅啦，胭脂啦，香粉香精啦，這些見所未見的寶物，聞所未聞的香味，[illegible]得[illegible]了魔似的嘻笑個不停，連那嚴厲的經師都[illegible]瞪他一眼竟也沒有覺得。後來還是妹妹[illegible]上的翡翠戒指他[illegible]要着。妹妹可憐他，不覺把他當作小弟弟看待，就脫下給他。他[illegible]感激地雙手接過去，翻來覆去像似活地玩賞了一會，才又戀戀不捨地雙手奉還三生有幸的小姐姐，並眼睜睜看着她[illegible]微笑地帶上光滑透亮的小指。[illegible]他[illegible]下去恐有不便，就[illegible]下自來水筆教他寫字，寫中文，寫英文。他也[illegible]習照寫。中文寫得不妙，英文倒很可以，當然[illegible]因爲[illegible]文也[illegible]手的緣故。這樣，我們彼此帶[illegible]又親熱地在活佛[illegible]自[illegible]了[illegible]小[illegible]光[illegible]油茶[illegible]了又喝[illegible]茶，乾果[illegible]和[illegible]麵[illegible]吃了[illegible]八寶飯，然後[illegible]身告辭。臨[illegible]時，小活佛幾乎要跳[illegible]來和我們同走，但經師[illegible]他[illegible]了，只好[illegible]地留下[illegible]的小屁股在[illegible]牀上，[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來[illegible]，而[illegible]合於天真而人性[illegible]了。我們下樓出大殿，[illegible]，偶一抬頭，見樓上一窗口[illegible]一角，露出了小活佛的[illegible]可奈何的臉兒。我們都不[illegible]道：「可憐的小活佛兒！」

我們的飲食，大[illegible]，中午[illegible]，[illegible]糌粑（[illegible]的[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

烙餅或鍋貼餃子（我們過道爭時買了一駄麵粉），費時間做的各樣特別菜和野味，也都在晚上喫。這把我們漸漸覺得比大米飯還香，加上新鮮酥油更覺可口；但妹妹們囿少加酥油，而白糖非多要不可。她對糌粑能發生好感，也正因為它比飯便於加糖的緣故。中午，途中休息時，遇有牛廠，我們便大喝新鮮牛奶（只是喝多了有些瀉肚子，四人無一例外），也可用牛奶搓成糌粑喫。沒有牛廠，便把茶葉給烏拉娃燒茶燈發。（他們的茶葉多是熬過又晒乾幾次的，最後還研細和藏粑內喫下。）竹慶以上的蠻子常喫生牛肉從牛皮袋裏取出牛變牛腿，拔下蠻刀，一塊塊割牟大嚼，喫得津津有味。我們有時也試割幾片兒在牛糞火上烤得半熟喫，覺得還不錯；與是江南妹妹抿着嘴兒笑，不肯沾一沾嘴唇，她到底是我們中最文雅的人兒啊！江南妹妹也是我們共同愛護的美麗的公主，什麼操勞的事情從不肯讓她做。奇怪的只是揉糌粑一事，卻漸漸成了她的專門工作，因為大家都覺得她的手最清潔，而且不知為什麼，她揉出來的糌粑，也特別香甜，似乎暗中加入了瓊漿玉液的。所以大姊姊把東西預備好了，只要妹妹高興，就讓她自動脫去皮手套，伸手入大鍋中揉糌粑給大家喫。她揉好了把一大團糌粑分做四份，而把割給自己的一份多加些糖再揉。中發一個我和弟弟照例是坐喫現成的。除非遇到日熱鎔化，凝冰凍融時（凝結如牛糞，烏拉娃還是取以燒茶，我們可受不了），兩個男孩子才自告奮勇，分向左右山坡有濃蔭雜樹清冽的山泉，找得了，便揮手高呼，大姊姊便攜鐵鍋來盛。我是姊姊不可缺的助手。無論借宿處是蠻房是牛毛帳蓬或是喇嘛寺，而唯一寶貴的燃料總是乾牛糞塊子。我學會了打皮火筒，吹牛糞火，就懸遲一點手藝，便夠資格做任何大廚司的下手了。遇到有新獵獲到之日，斬羊斷獐腿剝皮，更是我的拿手好戲，真是游刃有餘，蠻子見了也佩服，因此妹妹封我為「解剖學家」。早發的臘味飯，餚寶是做，連我的幫忙也被好姊姊婉拒了。

我們在康青道上第一件大快事，無疑的是跑馬。我們還是兩年前在成都華西學會了初步的騎術，不過那是借用騎兵學校的有訓練的馬，沒有多大危險，所以除了妹妹太膽小外，我們都能夠大跑了，她卻連獨騎也不敢，後來到西昌，騎馬爬小相嶺，妹妹還是抱在弟弟背後同騎一馬的。這次出關，本來她還不敢嘗試獨騎，但哥哥姐姐和弟弟都替她打氣，說這是她學會騎馬的最後機會，錯過可惜。又懇切說明關外的馬雖野，但上了年紀的平穩的老馬當然也不少。而且我們每站換馬，從康定到青海玉樹要換牛馬二十次以上，我們可以每次好好替她選擇坐騎，逐步漸進，由慢走到快走，快走到小跑到大跑。也就是由坐馬騎到跑馬，由老爺馬騎到少爺馬由死馬騎到活馬，這樣再騎不會的人，真和神仙一樣，是決不會有的。這麼一說，妹妹也覺得有了把握，敢下決心做個兒女英雄給哥哥姐姐弟弟看。為了妹妹，最初出發我們都騎老爺馬，而且把最老爺的給她坐，結果她卻嫌走得太慢了。第二站便換好一點的，可以走快，她也騎得穩了。第三站再選好一點的，可以小跑，也沒把她摔下來，我們歡喜，妹妹也興奮，覺得真騎會了。到四五站讓她多練習兩天小跑，因為小跑是騎術的基礎。第六站，我們腳價加兩倍，由十餘匹馬中精選出四匹好馬，又快又平，給妹妹開始學習大

跑。最初她害怕，我們也不放心，三匹馬在周圍打圈兒，注意保護她同跑，必要時將橫攔住她的馬頭，強迫停下。好妹妹抖擻精神，雙腿兒用勁騎，雙手兒拉牢韁繩，柳腰兒盡量靈活以取得平衡，前傾後仰俱能適應。居然大跑了一里遠近也沒摔下來，倒是我們怕她太累了，忙叫勒馬停止。好妹妹歡狂地跳下馬來，接受我們歡狂的抱吻，慶賀她跑馬成功。此後不用說：我們每結那要選好馬騎了，情願多出腳價，只要同妹妹縱橫草原，跑得愉快！不過給她騎的馬都要先由弟弟試騎過，我們才放心，因為多次的經驗證明他最能敏感馬的少爺脾氣或別種毛病。馬的任何意外舉動他能在一剎那前預覺得到而加以準備或制止，所以他騎馬從不失事。後來却更發現一個意外的奇蹟，就是我們的江南妹妹比我們更能降服狡黠不馴的少爺馬，當牠亂跳亂蹦不肯聽話時，她便把面幌揭起，嫣然微笑地看著馬的大眼睛，然後以輕盈美妙的步子徐徐走近，溫柔地伸出玉手輕輕兒撫摸馬的頸側，順著毛撫抹幾下，說也奇怪，那野馬就像受了催眠術似的俯首貼耳，一任她為所欲為了。——這使我想到希臘女神騎在雄獅或雄牛背上的故事，原來並非荒誕無稽。自然界以柔勝剛的實例本就不少，而溫柔的神力，更非倔強的魔力所能頑抗。所以野猴王不懼天兵天將，却最心服南海觀世音，所謂緊箍咒兒，誰說不就是象徵慈航大士不可抗的溫柔的性格呢？——每見妹妹飛身上馬的神姿（非雄姿），我心裏便感到說不出的和諧美。真想不到一個柔弱女孩一旦竟變成了馬上英雄！

在差役太繁的地方，例如竹巖，僱得馬比較困難。但愛跑馬的人騎壞馬確是苦事，所以我們非要營家自用的好馬不可，情願多給他們茶葉，而他們見了茶葉又比見了銀子還眼紅。可是蠻主人很不放心，緊跟著走，怕我們跑得太久太厲害，把馬累壞了。其實我們很知道愛惜馬的。我們大跑不過五分鐘，小跑不過半小時，快走不過一小時，總要下來放馬休息喫草至少十分鐘以上，在風光好的地方，還高興等待後面犛牛到了再走。而且我們放馬喫草不像別的客人把馬拴在一處，或數馬互繫著，生怕跑了拉不還；我們却讓馬絕對自由，向草最好的地方各自活動，並不怕牠們逃跑，因為我們有著軟硬俱全的兩位擒馬聖手啦。妹妹溫柔會催眠，弟弟體捷善奔跑，而馬又是生來有英雄氣的動物，只要賽跑者抓住了它的韁繩，它便承認失敗而自動就範。假使馬也像犛牛那般愚蠢頑抗，一個小孩子那里制服得了呢？而妹妹的美妙的催眠術也定會失效的，因為既蠢笨如牛，不會懂得受寵若驚的雅趣了！生性仁慈的妹妹愛惜馬更甚，尤其對於跑得又快又平穩的良駒，到換站時她大有戀戀不捨之意，却又苦於沒有法子留下。結果她往往採一大團藏糖獎賞它，而且還要放入一點子白糖哩！可是當她親手丟給牠時，馬受寵若驚地張開了大嘴來接受這恩賞，她一見又生怕咬了她的手，不禁嬌聲嬌氣地笑著退縮下去，到後來還是我或是弟弟替她完成了這任務。

在石渠縣境的精華區域色許鄉，我們有一天心血來潮，在色許寺前廣百方里的大草壩上舉行一次大賽馬。這草壩老鼠洞比較稀少，但大跑時馬無法認路，仍有顛覆危險，但我們再也不怕這個。而且硬要在大牛廠裏特別挑選較鼓勁的幾乎沒人騎過的野馬，大膽地騎滑背，準備跌上一百交！只有

妹妹我們不要她去冒險，還是偷偷騎吧。這一舉動驚動了場上的幾位精於騎術的女英雄，也一同熱烈地做了馬前圍觀。妥說結果我和姊姊都跌了兩三次，妹妹還跌下馬一次。原因正是馬失前蹄，踏入鼠洞，逃不及住；一個仰翻，馬屁向朝天。不過我們的姿勢在跌得很熟練，沒受一點傷，跳起來又再騎。一上馬，繼續馳奔。倒霉弟弟騎的是匹厲害的馬，也沒把他摔下來，不過馬屁常朝天時他也非得滾落下來不可，否則有被壓的危險，但他跳下，屁尖兒點地便立起了，再也不會跌倒。有一次他竟從第一匹奔馬上跳下來，如鳶飛墮，足尖才觸地，一翻身又跨上第二匹奔馬——妹妹和我，祇住小姐姐的細腰學比較穩健奔馳。這些精彩表演，教騎術是精的老鬍子也咋舌稱奇，內蒙當年不如。

廢青海上第二件大快事要算打獵。我們既然有了一支好獵槍，姊姊弟弟和我都放射得夠準確，（其實這槍也非常易準了，如果妹妹膽大一點，也何嘗沒有資格做射手呢？）所以每一顆子彈至少非換得一件獵物不可。——唯一例外是在玉樹這獵最多跑的梅花鹿，有一次我連發三珠才打倒它。！——而沿途野物之多，又真是駭人聽聞。格格口的馬雞，超稿一帶的野山羊，翻江邊門起卡一帶的雁，每天打它一百隻也不覺費力。它們以為獵少遭人射擊，不知害怕，所以我們的射擊距離很少超過五十米的，只有獵鹿才有超過一百米的時候。這地的雪豬，用石頭都打得到，但肉味不甚鮮美，我們不大獵取。到處遇見咬死人的岩雕，雖可用弓箭，但已成為古代的武器，被淘汰久矣，我們也不大獵取。野驢倒還值得一顆子彈，但四處蹦着，多得不勝射擊，只不過獵獲佐餐很鮮，費彈子多打幾隻避避寂寞；除掉它外，好吃的下酒的，在黃河源頭，據說可驅蛇蟲，放羊蠍子毒，有傳說天葬台的屠牌師，他說這只是西藏喇嘛傳說，不確，所以試後喀喇喇嘛之效。我們也曾獵鷹把它嘗嘗，不太鮮，不再多打。斑頭雁肉味，比野鴨、黃羊肉好吃，黃鴨肉比灰雁肉好喫。而且野鴿肉最為細嫩可口，但我們是在一槍能打十隻以上的時候才打，附一槍既然也能接着不如顧以便射。收穫最大的，是在角卡松格裏當麻雀大笨行時的一槍，麻雀密集成飛，天為之黑，轟然一聲，紛紛墜地，如落花大雨，計拾得麻雀一百五十六隻，裝一麻袋，回去剝皮而炸用椒鹽，和作酒肴，其滋味不下於廣東油之百花雀；據在馬上下幾天才能吃，灰麋羚為不成對飛翔的，並且據說死了一隻，就終生不再配，所以我們也都盡量注意角度，成對獵取，以免孤雁便成孤鴛之悲劇。總之，自到了以後，從陰燈子打黃鴨起，我們每天晚餐都離不了野味的。而且成了純肉食動物了！不過也有法子，腥外期見去採購、喫糌粑？雖然平時吃的人也在大嚼牛肉不可啊！我們雖是以打獵為喫為原則，但獵獲的還是常常超出我們食量的三倍以上。喫不了只好用鹽醃着，用罐頭光了用青海的食鹽。結果缺了兩馱野味回到定，送了獵槍主人一馱，又遞和尚半馱，這時纔見受助人的歡喜不壞，才不再懊悔獵得過多和一路的累贅了。

還有一件關於打獵而比打獵更覺有趣的事兒，便是拾雁蛋。最初發現是在斜谷寺下兩高約五丈的土崖上，許多的小洞，灰雁和黃鴨飛進飛出，明明是它們的巢穴，圍着洞的出嘴兒身手，爬上去看，活捉一隻灰雁，却又發現幾乎每個

五三—一七八

洞裏都有幾枚白蛋。他便抱着雁跳下岩來，——！這隻雁後來經它的情侶在空中盤旋討情，多情的江南妹妹又放它飛去了——帶個布袋兒上去，拾了十多個下來，有鵝蛋那麼大，深白的蛋殼上露着細紅的白點，很美麗，妹妹一手拿一個高興得跳。晚上先拿四個來嘗，蛋質卻比雞蛋還細嫩可口，蛋黃特別大，幾占蛋質體積三分之二，真是最好的美味滋養品呢。每人喫一個還想喫，便索性把餘下的十個煎作大荷包蛋哥姐各喫三個，弟妹各喫兩個，便都飽得飯都不要喫了。二日後經過雅礱江邊，亂石岩上的雁洞更多，而且洞處有突出石稜可攀，比光禿壁立的十岩好爬多了。我便與爸爸脫下鞋襪毛襪，赤足爬上岩去拾蛋，而且提攜弟弟來，因為這對於他太容易了。過拾了兩個洞，一洞四個，一洞五個，滿裝衣袋而下。妹妹看着大為興奮，也要上岩一試，隨上她說，「留毛襪鞋襪，把手給我扶她爬上去。爬到岩上了一個洞時，頭上石穴裏猛飛出一對雁來，出其不意地把妹妹嚇了一跳，她定一定神，從仰臉伸手去採，先夠不着。我便抱着她的大腿舉上去，她摸得一個放一個在大衣袋裏，得了四個之後，再沒有了，便叫我放她下來。她雙手兒撫着蛋溜下後，拿出來擺在草地上賞玩，白殼青花，交映成趣，正當這時忽然上空呼呼叫着，那一對雁飛回來了，先後鑽入石穴看牠倆的小愛巢兒。妹妹仰臉兒望着，想像牠倆回家的失望情狀，忽然動了憐憫心，忙叫弟弟送還兩個放在洞裏。那對失望的雁正佇立洞門邊，見人又上來，憤憤地又飛離洞口，但回頭見還小孩手裏拿兩個蛋送回洞去，卻又感激地在洞邊[illegible]，弟弟放好蛋剛離開洞口，牠倆便又忙着歡喜地鑽進去」。天真妹妹見了這種情形，又替那對雁兒高興得跳了。這時弟弟就用手捉活雁，真是易如反掌，但那時誰也不會起忍心的。並且想到洞中有小孩子，從此遷居，我們都不願再獵了。不過喫美的大雁還不肯放棄，取半數留半數就過意得去。從來每半數雁則又被殘酷的爸爸弟弟捕獲了。他說：「因為每洞七八個蛋的不很少見，那三個蛋的該是還不足。後生是的當然最新鮮，而且全數取了都不要緊，因為還得有生。生出了的才數半數或完全不取，因為那裏說不定已有孵小雁兒了。」這話哥姐都翻譯有道理，一致擁護。但我們了求證明起見，我們用了分別取的辦法，果然發現蛋殼多洞中的孵的蛋，蛋黃上已開始滿佈着血絲網，甚至已可辨認出雁兒雛形來了。

第一件大快事是捉魚。雅礱江支流小溪，水是那麼淺明，含是那麼多。在水流轉彎處的小泥灣，[illegible]沉沉的都是魚，伸手下去亂抓一把起來，便是好幾條六七寸長的，手臂再伸入岸邊草底洞裏去，更可拖出尺多長的魚來。有花紋鮮的有十幾斤一條，會那一條蛇那樣，在透明水裏更好當面選捉。因為捉魚是那麼輕而易舉，我一尺下水就夠多了，哥也不必勞動姐妹，尤其是這裏用不到我們的游泳的會然捉魚手——翻着弟弟。妹妹見我一手一手往岸上扔，白肚皮翻翻在草地上跳，捉魚是多容易，多快活呀！在此鼓起的一天正午，她也赤了手足，要我扶下水試一試。她正手入水捉了約莫十分鐘之久，連一條魚也捉不起來，剛要捉出水面又給滑跑了！她紅着嬌臉兒又氣又笑，哥姐也會意地取笑她。我說：「聽解剖學家告訴你，魚的大腦不發達，比不得聰明的馬，小姐的溫柔催眠術使不靈了！」姊姊也說：「大概因為

妹妹手太纖嫩，恐怕容易滑走吧。」這原還是弟弟最顧惜，乖乖地告訴她說：「小姐姐！你捉魚身不行的，手也下得太輕了，用力抓住頭部吧，必要時一個指頭挖進鰓裏。」妹妹忙傾教改良捉法，結果才捉起來兩尾半尺長的花魚，總算沒有「喫鴨蛋」。然而玉腿粉臂已凍得通紅了；恐怕要凍出毛病來，大姊姊忙到水邊拖她上岸，用絨巾好好擦乾腿與臂穿上襪靴，披上皮大衣，戴上手套，並宣告再不許她下水，引誘着同歸。才收服妹妹，弟弟却又要淘氣了。他見小溪裏的魚捉來捉去沒有超過一斤重的，看不上眼，他要潛入雅龍江流水深處去捉大魚。但水太冷，不放心，哥姐堅決阻止了他。後來到了玉樹，地勢較低，天氣較暖，他再也不肯聽話，赤了身兒鑽入玉樹河裏，不到一分鐘便抓着鰓拉起來一條三斤重的細鱗魚，脫手一拋，在草壩上跳起幾尺高，妹妹忙奔去伏身按住。轉眼又見弟弟捉起來一條二斤重的花魚。大姊姊忙說很夠喫了，伸手去拉他上岸，他也就乖乖地順從。擦身穿衣的工作，自然是他小姐姐的賞心樂事了。由玉樹轉來過通天河（金沙江上游）時，晴天下午，深低峽谷中甚熱，我們都脫去大衣，弟弟又強着裸了身兒下河去，三分鐘內抱起來一條八斤重的大花魚，在相搏的狀態下掀出水面，伏身按着牠不敢鬆手，我去幫忙才用繩穿鰓拴牢。妹妹歡喜得要死，而且連弟弟自己都滿意地笑了。因為正當雪溶季節，桃花水發，在深潭裏看不清是那種魚，他是揀選魚身較圓的擒拿的，果然正是好喫又好看的花魚呢！這麼一來，我們魚肉喫飽；以後再看見滿溪的魚羣，誰也不想再捉，真是熟視無睹了。

在這高原上的三個月旅行中，我們始終是興奮緊張地快活着。[illegible]，那天在霜道崔馬格拉山脊下去的峽谷裏。晴暖無風，積雪融潰，熱悶得每個人軟洋洋的。在此休息中，馬匹垂着頭慢慢咬草，不像往日有勁。烏拉娃雖照例拾牛糞生火燒茶喫糌粑，却有點沒精打彩。我們太姊姊雖還能寧靜地替我們預備食物，動作却顯然沒有平時靈捷。活潑的小弟弟也只乖乖地坐着，不大想動的樣子。嬌柔妹妹更像飲醉了甜酒，軟躺在草地酣睡。我也覺得慵倦的，幾乎眼睛都張不開來。後來却一半本能一半好奇地偷偷揭開妹妹的面帳，瞧瞧她熱得紅如桃花的俏麗面龐兒，忍不住輕輕挨上去聞聞香香，忽然一下子精神起來了，多麼神奇靈妙的興奮劑啊！

竹慶以北原是牛廠之國，除了牛廠便沒有人家。我們對牛廠有好感也有惡感，然而還是常去白相。好感在那兒隨時有新鮮牛奶酥油好喫，有廣大牛羊羣好瞧。尤其討人歡喜的是初生的小毛牛小綿羊，怪活潑地在大羣中跑跳嬉耍，一忽兒又找自己娘媽吸奶去。小綿羊最潔白可愛，妹妹一見總喜歡待捉起來，抱在懷裏撫摩；但抱起一隻又有幾隻跑到跟前來爭寵，這時只可惜我們妹妹不是千手觀音啊！惡感是在牛廠的蠻狗太多，都那麼橫蠻兒猛怪怕人。我們去時雖遠遠即喊打招呼，但有時兩三個蠻丁頭攢動着裸露的右奶撲去撲來，還把幾頭大蠻狗擋不住，我們還是免不了被圍攻的災難。幸而事先有備，我和姊姊弟弟都帶有棍子，當此危險關頭，便三人相背作戰，把膽小妹妹好好夾護在三背中間。

現在總檢討一下康青之行到底給了我們一些什麼新常識吧。啊，真不少呢！沒到過關外的人，第一就不能確切想像

高原的地形和氣候。不會知道空氣稀薄得快走幾步就喘不過氣來。（這教你相信海拔之高。）不會知道雲有多種不同的形式，和雲變成冰的微妙過程。不會知道在日光中的雲上行走半日，面孔會紅腫刺痛如被灼傷，幾天平復之後就會變成個非洲老鄉；眼睛的紅腫發炎更痛苦，會帶來幾天幾夜的失明和失眠。（這教你認得無形無影的紫外線的厲害。）不會知道在日光照射下黑色的牛毛帳篷內會暖熱如春夏，比敞開着的帳門外的寒冷相差到攝氏十度以上，布帳篷却無此妙處。不會知道油布油綢之類早晚間會凍得那麼脆硬，略一捲摺便片片破碎作蝴蝶飛，教你想起最好是用橡皮布去隔雨水。不會知道「渴飲雪」固然在所不免，而頂冤枉的是「不飢」也非「吞毛」不行！因爲無論糌粑裏，酥油裏，牛奶裏，空氣裏，到處都是牛羊毛，教你挑不勝挑，避不勝避，只好不看爲淨，吞之大吉。尤其不會知道世界牧畜專家也驚爲創見的犛牛會有那麼多偉大的用處，番人的食住行衣幾乎完全建築在牛身上。酥油奶渣和牛肉是他們的食，糌粑都得用酥油向産犛牛地區去換，此外酥油點燈，給他們以黑夜中的光明。牛毛帳篷是他們的住處，活動好搬家，最適於游牧之用，而且牛糞砌牆遮擋風，過了冬天又撤來燒——牛糞原是草地僅有的唯一寶貴的燃料，給他們以抗禦高寒的溫熱。行是全靠牛馱笨重東西，還可代馬做坐騎。衣之主要品自然是終身一件無面老皮裘，但牛絨衣毡也頗不少見。臨了，你知道騾與馬交生騾子 騾子比馬的力氣大更値價麼？那麼我再告訴你，黑黃牛與犛牛交生偏牛，偏牛也比犛牛力氣更大更有價値。

最後還得聊一筆玉樹喇嘛寺的跳神。這一年一度的大勝會，恰巧給我們碰上了，滿臉黑糖滿頭塵灰的丫頭們也只有這一度梳洗得乾乾淨淨，穿上漂而亮之的衣服，戴上貴而且重的首飾，手裏各提一桶牛奶子做午餐（其味如用北平酸梅湯特製的冰淇淋），鶯鶯燕燕趕來參加勝會，被着的慾望直切涌人。老太婆小孩子中年男女也都傾巢而來，不甘落後。年年看到的跳神有什麼好看？都不過借此機會大歡樂一天罷了。喇嘛寺自然更當仁不讓，大宗家當，什麼法寶重器都擺出來炫耀一過。於是五光十色的喇嘛連合陣線，和珠光寶氣的丫頭散兵陣線，構成跳神場上兩大主賓營壘，在廣大的場合觀衆之前裝神做鬼，和搔首弄姿。美麗的座旗幢幡；在午日照耀中更覺光輝燦爛。而四人扛一支的長大金銀喇叭也儘夠堂皇富麗，但吹出來悶沉沉的單調聲音，却夠惹人生氣。在大鼓長喇叭合奏中，一羣錦衣獸面人的笨拙可憐的舞蹈開始了，這就叫做跳神啊！倒是小喇嘛化裝的一批小男女滑稽跳舞，還活潑有趣得多。舞獅耍象的表演也很不錯。但最令我們見而愛之的，却是活佛和大喇嘛那兩匹肥壯光滑的西寧寶馬，配上金鞍銀鐙更顯得威風而美麗，假使肯借給我們大跑一趟多好啊！（完）

野人山

西南邊地民族的研究

晏華智

五三—一八二

三十一年的春天，敵人冒死侵略緬甸，繼又深入滇西邊境，於是那曾經殘破的一路的野人山，也捲入大戰的烽火中了。去年十月，中美聯軍從印度打進緬北，入了森林野貴山，涉水渡河，轉戰至今年二月終於肅清了野人山區的敵蹤，重開了具有重大意義的中印公路。

野人山位在緬甸北部親敦河源頭之處，包括臨近各嶺，但舒拉嶺，概念他範圍土緣，為中緬印三國天然分界線，由一片崇來中人遊觀的奇怪山野。今日戰爭的火焰，卻也驅開了這個野蠻的，不曾成為人們留意的天險，同時也於此提供學者發現了一個研究不知道的天地。

作者因為力有限，僅將這資料介紹一點野人山的民族，提供民族學者們參考。但記錄知識，先資遊覽之趣，尚祈讀者指正。

野人山的居民

野人山主要的種族叫開南Kachin，在漢種和阿卡族和的種族，內裏雖是各有各的語言風俗，但大都是一樣的，統名野人。他們身體壯健，膂力強大，像猿猴似的，野蠻似的性質，不喜耕種，不願工作，成羣結隊的向各處去搶劫侵略別的種族。他們的婦女也很吃苦耐勞能幹的，她們可以生產傳宗接，可以操縱全家的家務，主持家政，就開南各種族，是可以的。但奇怪的是開南族的人口，並不衰退，若說他們的人口增加，並不因為別的種族，但還是一天天的衰退下去，這是他們不能用科學的能力抵抗天災的關係，而受到自然的淘汰嗎？其實，叫做栗粟Lisu他們同樣的具有能力自身體能力，可是這種人的個子很小，並且頗壓迫婦女和不生產，他們只能自衛，從不敢侵犯別人的可能。他們的婦女同有她們男子還英勇的氣概，有火的精神。她們同樣的會打獵，會射弩，會作戰，在他們和開南戰爭的時候，往往是她們婦女們參加了，才得勝利的。

說起栗粟婦女的參加戰事來，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栗粟人射弩的神技是很有名的，他們在把帶毒尖的箭，在百步以內，對準目標射去，箭頭穿過而過，入射一般又準。這種戰鬥，當然是相當驚人的，可是驚人的還不止這個，當他們和開南開戰的時候，男子們在前面一山嶺上對敵人開火，婦女們就在後面一個山嶺上裝著毒彈。怎麼裝法呢，就是婦女們拾起弩箭，隨著男人們的指揮一箭射去，箭頭剛好釘在男子的包頭上。男子們再由自己的包頭上拔下來

用。這樣男子們就不會感到單獨的缺乏。這種辦法，不是兒戲的，可是他們卻從來不曾發生過事。

猓猓人當從附齊欲條，但他們有一種使附齊最懼怕的利器，便是毒藥，箭頭上塗有毒藥，射中身上，不必深入，見血後，數分鐘即死。所謂的「見血封喉」，除了受傷時馬上把被箭傷的皮膚整塊割去，是無法解救的。聽說猓猓自己倒知道解藥，可是這種解藥，他們對別種人是絕對嚴守秘密的。

猓猓人稍通漢語，風俗中亦多學漢俗，語言中尚夾帶有幾分漢語成語，讓他們自己承認是由漢人變成的，想要中夷的歷史倒不是遠吧，不然他們怎麼說他們也是黃帝的子孫呢？

猓猓族的人口生產率也很強，可是總因散居的緣故，又沒有一定的疆域，常年遷徙，以致不見發達。自從兩漢西以至片馬及騰邊一帶都有名猓猓，緬境及怒江下游兩邊境內，名稱猓猓。那些猓猓族的語言風俗及裝飾也稍異，大半黑猓猓野蠻，花猓猓稍文明，而居緬境者，已受教育與緬人同化了。

這裏有些茶山和浪速，也是屬於開青的一種，性情風俗是一樣的，只是言語不大相同，譬如阿鷄說吃飯是「擲坐」，而茶山話是「貓坐」，都是大同小異，不過茶山族倘守本分，不多做搶劫的事，人也聰明，稍懂生易。浪速卻不然，蠢笨異常，與阿鷄相同，而在野人中，又是被阿鷄輕視的一種，不知何故。

此外，有兩種大相差異而相處不遠的，一種叫阿昌 Achang 人物很優秀，清潔，風俗禮節與漢人同，男女都能說漢話。這種人喜住在小平原上，操農業為生。其他的一種，就是崩龍 Bonglung 住在山巔間，與阿昌卻大不相同，男女都不穿衣，喜歡露上身，就髒得很，語言簡捷而快，頗難懂。這種人個很忠實，窮死也不肯像阿鷄般出外為匪搶劫，這類人種日漸減少，將來或者會消滅以至不可見。

還有一種叫嘎老 Kalao 住在幽深的山箐裏——人數甚少，不多與別族人來往接觸，——一切都很神秘，聽說他們是從前滇緬邊裏的漢人，當初所用的是漢語，後來因為遷到山裏去，就把漢語忘掉；又有人說：他們最初是叫老老（就是老祖人的意思）因為日久了，唸錯了音，改變為嘎老，這也不大可相信。

其次要說到在野人山區城裏最為普遍而多的，要算是大家所知道的擺夷 Idoi 了，他們多住在平原裏，雖然也是夷族，可是與漢人並沒有什麼差別，他們勝為聰明，人物漂亮，整潔的家庭，美麗的姑娘，還有肥沃和豐饒的莊稼。他們團結很強，對外相當有力，在緬境的叫水擺夷，在國內的叫漢擺夷，言語小有差異，家庭絕對解放自由，婚姻多是戀愛成功的。父母對成年的兒女都縱放他們出外戀愛，在月明說話的村外廣場上，青年男女三五成羣換了清潔的衣服，一塊對唱情歌，互相談笑，和晴朗天氣的日間田野裏，又常會見到青年男女挑着籮，背着鋤，互唱情歌問答着，很悠閒活潑的往工作地方去，這令人多麼的羡慕。

擺夷區域，多半土地肥沃，生產豐富，所以他們生活都很舒適，為這個緣故，人便很懶惰。每日只設法追求娛樂，

遇有盛會，莫不興高采烈，故有「懶擺夷」之俗稱。連他們自己都承認不諱。

擺夷人知識尙高，都讀漢書，多與漢人相處。本來就很文明，而自抗戰以來，軍事與政治建設，側重於西南後方，公路經過之地，由中西帶來之文明，把夷人也同化了。譬如滇緬公路時代的芒市遮放等地的擺夷，就有不少西裝革履的時髦少年，和燙髮高跟的摩登小姐，已不復是昔年體褶赤脚的夷人了。（作者按：民國廿九年蔣委員長及何總長召見各擺地土司如芒市土司方代辦遮放土司多英培等中央還特委軍事要職多人）近年來，多與別省的漢人通婚，假使再過幾年，或者會整個的變爲漢族的。

其他的夷人尙有，如濮拉，猓瓦，裸黑，龍人，獠人：等，因未在野人山中[illegible]，所以這裏只得割愛了。

開青族

開青人在性情上[illegible]盜匪，除時相往來之熟人外，遇有生人入[illegible]，就會生出事來。

初[illegible]象是這樣的，幾間很黑又很長的茅[illegible]，[illegible]幾條大毛虫。在一間寬大的房門前，[illegible]十個的一排乾獵的水牛頭骨。[illegible]齷齪，一付黑臉，一張嚼滿了[illegible]鎗（卽火藥鎗）。見有生[illegible]初見的一定會使你大吃一[illegible]談話道：「老販！什麼來做[illegible]、檳榔[illegible]客氣的來摸弄你的行李，喜歡的東西，搶了就走，多數的漢人，就是因這個緣故，被他們搶殺的。

開青男人們的裝束，都差不多，因爲時有殺刼，與平工作需用的緣故，所以他們在家裏，躺坐時，都必長刀不離身。每人身上掛着兩個布袋，裏面裝着煙盒，檳榔盒，酒筒，身上還帶着許多獸骨和獸齒，據說這種獸骨與齒，都是寶物，最好的在戰事時帶在身上，還可以避刀鎗呢！這種不徑之談，在開青人口中，不可勝數。開青男人，不肯做工，大多數背着刀，肩着鎗，各處遊行。或在山中禁獵，或到壩子裏搶刼，或聚衆喝酒，一言不合，便拔刀亂砍。有時農忙，就到山地裏去幫助工作，傍晚歸來時，女的背着籃，男的扛着枯柴，棉織似一行的由莽林中回來。歌聲悠揚婉轉的，震撼了整個山谷，與山中野麂子的呼聲，互相經應着，使遊到這裏的旅客聽到了，會增起無窮淒涼的思味。

開青族的女子

圓圓的面孔，大大的眼珠，年輕的姑娘與少婦，披着短短的髮，年老的，纏着高的包巾，衣服是很短的，短到幾乎每個女人的肚皮，都給人看見了。不穿褲子，一塊[illegible]的布，圍在腰間，用一條紅綢或黃綢束了，就掩下一[illegible]着。頸上帶着幾道銀項圈，脖上束着一[illegible]銀[illegible]，耳[illegible]大銀筒，或掛着銀牌，衣服上釘着許多的銀[illegible]樣[illegible]上面，可以看出她們的富有和貧苦。姑娘們[illegible]天眞，浪漫，一點都不曉得什麼是顧忌，[illegible]嘻嘻哈哈，常見她們是歡天喜地的。「女[illegible]

五三一一八四

是幾乎與機械似的，老是內在動作着，在金雞初鳴，天還未破曉，灰色的天空，尚存留着幾顆殘星的時候，她們便起來，在大門口的木臼裏，用幾根木棒，互相輪替着舂谷子，口裏不住的哼唱着，聲音忽高忽低，忽大忽小，如泣如訴，使還在夢中的床上人聽了，幾乎魂靈兒已飛到半天裏去的說不所出以然來。

她們早早的把飯弄好了，便背着籃到深山裏去，等到太陽照滿了山谷，猴子的叫聲高起來的時候，她們已尋得一大籃的柴回來了。吃過早飯後，背着籃互相邀約着，又往山地上工作去了，此後，要直到太陽落山了，黑暗漸漸的籠罩下來，晚風微微的吹着，野鴞子慘厲的呼聲不住的叫着，隱約的遠遠的傳來一片片悠揚的歌聲，與振澈山谷的鑼聲，這便是他們結夥的回來了，一路上嘻嘻哈哈的說笑着，互相追逐着，好像並不疲倦似的，回到家後，又要弄夜飯吃，飯後，一齊圍在火塘邊，團團的坐了一個圓圈，很親密的談笑着，各人日裏所遇到的事，大門口牛圈裏，牛頭上的鈴子，不時發出「東」「東」的聲音，澗水的流聲，忽而高響起來，茅屋便沉沒在黑暗裏了。

成都識小錄

孫誕先

成都為我國大後方重鎮，川省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暖適度，晴雨亦均，生活純樸，遺稽古代。近因受抗戰影響遂為中外人士薈萃之所，頓改舊日風尚。致都——遂籠罩在摩登的的氣氛之下，而與國內一般都市同樣披上一件嶄新的外衣，成都確實是在進步了。但從它的外表來看，更可發現下列幾個問題。

第一電的供應問題：成都以環境特殊，竊電者頗多據啓明電燈公司表示；過去舉行檢查竊電，僅分區抽查，即發現普通用戶竊電之家共四[illegible]十餘戶，月可節省電力二百啓羅瓦特，將來若能普遍檢查，連同機關部隊在內其數必大有可觀。

第二給水及排汚問題，成都設市以來已達十五六載，迄今對於自來水問題仍未解決，目前雖在進行建造工程，預計本年夏秋之交出水，據云第一期每日可出水一百萬加侖。

第三廁所清潔問題；公共廁所，太不注意清潔了。市府及警察雖已整理重建而遍地溼濕汚穢不堪也如故欲制此弊應改良廁所，使大小便分途而入，小便池尤不宜與進門接近，望改良市民的衛生習慣，尤為重要。

電與自來水都是與現代化工業有着不可分割性的存在，而公共衛生，尤直接關於市民的健康，我們如果希望成都躋立於世界現代都市之林，就得要內以求經濟環境之改善，外以謀市民福利之推行。筆者客居蓉城，對於成都市自不作絲毫批評，唯以國民立場，對於今日成都所見聞的重心問題，提出一二以引起社會注意，想亦不致多事吧！

五三—一八六

西寧　青海的省會

李式金

廿九年參加行政院慰問團之行，自蘭州出發至西寧，經青海湖鹽地，柴達木東南隅，沙賁河上源，越巴顏喀拉山，從通天河西岸的行谷，復上折向入康方昌都，順（瀾滄江）溯上源而下，經察雅南西北帶而至大理，經行區省，為時半年以上，本文所述乃途中路經西寧一月之見聞。

「細雨潤樹綠，涼風送晚霞，寺鐘傳遠近，漁火照歸鴉。」

這是關於羅文格先生的得意作，我尊其清新，不禁記下來。自從西北開發，忽忽又有很久時候了，這個口號聽說在蘭州很響，其實我在蘭州的時間很短，大半的時間，都數于到各地「訪問」，甘肅全省重要的地方，我差不多跑遍了。我發覺除了隴南各縣有些江南風味外，其餘各地，不論有黃土的氣候，使青草地的縮縮。至於河西各縣除了水草田外，地帶風沙，似更荒涼！「西關落日」「漁火歸鴉」然不屬于我們的眼簾之間了；我不知何時方能看到綠樹和風味！想到這裏，不禁感覺到有些消沉！然而在我們抗建年壯的時代不容走錯地方，為國家盡一點力量，到了老年時候便不容易了。所以對於西寧旅行，就得知道路上須吃些苦，自己都很願意。

三月三十日我由蘭州到了西寧，在西寧住了一個多月，覺得西寧的環境還不錯，實出一般人意料之外。

西寧原是甘肅省的轄地，是西寧府的首縣。西寧府以前包括西寧、碾伯、大通、貴德、湟源、巴戎，循化共七縣，因大部位于湟水流域，故又稱湟中。西寧府在昔：「西寧府古西羌所居，謂之湟中，漢武帝逐諸羌，置令居；宣帝時趙充國伐先零諸羌，以其地爲屯田；置破羌縣，屬金城郡；後漢建安中分置西平郡，治西都縣；晉初因之；晉末，南涼禿髮烏孤據此稱都；後魏孝昌二年置鄯州，改破羌縣為西都；後周置樂都郡；隋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縣為湟水；大業初，復為西平郡；唐武德二年，復曰鄯州，儀鳳二年置鄯城府，開元廿一年，置隴右節度使，天寶初，曰西平郡；乾元初復曰鄯州，屬隴右道，寶應元年沒入吐蕃，宋初屬西夏，後爲吐蕃所據，號青唐城（青唐城本[illegible]），崇寧二年收復，置鄯州，隸隴右節度使，三年[illegible]，崇寧三年收復，隸隴右都護府，改鄯州為西寧州，後隸西夏；元至元年間，仍曰西寧州，屬甘肅行省；明洪武十九年，改西寧衛，屬陝西行都司；清初因之，雍正三年改衛為府，領縣二，衛一，即西寧縣碾伯縣（今樂都縣）及大通衛，乾隆三年增領所一，即貴德所。」從以上西寧府的沿革的情形，當中都可說是有點大概。民國成立以來廢府改縣西寧道，十五年甘肅改為行政區，除此所屬七縣外他尚設有設治局（今共和縣），十七年青海設省，西寧遂為青海的省會，

(四)青海的省會何以設在西寧？一方面因地理上既為青海的農業區，人口最為稠密，而另一方面西寧在交通上的地位尤為重要，西寧位于湟水南岸，南北二川流入處，適為東西南北二路的十字路口，東面可沿牛心川經塔爾寺而至貴德，路短不甚重要；但其[illegible]西北三面對交通上均甚重要；北面沿北川河北上經大通、俄博，越祁連山而至[illegible]都口而至河西的金張掖；東面順湟水而下有公路通蘭州，一天汽車可達，這是西寧與甘肅的連絡線，其重要可不必說；西面路經青海湖南北不時有路可通柴達木盆地，[illegible]由此是經玉樹入藏方面的大路，二月可達，[illegible]經此由西寧的[illegible]入藏尤為便利，因為由打箭爐入藏須經過沙漠，[illegible]，路甚艱險，但[illegible]從西寧入藏則[illegible]地方為坡平谷之高原草地，以游牧[illegible]大谷各大戰，而[illegible]地平平，以致交通則甚為便利，所以內地入藏的人多半經過西寧而不取道於康定！柴達木盆地現仍多[illegible]古人所居，平時尊地為蒙族所居，西寧地位的重要，實成為[illegible]的要地，所以在省治未成立以前，有西寧鎮守使兼青海[illegible]軍使駐此。

西寧的氣候，[illegible]冷[illegible]，所以在夏天成為[illegible]太熱的人士，[illegible]好[illegible]西寧避暑。西寧較蘭州冷的緣故，因為地勢高得多，蘭州海拔約一五五〇公尺，西寧海拔約二二五〇公尺，相差約七百公尺，我們用氣壓表量過皋蘭山頂的高度，約與西寧的高度相彷彿，所以要知道西寧的拔海比蘭州高多少，不必到西寧去實地測量，只要在蘭州城南登皋蘭一下，便可了然了。西寧最熱月為八月，民廿六至民廿八三年平均為19°C，尚不滿20°C，所以可以說西寧沒有夏月，我們內地最熱月可以說是七月，而西寧是八月，可見其[illegible]季來得遲些。西寧最冷一月平均−7.8°C，每年自十一月至三月共四個月的平均溫度在0°C以下；在這幾個月當中，即使奔流滔滔的湟水，[illegible]面也結了一層冰停止表面的水流了。西寧地勢既高，所以下雪的時期較長，一年只有五六七八四個月才不見雪，然而這不過指西寧本城而言，若青山上則六七月飛雪一點也不奇怪呢！影響于作物生長的，霜的時節的長短，西寧降霜的時期自八月下旬至三月左右，[illegible]霜[illegible]時期，和沒霜的時期約相同，這個時候[illegible]耕種[illegible]良時了。西寧的氣候雖然較蘭州為冷，可是雨量則較蘭州多一些，每年雨量約在三四百公厘之間，因為西寧比蘭州較潮濕，所以我們住在西寧似乎比蘭州舒服一點，而蘭州雨量不足的時候，須從西寧運來糧濟，未始無因呵！西寧的雨量何以比蘭州豐富一些？這大概與地形有些關係，從海洋帶來的濕氣，到了青海一帶，雖已成強弩之末，可是受了高山的阻擋，濕氣不可上升受冷而下雨。西寧地勢比蘭州為高，所以西寧的雨量較蘭州多些。這不特西寧而已，似乎青海高原的邊緣都有這種的情形。

西寧一年以東南風為最多，西北風次之，西南東北風較少，東南風盛行終年[illegible]，並不限于夏日，東南風來時下雨的機會較多，這與地形當有關係的。西寧多東南風，因為青地記錄沒有，現在很難確定其原因，這也與局部地形，或青海湖的長期低壓(Permanent Low)有關，東南風雨時氣壓低，直至風向轉變，氣壓方高，天氣亦轉晴朗。西北風來時不下雨，氣壓高，不時天氣冷而且時塵土飛揚，但沙風似乎還沒有蘭州的利害。東南風為較強，平時可達蒲氏表四五度，

最大時可達七度。西寧夏季比較蘭州涼快，塵土沒有蘭州多，氣候又較濕潤，所以我覺得得西寧還不錯！

西寧氣象所是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附設的，該所地在城內東北角一個很深的廟裏，在現在抗戰期中，得這個清靜地方似乎也很難得。該所現在所長為馬偉君，黑矮的個子，對青海氣象的建設，也頗努力！據稱西寧氣象所屬三等性質，青海省內除了該所外，以前曾經設立的雨量站有樂都、化隆、互助諸站。去年添設茶卡，溫源二站，今年設立有貴德、共和、都蘭諸站。氣象事業之建設，不特對軍事航空上重要，而且對農業作物上之選種，家畜之牧放，無不息息相關，現在蘭州等地的天氣不能預報，西路氣象網還不完備是主要的原因！如何充實青海的氣象站，實在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問題。我覺得目前若青海、玉樹、布哈綏爾、納赤台諸地若能先設立，則對蘭州天氣預報，有很大的幫助！這次同行殷德一兄對于雨水雨量站是負有使命的，想不久玉樹的雨量站當能先成立起來。

青海省全省的面積約大于浙江省六七倍以上，而全省人口約僅得一百二三十萬。西寧全縣的人口約得十四五萬人，而居于西寧市者亦僅二萬三四千人而已，以漢回人為最多，大概漢人多住在城內，回民多住在東關，東關有回教堂一所，建築得十分堂皇。

青海的人種異常複雜，有漢回蒙藏土各族，人口各佔多少，政府也沒有實確的統計，大概漢人最多約有六十餘萬左右，回民二三十萬（中有撒哈回三四萬人），蒙人約十萬，藏族約廿餘萬人，土族約三四萬人。就中漢回人多居于湟中一帶，蒙古民族多居于柴達木盆地，藏民居于江河的上流，此外尚有最近從新疆遷入的哈薩回約二萬餘人，土族以互助縣為最多，他們漢化的程度較蒙藏為深，有謂其先多出突厥，也是蒙古種，他們的來源現在很難考證，或許是古時氐羌的一種，亦未可知。西寧地通蒙藏，而本身又是漢回人所居的地方，所以一個內地人士想要看到全國各族的情形，莫如到西寧來研究了。我國漢族與其他民族接觸而發展的都會有三個地方，第一是察哈爾的張家口，第二個是西康的康定，第三個是青海的西寧了。這三個都會都居內地與邊區的交界點，內地與邊區因自然環境不同，物產亦有異，蒙藏的毛皮與內地的布匹雜貨等均以其為集散地，商業自然繁盛起來，而成為較大的都會。我們在張家口除了我們漢人而外，接觸的僅有蒙人，在康定接觸的僅有藏人，但在西寧我們不時接觸到的，不特有蒙藏人，而且兼有回人土人，的確，我們在西寧街上遊逛，同時間內不難看到滿臉鬍鬚的回民，騎着駱駝的蒙人，驅着毛牛的藏番，盤着頭的土人，有時偶然看到身軀強健新從新疆來的哈薩回，奇裝異服，種種色色，不一而足，無怪有人說西寧是我國民族展覽會的所在地，所以要知道我國各民族的生活習慣的情形的人，我勸他最好到西寧去一遊。

西寧是青海省農業最興盛的一個地方，產小麥、青稞、米子、豌豆等最多，因為天氣較冷，所以作物一年只能生長一次，因為雨量較蘭州等地為豐，又得湟水的灌溉，所以湟中一區有青海「米糧川」之稱，當着蘭州等地糧荒的時候，西寧的糧食固然源源輸到蘭州，即在平時的時候，西寧的糧

五三一一八八

金運到蘭州亦不少呢。西寧位于交通路綫的十字口，是漢回與蒙藏接觸的地方，而農業又較興盛，無怪西寧爲青海省的政治、軍事、及文化經濟的中心呢！

青海省的文化較各地落後，這無可諱言，這因爲全省地廣人稀經濟力甚有限的原故。西寧沒有大學，中學倒好幾個，我所知道的有回民中學、湟川中學、國立西北師範、西寧中學和女子師範等等。回民中學是馬主席所辦的，人數最多，在四千多人以上，內面盡是回民的子弟，軍事訓練最嚴，可惜設備差一點，自然學生程度比較差些。國立西寧中學是從前中央政治學校的後身，人數僅百餘，至西寧中學和女子師範大概是省立的，前者人數百許，後者人數數十。我認識比較清楚的是湟川中學，湟川中學是中英庚款董事會所辦的，學生五百餘人，經費比較充足，所請的教員均甚努力負責，所以學生程度比較好些。

湟水在西寧城北，隔約廿丈，有橋跨其上，橋以木爲架，蓋以土，水流頗急，而橋的設置頗爲簡單，狀頗危險！湟水中有一些地方立築許多欄杆阻擋水流，使水位較高，大概爲灌溉或水磨用的。湟水水流雖急，但亦可通木筏，有時且可自湟源（離湟源縣治卅里左右）順流而下，經河口附近以入黃河。湟水發源于噶剌山足東北，其源雖多，但以此爲最長，在西寧北流入湟水的北川河即蘇木蓮河，又叫長寧川，在西寧南流入湟水的南川叫牛心川又稱麒麟河。這兩條河水很淺，沒有航行之利，但從西寧南往貴德北往張掖的公路，是循着這條河谷開闢的，對于西寧的交通仍是很重要，前面已略有道及了。

西寧城周約九里，牆高四五丈，爲明洪武十九年間所築，位于湟河南面一階地之上，因崖爲基，故城垣的北面彎彎曲曲，蓋順着湟水的崖岸而然，東南西三面則無此種需要，改作直線形。西寧雖說是邊地的一個都會，但是古香式的商店和壯美的牌坊，在在足以表示漢族文化在此歷史的悠遠。西寧城的工業，比之其他各省自較爲落後，我們在城內看到的僅有織合子、鞣皮製靴和打銅鐵器等手工業，合子是一種毛織，是當地婦女的副業，因爲西寧是青海羊毛的聚散中心，羊毛容易得到。西寧的街道尚稱整潔，黃土的氣味似較蘭州爲少，每天晚上，西寧的人民，無不家家戶戶，用水洒潑街道，所以街上的塵土較少，人民早睡早起，其勤勞的精神，實在值得令人佩服。西寧現在還沒有東南各省的都市氣味，我們在西寧的時候，還沒有電燈，所以先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精神還會保持，沒有東南大都會「俾晝作夜」的習慣！聞說西寧現在正籌設電燈廠，明年西寧晚上景觀當可大大改變，但我希望西寧的人民還得保持早睡早起的精神！（按：西寧現在已有電燈了）。

漢人移居青海省，遠在秦漢時代，趙充國屯田湟中，成績很好，至今尚爲人民所稱頌！青海漢人原籍多爲湘、川、晉、陝、甘各省人，或因軍事政治隨軍來此，或因經濟關係落籍成家。漢人性較温和，忠厚可愛，婦女紡織，男子騎馬，是其長處，惟喜訴訟，傾家不惜，且懶惰成性，不喜外出，烟酒嗜好，又復濃厚，是其短處。吸烟習慣近雖較少，而飲酒之風，仍甚利害！我們在西寧赴友人家內飲宴，看見他們飲「樓上樓」，真有點害怕，什麼叫樓上樓呢！就是手持幾

倘斟滿酒的酒杯舉起來的，同時拿到嘴邊一飲而盡，他們飲一斤二斤，不算什麼一回事，他們自已飲還不要緊，還要逼迫人家飲，若是不飲，他們又不歡，弄得人沒辦法對付他們。說他們好飲酒因為抵寒的緣故，這不過是一種「託詞」，我認為這種習慣能解除去才好！青海的回人，有說是唐時遷來的，有的說是回紇的後人，有的說元朝遷來的，其說尚未究，以在此無暇作詳細的考證。回民身體強壯善旅行，無煙酒嗜好，善經商，識人的長處，他們都具備，但是諸好鬥是其短處，有人以「利之所在，義無反顧，勢力之所在，生死以之」來描寫青海回民的特性，雖然有點過火，但未嘗沒有一點理由。

我們在西寧住了一個多月，以種種原因未能立刻出發，在這一個多月當中，我們大部時間費于準備出發的種種事情，此外有時往蒙藏旅社裏面看看有關青康的書籍和給路線圖，有時到各機關方人處食飯閒談；最使我們高興的就是西寧附近的風景名勝區遊玩。西寧附近的名勝地方有塔爾寺、南山寺、北山寺、點將台等地。塔爾寺為黃教始祖宗喀巴的生地，是西寧附近最有名的一個地方，我們四月十九日曾往一遊，其情形詳另章，茲不贅。西寧位于湟水的南岸，北有北山，南有南山，北山上有北山寺，南山上有南山寺，北山又名土樓山，位于湟水之北，北川河之東。我們登土樓山的動機，是四月十四日我們在西寧城西普濟橋的時候所引起來。普濟橋長一百四十四步，建于南川河的上面，建築宏偉，為西寧通西面各地所必經之路，那天我們在普濟橋上北望土樓山，見其懸崖壁立，一落百仞，而紅色的岩層，都作水平線，崖下樓閣，頗為精緻，土樓之名，殆或因此，問人知此寺名北樓山寺又名北禪寺，很值得去一遊。因此于五日下午十二時左右，我們便出發，出西寧城北約（此時氣壓計得西寧高2230公尺），過湟水（河旁高2230公尺）之木橋，西北行數里，過一村即抵土樓山下，上山甚陡，峰2103公尺處，即達土樓山寺，寺築于崖上四處，中有呂祖殿，紅綠的柱子點綴于長廊之間，壁間有詩有畫，看來倒不俗，在土樓寺南望，從南川河的缺口，可看到一座高山，積雪皚皚，有如銀白世界，這是湟水黃河的分水嶺。南川湟水繞着西寧城的兩面，河流交匯處，良田萬頃，無怪壁間有兩對對聯，其一云：「南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其二云：「登高一覽眾山小，倚欄俯看萬畝平」。在此往西亦可看到新近所築的張掖橋，張掖橋建築于湟水之上，為往張掖所必經。土樓寺不知始建于何時？惟酈道元水經注有云：「上有土樓，北倚山原，峯高百尺，又若削成樓，下有神祠，彫牆故壁存焉」。酈道元是後魏人，可知此樓之建築，當在後魏以前了。在土樓寺頂一會，我們再登山，直至其巔，山巔高2540公尺，有一層高約三丈，由巔黃土覆蓋，紅土退不見，黃土之下有一層黃土，中含許多小印石(Pebbles)表示這裏河水曾經沖刷。黃土之下有紅土層，在土樓寺所見者是水平的紅土層，中夾許多石膏層，含有綠色的雜質，石膏層的存在，表示這個地方以前曾經過一度乾燥，我們在土樓山留連了許久，直到傍晚的時候，才回到西寧。

南山上的南山寺，又名南禪寺，在城西南二里許，為由南川河流入湟水處，寺在山麓之下，不如登北山寺的費力，我們四月廿一日往遊，出南門西行，一會即到，寺前兩株楊柳

多，西鄉天氣較冷，此時柳芽初發耳。過了一個演講台部上階行，經過一道美麗的牌樓，再上有蕭曹殿，關帝廟，老祖殿，極侯殿及財神殿等，這最高處共百有七級。寺中華棟紅牆，風景至佳！在寺西北望可見土台，土台高約十丈，相傳爲南涼禿髮傉檀之子名虎的所建，故有虎台之稱，彼常在此點將，故又稱點將台。寺中有碑紀事頗詳，惜未及錄，我我只記得「居二川之隘口，北望土樓寺，西望點將台，爲全邑之名勝」幾句，南禪寺東面不遠有西寧州故城遺址，我們逛西寧時可看到，斷壁殘垣，已不堪入目了，城廢不知何時，大概總在明朝以前吧！

歙馬鄉汪莊八詠

趙筱麟

緇雲聳翠

五嶽群山孰莫論，南屏橫列緇雲尊，閑軒細把諸峯數，一道嵐光綠到門。

大石流星

誰驅怪石走塵寰，疑是明星墜小灣。爲問媧皇當日鍊，補天何事落人間？

五雲遺壘

崔巍城郭靄金湯，今古興亡一戰場，試向五雲山頂望，女牆猶在感滄桑。

高坑賸雪

懸岩鎮日聽花彈，十里清溪大礁灘。萬古晴空霏玉屑，我來六月不知寒。

李林春曉

幾日春風擁被眠，曉來清夢已如煙。攜筇小立李花下，萬樹繁星爛滿天。

石蓮秋月

一輪皓月照清宵，秋思鄉心倍寂寥。顧影自憐人兩地，相思莫過石蓮橋。

礁灘夜雨

礁灘景物最瓏玲，兩道橫橋夾小汀。靜夜每聞聲淅瀝，灘聲宜作雨聲聽。

天台聖燈

天台遠望入雲層，古寺名山幾度登。同與戴帽臻聖域，岩前萬盞看明燈。

望江樓與薛濤

郭祝崧

五三—一九二

時代永遠是走在人們前面的，要是趕不上她，你定要吃虧。何以呢？讓我來說一個故事吧！我的一個朋友昨天到我家裏來談天，他說他在民國十七年的時候到過成都，那時他走到東門口叫雞公車去「望江樓」，車錢是一千文；二十二年，他又到成都，依然去「望江樓」，坐的是黃包車，花了一角錢（按當時銀元換銅元價合二千八百文）；三十四年到成都，叫車去「郊外公園」，車費却費到一百五十元了；上車之處，每次相去不過一條街，而車費卻作加速度的上升，而且漲得那樣的嚇人。我不等他說完，就說那不能怪物價漲風太速，只能怪他趕不上時代。他問我還是怎樣的說法。我說在十七年時，大家都叫望江樓作「雷神廟」，你却叫牠作「望江樓」；二十二年時，都喊牠作「薛濤井」或「郊外公園」，你依舊叫牠作「望江樓」；如今牠「望江樓」那個名字已經響亮開來，你又退回到二十二年去叫「郊外公園」；所以一千文也好，一角錢也好，一百五十元也好，都是你應當付出的，就因為你不能趕上時代，便得多花上一倍多的車費。他笑着說我不能把時代這一名詞拿到這裏來用，只能說：「必也正名乎！」我告訴他不過是隨意胡謅一場，作我這一篇遊戲文字的開場白罷了，用不着當成一回事的。

的確，他的話是對的，一個物事，有了太多的名字是不大好的，譬如臘耗子與未開出的玉石，兩者之間，無論提起那個名字，都不會令人聯想到另一個上面去的，可是牠們二者却為了「璞」字而產生了有名的寓言和笑話。又如是廣柑，有的地方叫柑子，有的地方叫橙子，有的地方又叫柑橘；但是柚子也在有些地方叫柑子，叫氣柑，叫橙子，此外又另有一種叫橘子的。若是你在成都買廣柑，你不說橙子這名字就要比別人多出許多錢才能買到；若是你在重慶呢，就要說廣柑了，否則又要多出許多錢。同樣，你不把「雷神廟」「薛濤井」「郊外公園」「望江樓」這幾個名字鬧清楚，也是要多花車費的。但又誰有這能耐呢？這就「必也正名乎」！

不過據我看來，「望江樓」這一名字，可能維持到一個相當長久的時間，不用我們去老扭着怕多花車費那一件心事的。上面那些嘮叨，不過借以表明望江樓這地方有着四個以上的芳名罷了。

％　％　％

同學段邁珊兄的岳丈余景唐先生在去秋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對我說他雖是武進人，但他實在是成都人，不過他在年少時就離開成都了，他說他還記得，他是在望江樓上船順流而下，如今再到成都，覺得一切都變了，只有望江樓還是那樣子，因此常常到那裏去坐一坐，使他感到非常親切。不僅只五十年來成都的變化使余老先生起滄海桑田之感，就是在最近短短三十年中，我幾次離開成都，而幾次歸來的時候，總覺得成都有點異樣，比之五年前是要不同得多，同時我也覺得未變的也只有望江樓同另外的幾個去處罷了。

關於在望江樓上舟東下一事，至今却不是余老先生當時那樣子了，古人重離別，所以自古以來都有「餞別」那一套，在大都市地方尤其看得最重。來商去賈，過往官吏，以及於省親赴試，不管是一去不重見，或者一月半月就得再聚，總免不了要來上那麼一套。成都從秦漢以來就在全國大都會中佔去一個顯著的位置，漢代的五都會中有她的份，唐代中葉她在國內的政治地位僅次於長安，其經濟地位，也僅次於維揚；所以成都人也喜歡送往迎來。在近代交通工具應用到成都來以前，成都有兩大交

通要路：一是出北門到陝西的陸路，一是出東門或南門的水路。兩者都是與四川以外其他長江黃河各流域及西北西南各地帶交往所必經之路。就在這兩條路的起點，都有一個餞別的地方，如像從前長安的灞橋一樣。現在撇開陸路不談，只說一說水路罷。從志書上我們知道三國時餞別的所在在駟泉橋，諸葛亮送費禕使吳及接送吳使張溫就在這地方；後來駟泉橋改名萬里橋，如今叫作南門大橋了。唐時餞別也在這裏，從杜工部岑嘉州諸位的詩就知道。這些可能說明漢至唐宋時人們餞別多在此。不過較諸今日江船只能泊在橋與安順橋間，而不能上駛萬里橋一事，似乎在萬里橋餞別爲不可能，但是這還是不成問題的疑問，原來唐宋以前運河流是相當深而且大的，同時還有一條「流江」並行，杜工部百花潭草堂就時有巨舟經過。後來經過若干次的天災及當政者的不知疏濬，江身就淤塞日淺，船舟不能上達萬里橋，只能泊錦官驛及合江亭，前者供官場迎送，後者爲一般人餞別之所。合江亭那地方，從前我以爲是在安順橋對面兩江合流的那個三角嘴上，但是後來知道就是現在還在的迴瀾塔。至於望江樓何時才作爲餞別的地方呢？那已是近五六十年的事，余老先生就看見望江樓的興建的。

% % %

關於望江樓之興建有兩種說法：一種最流行的傳說，認爲迴瀾塔是成都的風水，這一項風水是屬於人材方面的，風水旺則本地享大功名富貴之士輩出，風水衰則本地只出平庸鄙劣之人。滿清中葉以後，迴瀾塔因年久失修，逐漸傾圮（註一）；兼之以當時確有一種特殊現象的存在，即百年間以如許大一個成都城，未出一名進士（註二）；人們便認爲風水敗了，有設法恢復之必要。但是又不敢隨便把迴瀾塔拆了改建一番，經過多方計議，乃在玉女津上薛濤井旁修起一座崇麗閣來。如此說來，可見望江樓是一般縉紳先生爲了挽救功名厄運而興建的；但這是訛傳，不足憑信。何以呢？下面另有一種見諸文字記載的關於望江樓興建的史料，才配稱爲眞正的史實。

林山腴先生著華陽人物志（註三）卷十一孝義列傳馬長卿傳有云：「馬長卿，字少相，華陽人。……以善賈聞。……積資大萬。性好宮室。樂之不倦。縣東有迴瀾塔。唐宋合江亭故址也。歲久塌毀。長卿乃沿江下流半里許。薛濤井上。掰築層閣。署曰。崇麗閣。凡五級。高徑百尺。窗疏櫺檻，騁望極目。意謂省治襟抱蔚疏。故人文不振。故有是作。復於閣旁雜植卉木叢竹。排山鑿池。建五雲館吟詩樓爲眺賞憩息處。都人歲時游讌及夫離會送行者。莫不遊然遊集。至今尙爲名勝。」由這一段史傳看出望江樓是一位富賈而後來也作到四品官的馬長卿所建，其主要動機是「性好宮室，樂之不倦」，兼及於免使「省治襟抱蔚疏，人文不振」；不過後者只屬於「意謂」而已。建成之後，一面作作自已的「眺賞憩息處」，一面也作「都人歲時游讌及夫離會送行者」所共樂之地；這種與人同樂的精神在國人中實在難得。

% % %

望江樓其地距成都城垣約三里，在錦江畔。原來該地有一深潭叫作玉女津。明清以來，錦江河床日高，故深水天此段江身不過深丈許，涸水天僅只六七寸；獨玉女津不然，同時皆深三四丈，江水碧綠清瑩。馬氏築崇麗閣即傍此潭興工。

薛濤井共有三：一在距今望江樓里許之薛濤墓附近，兩井在望江樓園中；但園中者今只見其一，就是浣箋亭前，兩大楡樹交柯之下的那一口井，井後有一座康熙十九年所立的井名碑；據云那已不可見的井乃是在園中枇杷門巷牌坊後那一座亭子下面。有人認爲薛濤晚年曾投井而死，那井就是壞側的一井，但這事斷然不可信，因爲最早見的幾本書，都未提到薛濤投井的事。

望江樓建立後，一般人認爲這就是薛濤晚年所居的遺址，所以馬氏取有吟詩樓之樓名，大家都深信不疑。對於此項信念，我以爲決然是錯誤的。何以呢？全唐詩話載：「濤晚歲居碧雞坊。掰吟詩樓。偃息其上。」已很明顯的說明吟詩樓是在碧雞坊。碧雞坊又在那裏呢？杜詩有「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從注杜家的詮釋看來，碧雞坊應在成都西南隅，包括老南門經百花潭到老西門那一帶城邊。我在這裏願意引出胡會的詩：「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

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註四）然後根據此詩的首一句，斷定碧雞坊定必在萬里橋到百花潭的那一段短短的浣花溪畔。再者薛濤之居於此段江邊，是有其社會背景的，我們可以看出唐宋時送往迎來是在萬里橋；一般游藝所謂「浣花遨頭」是在這一段江面舉行的；「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也與江分不開，我們也可意識到那江就是浣花溪無疑；大官貴胄也喜歡到此段江邊微遊，想必就在這裏見到蜀國夫人，買去作妾；這些都可佐證薛濤所居的地方可能在這一段江路。韋莊乞彩牋歌也有「浣花溪上如花客」的句子；而且西南南城邊的碧雞坊也與西北北城邊的金馬坊南北相併。

既然碧雞坊是在熱鬧的浣花溪上，顯然是不合宜作薛濤晚年偃息之所，也許有人要這樣的問。但這不足疑，因為薛濤偃息，而不是杜門却掃，況且「花徑不曾緣客掃」的杜工部尚能在這裏住得下去，難道薛濤還會嫌太喧囂了嗎？（註五）

可見得今日的望江樓並不是當年薛濤偃息的碧雞坊舊址；而周氏之取名吟詩樓亦不過加舊名於新址罷了。

關於薛墓的問題：「通志。薛濤墓在縣東十里許。全唐詩小傳。濤年七十五卒於成都。段文昌為製墓志。其文不傳。墓去井里許。在民舍旁。鄭谷蜀中詩有小浣花邊薛濤墳之句。今惟修竹千竿。」（註六）假如通志所記十里之十字是誤文，那麼今日的薛墓，可能就是她的真正幽藏之所，今日園中的井就是原來的井；否則，便無法知道了。因為我們目前所能得到的討論材料，就只有這一點點。

% % %

今日的望江樓與當時新修的望江樓，多少是有些不同的，正如二十年前我看到的望江樓與今日所看到的不全是一樣。從前的已是陳蹟，不容我們去追述，現在我們倒可把今日所見的景象描敘一番。

無可諱言的，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望江樓的淒涼與凋殘的，是寂寞，是蕭瑟，是零亂與汙濁。她為甚麼會是這樣？關於這，我們也無可諱言的是管理者的失職與橫被權勢的蹂躪；成都市政府曾疏散到園內，一度長期禁人游覽；後來——直到如今，園內有四座主要建築物，被四川大學，水上警察，緝私隊同另外一個軍事機關所佔據，連崇麗閣也不許人登臨了，因為上面有人住家。經過這些事態，可以沉刷金粉的匾對被掠了，牆壁洞穿了，花木竹瓦稀疏了，另外增添了若干紙障竹籬。

由迴瀾塔（俗稱白塔寺）傍江而行，這是一條大道，走一里光景，面前就是一座高聳的碑坊。橫額是「成都市第一郊外公園」側面有新貼者一聯，左文已模糊不清，右文是「建設檔案制度」，此聯不通亦不可解，想是吾國偉大標語政策的至高成就。這一段江路是很美的，右側倚江，東側為千樹垂楊，江之對岸，墳壠茅舍高樓相雜，可惜有了這一碉場，有了此一聯語，不禁減色九分。

過碉場，右側有二神廟，一為新修之武聖宮，內祀關羽；一為舊有之雷神廟，即望江樓為成都人稱之為雷神廟之原因。碉場的前面即望江樓園門；橫額為「祥風和氣」及一聯為馬氏舊物；另二聯為新置者，乃管理人之顯貴友好所贈；此外有一「輿馬不入園」木板及一永不走動的新生活鐘。

入園，抬頭便是一木場，上有樓額書「別有天地」，此四字可為二十年前的望江樓寫照，今日大可打一番折扣。

木場前去有二條路，一向前走到薛濤井，一向左彎便是江源第一樓。樓為長方形，兩層。取名江源第一樓是因為從前的人認為岷江就是長江的本流正源，又加上誇大成份而成。此樓下層是禁止游覽的，因為有人在此住家，公產變為私產，正與馬正卿先生建此園之本意相反，但願馬氏死而有知，化為厲鬼驅此輩之頭，如鄭板橋先生所說的那樣。上層則任人參觀，憑欄外眺，無甚趣味；因為樓不高，所見與平地所見者幾乎全同。過此，即為全國精華之崇麗閣。

崇麗閣，俗呼八角亭，實則下二層作四隅，上二層則確為八角。閣高約百尺，號稱百丈。此閣建築簡樸；瓦為黃綠玻璃瓦，瓦脊有人物禽獸塑像；脊角各懸銅鈴一枚——今已所餘無幾，每夜風過處，鈴聲錚然，獨坐品茗聆聽

五三一一九四

之，則有一種現味。昔日每逢舊歷元月初及重九，此閣開放，任人登閣遊覽，故遊人題聯甚多（註七）；今日則除底層為茶座外，二層以上悉為禁地，住於斯，食於斯，拉於斯，大好去處便兼臥室浴室廚房廁所之職。偉矣哉，此閣之功用大矣哉！其不毀而傾者幾希，嗚呼！

閣後為吟詩樓，樓狀略如江源第一樓。樓下牆壁外為一淺灘，有垂楊及石榴數株，時有小舟艤其下，夏季還時時有弄潮兒在此嬉水，風景殊不惡。返觀樓上，則多為聚賭之人。樓下層及毗連之五雲仙館皆為人家住戶，有竹籬圍繞，六年前，筆者或其他游人尚能自由徘徊其間，現今就只有望籬興歎而已。

五雲仙館前有曲折荷池一道，末端瀦為一大池，名為流杯池；池中已無荷，只汚水一泓。池側有一碑坊，上書「枇杷門巷」。坊後為一亭，基礎甚高；坊側為薛濤像碑坊。坊內立薛濤像一碑，兩側聯語甚多（註八），現只可見像碑，兩側因為像館工作房及出售碑帖者佔據，聯對及詩刻已無由得見。像碑經千錘百模後，大部模糊不清，九年前則尚完整。

池前為一廳，廳後為浣箋亭，兩者相聯為一體。亦有名聯甚多（註九）。亭前即是薛濤井；井前有路通則有天地木井，恰壓欄圓形一周。由井到本坊路左側長房一廊，約十一間，有餐館、麵館，空無一物之公園閱覽室及住戶，從前此長廊亦為遊客息足之所。

%　%　%

望江樓在今日雖然有荒涼之感，可是往日總有一百遊人徘徊其間，暑天及特殊季節日遊人在五百以上，甚至一年中有三五日可達到七八萬人。若是雨天及雪天，就可以少至無一人去。現在把遊客分成三類來看。

第一類遊客是季節性的，他們或她們是像貿易風一樣，每逢一定的節氣就吹到這裏來，而且全都是暑來寒往，多半屬於有閑之中產階級或自命風流文雅之士。

第二類是經常性的，幾乎每天都要到此走走，如像四川大學的少數同學們。

第三類是特殊性的，此中又分三類；甲類，為尋財求福而來，舊歷元旦及元旦後三五日，多鄉間及城市諸色人等，有心或無意來應應景。乙類，為趁熱鬧而來。這些人大都在舊歷元旦至十六，四月八浴佛節，五月五端午節、九月九重陽節到此摩肩接踵一番。元旦至元宵為的是有閑來快樂；元月初九與重陽到崇麗閣登高，惜乎今已無高可登；元月十六登崇麗閣與游城牆一樣，可消災却病；浴佛節及端午節皆水上遊戲的節日，成都只有安順橋到望江樓一帶江面江水較深闊，望江樓為終點，也是全途中唯一休憩之所，所以遊人也甚多。丙類，是為真正游覽而來的不時之客。

丙類的游客是對望江樓感到相當興趣的，何以見得呢？我們不是常常在一些古人的詩詞集及近代的雜誌中見到此類游客對此地的歌詠嗎！還有一項顯著的表現，就是他們大都喜歡在竹竿上去刻上幾個字聊來作紀念，園內竹叢，差不多每根竹上都刻得有，這的確是一件韻事。可是事實上却令人感到失望，因為有一班無聊的人幹出些無聊的事，譬在一個刻得很好的字句後面加上一二句俚語，或者在這些留句中無意的刻上幾句不雅[illegible]的歪詩，甚至於在他人的名字上加上「[illegible]子」等等字樣；若是隔三五年再去，你也許可以發現你的刻句在你的坐椅，或在人家的竹籬上，或者你根本就看不見牠了；這都不是刻字的游客始料所及的。

%　%　%

成都人喜歡小吃，無論甚麼地方都可以找到小吃店或小吃攤，何況這名勝之一的望江樓呢。

在園外，就有許多食攤了。大體可歸為二類；一是甜食——糖餅攤，一是鹹食。後者賣的是冷熱涼粉，豆花粉，麵，鍋魁；就中涼粉又分川北涼粉，醬涼粉，米涼粉，川北涼粉用豌做成，醬涼粉用醬子做成，兩者之味，均較米涼粉為高。以上涼粉一類，游客不可放過，但是冬天不宜食，此正與「夏天不可吃冷食」一項衛生原則相抵觸，游客可以不顧這條原則，因為冬天吃涼粉反轉不衛生，怎麼見得呢？涼粉是冷天，冬天吃，只覺其冷，不覺其味。冷天的游客少，一盆涼粉那十來天不能賣完，以致灰塵污物咸集其上，比之夏天在上面滋生

之微菌尤有過之（夏天一盆涼粉，半日便可變完）。

園內主要的食品，自然是茶，無一個游客不在這裏，「泡茶一碗，留連半日」的。成都盆地本是內海，故地下三丈便是沙土，錦之溪溝密布，故地下水分甚充足，掘地三尺，就有水湧出，若掘五尺就可積水三四尺，因此成都井水甚多。城中人煙稠密區域之井水含鹼質重，是鹹的，郊外的井水則因沙質濾過，味甚洌；非越深則越佳。薛濤井即甚深，故水甚美，又以臨河，水源甚旺，用以烹茶，則茶味不為水中雜味所奪；因此薛濤井水便成嗜茗家之珍寶。

除此以外，園中的食品可分為游動的與固定的。游動的指小販四處所賣的，其中有花生米，牛肉乾、薛濤乾、核桃糖、豆腐乾、瓜子之類。固定的指開店舖營業的，有包席兼零餐館，麵點店。凡此之屬皆價高物不，平者，差可適口也。所以我奉勸四方游客，若到望江樓游玩，須先將肚腹裝滿，然後到此泡碗春茶，買一包花生米兩塊豆腐乾，一面品茗，一面慢慢的咀嚼花生米豆腐乾；金聖歎的遺囑不是說「花生米和豆腐乾，其味勝過火腿」！

% % %

有關望江樓的話，已約略說完了，至於使望江樓得名的薛濤，讀者也許知道的比我多，可是我仍然要將她請出來介紹一番，否則就像看「聖經加」，只聞其名而不見其人了。下面根據諸書緊括成一個薛濤略傳。

薛濤。字洪度。一作度弘。本長安良家女。幼曉音律。一日。其父鄖閒坐。偶指井桐成句曰。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濤時侍側應聲續成曰。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不樂者久之。後隨父宦。流落蜀中。遂入樂籍。辨慧工詩。有林下風致。韋皋鎮蜀。召令侍酒賦詩。皋善之。欲以校書郎請於朝。未果。人遂稱曰女校書。濤因是得出入幕府。自皋至李德裕。凡歷十一鎮。皆以詩受知。一時名士如元微之白居易王建杜牧之輩皆與唱和。於稹尤稔。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好製松花箋。時號薛濤箋。有詩五百首。全唐詩云存一卷。今有陳矩集本凡八十八首。其中頗有偽託之作。

元微之與薛濤的韻事，據推測當在元和中。當時元微之約為三十至三十五歲之間，薛濤比微之只稍大幾歲（註十）。據蜀故載：「微之素聞其名。未嘗識面。初授監察御史。奉使西蜀。與濤相見。微之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潤色先生之腹。濡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畝（？）以休休。微之驚服。」從此二人恩情日密。一天，薛濤不知為了甚麼事，元稹對她不滿意，疏遠了她。關於這件事，有人認為是「濤因醉爭令，擲注子誤傷相公」；有人又認為她「撒嬌過了份」；又有人認為她的性子太執拗，不管怎樣，總之這一次事情是薛濤的過錯，是兩人情好的一個重大打擊，若非是薛濤的十離詩，那嗎他們必定無和好的餘地了。在元稹一怒之下，薛濤便自作了十首詩送去請罪；這十首詩是：

馴養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著親情客。不得紅絲上毯眠。——犬離主

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筆離手

雪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玉貌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馬離廐

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再喚人。——鸚鵡離籠

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語交交。銜泥汙却珊瑚枕。不得梁間更壘巢。——燕離巢

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點玷相穢。不得終朝在掌中。——珠離掌

跳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綸鉤。無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魚離池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稱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臂上擎。——鷹離鞲

蓊鬱新栽四五行。常將勁節負秋霜。為緣春筍鑽牆破。不得垂陰覆玉堂。——竹離亭

鑄瀉黃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遭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鏡離臺

這十首詩，若以詩法論之，是下乘之作，若以詩情論之，則確是一首充滿感情的哭訴好詩。她以畜生比自己，承認自己的過失，對於微之的不再眷顧自己，表示出十分的悲哀；於是不

五三一一九六

得不打動元稹的心，重新去憐愛她！後來他們兩人的感情，維持得很久，雖在天南地北，相互仍未忘情，隨時有詩訴說相思之苦。

前段不是說過有人認爲薛濤的性子拗，恐怕是有所見而云然。在洪度集中，我們可以找出四首詩來證明，那就是韋皐與武元衡（註十一）兩節度使都曾罰她赴邊；所謂邊是指當時的松州（今之松潘縣），爲大唐與吐蕃交界與交戰之地，那時也正有着戰爭。罰她赴邊，當然不是叫她去作戰，或是如今日之提充兵役。想來當是派她去慰勞那些統兵的大將軍們。本來她是受知於韋武的，何以又去作那種勾當呢？一定是爲開罪了這二位大使。在她那四首詩裏也無非是自怨自艾，並且希望得到諒宥，重回成都。其中致韋兩首詞意皆佳，而致武元衡者則異常猥劣。（註十二）

從洪度集中，薛濤僅存的十分之一的詩裏（註十三），可以尋得出她平日生活的一鱗半爪，可以聽到她的哀怨，也可以看出與她有來往的人是無所不包，名公巨卿自然是有，而秀才和尚亦不少。只可惜存下這些詩，有十分之六七都是應酬之作，流露眞性情的是少得可憐；現在擇數首介紹於後。

她最爲人傳誦的詩是：

平臨雲鳥八窗秋。壯壓西川四十州。
諸家莫貪羗族馬。最高層處見邊頭。

——籌邊樓

她一生的寫照是：

二月楊花輕復微。春風搖蕩惹人衣。
他家本是無情物。一任南飛又北飛。

——柳絮

竹郎廟前多古木。夕陽沉沉山更綠。
何處江村有笛聲。聲聲盡是迎郎曲。

她又有甚麼愁怨呢？無疑的，那就是閨怨：

題竹郎廟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其一）
攬草結同心。將以遺知音。春愁正斷絕。春鳥復哀吟。（其二）
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其三）
那堪花滿枝。翻作兩相思。玉箸垂朝鏡。春風知不知。（其四）

送往迎來，不知閱過多少世人，歷盡無際恩愛；但都是一時間的歡聚，過些時過眼煙雲散盡了，一絲兒也不留在他們的記憶裏。還在別的風情女子還算不了什麼，可是薛濤呢？她卻「長來枕上牽情思。不使愁人半夜眠」（秋泉）；有的雖然音問時通，也是「聲聲似相接。各在一枝棲」（蟬）。她不禁得不期望

「雙棲綠池上。朝暮共飛還。更憶將離日。同心蓮葉間。」

——鳧

只要能還繞，不管環境如何惡劣，生活如何艱苦，甚或生命是如何的短促，她都不管，她只知道「但娛春日長。不管秋風草」（鴛鴦）。因此她一心追求現實，於是她不得不去對任何一個似乎對她有情的人去博取她的光明，她的希望與她的幸福。她對姚員外說過這樣的話：

萬條江柳早秋枝。匝地翻風色未衰。
欲折爾來將贈別。莫教煙月兩鄉悲。

送盧員外也有

玉壘山前風雪夜。錦官城外別離魂。
信陵公子如相問。長向夷門感舊恩。

若是別人對她有一點表示時，她便覺得不但如意，而且望再逢了。

翩翩射策東堂秀。豈復相逢豁寸心。
借問風光爲誰麗。萬條絲柳翠煙深。

——和李書記席上見贈

千疊雲峯萬頃湖。白波分去遶荊吳。
感君識我枕流意。重示瞿塘峽口圖。

——酬雍秀才貽巴峽圖

不幸得很，她的希望並沒有實現，她只有「借問人間愁寂意。伯牙弦絕已無聲」（寄張元夫）！她只有「一欄邊安枕席」，與牡丹「共說相思」了（牡丹）。

我不是說過薛濤晚年尚不能脫去熱鬧生涯嗎，現在也有詩爲證：

南天春市時。那鑒雪霜姿。衆類亦云茂。
虛心能自持。多留晉賢醉。早伴舜妃悲。
晚歲君能賞。蒼蒼勁節奇。

——酬人雨後玩竹

不過這裏所說的晚歲，也決不會是六七十歲以後的事，至少可以證明蜀故所說「及微之入京。濤歸浣花」，專製浣花箋，不再入人世一節有些不合罷了。

上面已把薛濤的好詩引了不少，現在就作

興再抄幾首，以窺其全豹。

雙魚底事到儂家。撲手新詩片片霞。唱到
白蘋洲畔曲。芙蓉空老蜀江花。
——酬杜舍人（牧）

遠水長流潔復清。雪窗高臥與雲平。不嫌
袁室無煙火。惟笑商山有姓名。
——酬錫供奉法師見招

春教風景駐仙霞。水面魚身總帶花。人世
不思靈卉異。競將紅纈染輕紗。
——海棠溪

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夜
詠花憐暗淡。雨朝題柳爲欹垂。長教碧玉
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
得。與君開似教男兒。——（寄答元微之）

× × ×

薛濤除以詩名顯於當時及後世外，她還有一件物事之製造，使她垂名後世，這就是薛濤箋之染製。依費著蜀箋譜說：「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自蔡倫造紙以來及於宋代，有千餘年，而以紙著名者，僅此二人而已，可見其製作之佳妙。薛濤何以製箋呢？蜀故認爲「及微之（即元稹）入京。濤歸浣花。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箋。於是濤別模新樣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由此可見造箋是住在浣花溪畔的人們的專業，薛濤只是加以改良。資暇錄也載著：「元和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指浣花溪人所造箋）幅大。不欲長賸。乃狹小之。」她之改良蜀箋，全是爲了實用。經過她的改良，惹起他人的效尤，資暇錄又說：「蜀中才子後減詩箋亦如是。名曰薛濤箋。」可見一般人對薛濤與薛濤箋的看重。不過還有兩段書籍記載，足以證明薛濤箋的價值。費著蜀箋譜：「蜀王衍賜金堂令張蠙霞光箋。即薛濤箋。」皇帝賜臣下用牠。韓浦偶得蜀箋（即薛濤箋）（題詩贈弟洎：「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修五鳳樓。」爲兄的以之勉勵弟弟博取功名。就是大詩人也珍惜牠，「浣花箋抵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李商隱詩）。

還有名的薛濤箋究竟是什麼形狀，筆者沒見過，恐怕事隔千年，已無遺物可睹；但號薛濤箋之做製物則是數見不鮮的。一般做製者有兩種，一種是狹小的白色紙幅，邊角印有彩色花，一種有松綠色小條幅，兩者皆長不過六寸，寬不過四寸，却都不是與原物有一絲形似的。當日薛濤所造，據蜀故載有十色，其名見於費著蜀箋譜。但各家所見多爲紅色；如像霞光箋就是紅色，李商隱及許友所詠是桃紅色的，韋莊又見到深紅色的，蘆新衛吳省欽見到深紅色的，只有韓浦說到十樣。據我想來薛濤所製十色詩箋，其中以紅色者最爲人樂用，且依色調分爲若干種。又方以智通雅說「薛濤小箋。今則與連四（即連史紙）同，但加礬與雲母耳。」由此知薛濤箋不只是一種色澤單調的箋紙；紙上除顏色外，還有閃閃發光的雲母碎片，細想其大概，可以今之珊瑚窗紙比之。

寫薛濤箋最鮮豔的詩是韋莊作的乞彩牋歌：

浣花溪上如花客。綠鬧紅藏人不識。留得
溪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手把金刀
裁彩雲。有時翦破秋天碧。不使紅霓段段
飛。一時驅上丹霞壁。蜀客才多染不供。
卓文醉後開無力。孔雀銜來向日飛。翩翩
壓折黃金翼。我有歌詩一千首。磨礱山嶽
羅星斗。開卷長疑雷電驚。揮毫只怕龍蛇
走。班班布在時人口。滿袖松花都未有。
人間無處買煙霞。須知得自神仙手。也知
價重連城璧。一紙萬金猶不惜。薛濤昨夜
夢中來。殷勤勸向君邊覓。

× × ×

不做是韋莊曾夢見過薛濤，此外至少有兩個人是夢見過薛濤的；而且不只是「殷勤勸覓薛濤箋」，並留下膾炙人口的韻事來，作爲幾百年來人們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唐詩紀事載：「進士楊蘊中下成都獄。夢一婦人曰。吾薛也。贈詩云。玉漏深長燈耿耿。東牆西牆時見影。月明窗外子規啼。忍使孤魂愁夜永。」還是在監獄中，寂寞愁苦之夜，有薛濤來咬文嚼字，豈不快哉！又像田洙（註十四）日夜與學究糾纏，時時教些子曰詩云，枯燥得要死，不是又是什麼好運氣，偏偏在路上碰進薛濤的洞府中去，溫柔一年半載，豈不樂哉！現今成都監獄中住滿了等薛濤來做詩的人，錦江兩岸邊，每日有不少的人走來走去，等薛濤開關爲他們

五三一一九八

去作伴；無疑的。他們不知有多少達到了他們所希望的目的；據我揣想，當是有意，不妨去試一試，方知計較大學是翻一番事（註十五）所著之不謬也。

註：一、翁碧載：「初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迴瀾塔。萬曆中。布政司余一龍所建。嘗登其上．見內城宮殿。語從官云：橋是弓．塔是箭．彎弓正射承天殿。遂命毀之。」依此說則塔爲張獻忠所毀，非自然傾圮，惟此說恐不可靠。崧按：鎖江橋即今宏濟橋，俗呼九眼橋。橋與塔邇連一地，距城僅三里，此書云「十里」，與後文所引縣志所記之「十里」一文，皆爲誤文，或別有所承。

二、唐代中葉以後，成都城內及附城（包括今日南郊之地），殆無一人登進士第，鄉鎮則有之，此恐爲生活習性使之然，此處不便深釋。

三、林思進先生，字山腴，五十以後號清寂翁，華陽人。以詩文名於世。卅許，官擬清中書舍人；值清政之不振，乃東游扶桑；返國後，遍由名山巨川。與並世文人相友善，樊山、疇叟老、陳散原、林宰南、李審言、宗敬之、趙堯老諸先生愛其詩，比之王部高岑。桃李遍天下，翁今仍健在。有詩集、文集、詞集各十餘卷。華陽人物志係清寂堂外集之三，乃華陽縣志稿印本（按與縣志人物所記略有異同），有鉛印本行於世。（請參閱川康建設季刊第卷第四期拙著「林山腴先生詩裏的愛國思想」一文）

四、此詩據唐詩紀事引來，楊升菴全蜀藝文志引作王建寄蜀中薛濤校書詩。紀事本先出，故據之作胡曾詩。

五、洪度集陳矩按語有云：「寰宇記。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屬犀浦縣。地名百花潭。大曆中。崔甯鎮蜀。其夫人任氏本浣花溪人。後薛濤家其旁。以潭水造紙爲十色箋。」此與本段所得結果同。崧按：上文全係由全唐詩話載文引中，至於薛濤晚年是否又由碧雞坊遷移至女津，則筆者未見有是項文字記載。

六、此亦引起陳矩文。

七、崇麗閣楹聯甚多，茲隨錄其佳者數聯。

（上）多難此登樓看千載湧浪百尺濤濤問誰砥柱中流澄清再見（下）悲秋嘗作客對四野桑麻萬家烟火使我憑欄俯視憂樂關懷（此聯係光緒癸卯年長沙劉鐵奐感賦。）

（上）閒關集翠英傍蒙絕調十肆高歌來石狂射洪感遇古賢行殿許風流忽攪起傷耳遂臣窮年戎瑯邦直道尚依然長還待人扶莫修談國富民殷還和當年狂曲（下）憑欄俯瞰興香長尋浮雲飢閣細雨峨眉新月錦江秋好江山宜歸圖畫現憶及草堂詩社花市春城並歲留遊猶在吾老懷還自遣閒聽幽思摘藻同得此地吟箋（光緒丁亥四月李榕。）

（上）留得多看靈安排盡意詩情把芙蓉城聊當隱物蛺蝶參酬殘燭夜半忽憶百年光景但留此舊門違人亦遊歲家陵謁承祠堂（下）來醉強登樓拒點水蓮由鸞聞桃花源究在那邊杜鵑聲斷夕陽天蒼莽莽四面烽煙忽出遊雲巫峽掩月蛾眉波浪雄推冲霄劍閣（民國甲子游後。）

八、聯語今多已爲物掩蔽，不能見到，據筆者所憶，以「石碑留艷跡」「江水起哀音」及「獨坐黃昏誰是伴」「紫燉紅綃不成灰」二聯爲有情致。

九、此處楹聯亦隨鈔作者數事。

（上）是女相如古井不秋留艷跡（下）伊人宛在花箋一幅弔香魂（幹端生）

（上）此間薛校書香塚白楊中問他舊日風流汲來古井餘芬一樣渡名桃葉好（下）西去接工部草堂獄水外同是天涯淪落自有浣箋留韻不妨詩讓杜陵多（劉咸榮）

十、元稹生於大曆十四年，元和元年登仕，是時年二十七歲，故其使蜀時當在是年以後，其年必在三十至三十

五方右。薛濤生卒年不詳，只知韋皋召侍酒時年十七八；韋皋爲西川節度使時爲貞元元年至二十年時事，然仍不知召濤爲何年，若在貞元元年，則元稹只五歲，薛濤當大其十二三歲；若在貞元二十年，則元稹爲廿五歲，薛濤又小其七八歲。

據洪度集載何薛濤曾活到七十五歲，也曾見過高駢任西川節度使，高駢使蜀爲乾符元年，設濤見駢與死皆在是年，上距七十五年爲貞元十六年，則濤比元稹小二十歲，而韋皋於濤三四歲時即離去西川節度使任，故薛濤見過高駢爲西川節度使事不正確。又據濤歷韋皋至李德裕十一鎮受知一辭推斷，李德裕任西川節度使爲太和四年，且僅留蜀二年，設是年薛濤五十歲，則上距五十年爲建中元年至巳年，則濤小稹二三歲。於是可假定元稹見濤爲三十至三十五歲間，而濤爲二十七至三十九歲間。（按此爲不是認爲定論的推斷。）

十一、韋皋使蜀爲貞元元年至二十年事，武元衡使蜀爲元和二年至八年時事。

十二、四首詩中，二首爲上韋皋的。集中題作「罰赴邊有懷上韋會公二首」；其詞爲「聞道邊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其一）「點虜猶違命，烽煙直北愁，却教嚴譴妾，不敢向松州。」（其二）上武元衡的，集中題作「罰赴邊上武相國二首」；其詞爲「螢在荒蕪月在天。螢飛豈到月輪邊。重光萬里應相照。目斷雲霄信不傳。」（其一）「按轡嶺頭寒復寒。微風細雨徹心肝。但得放兒歸舍去，山水屏風永不看。」上章皆見於唐詩紀事諸書；仁武者爲集中原不載，陳知重集時，自吟之雜錄拈出，此二首無論詩的技巧與情意皆異常惡劣，必是僞託無疑。（

十三、洪度集詩共八十首，此處言十分之一者，指集中可能眞爲濤作者不過四五十首，濤詩盛傳五百首，如此正合十分之一。

十四、明李昌祺撰剪燈餘話卷二有「田洙遇薛濤聯句記」，全文甚佳，爲是書中之力作，字數達七八千，不能全文錄出，讀者可覓一讀。生活書店出版世界文庫第八冊中載有全文。（

十五、計敏夫爲唐詩記事作者，李昌祺爲剪燈餘話作者。

中國旅行社
成都招待所
清潔整齊
侍應週到
地址　騾馬市街

五三—二〇〇